

少年弦章

1

5

A Young Man's Standards of Life

COMPILED BY
T. M. Va

PUBLISHED BY
PUBLICA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COMMITTEE Y.M.C.As. OF CHINA

FOR DISTRIBUTION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131 Road, Shanghai

Fourth Edition

Price: Twenty-five cents per copy, postpaid

少年弦章序

北京圖書館藏

吾國無窮之希望，其不在今後之少年乎？ 少年有清明純粹之胸懷，有活潑奮迅之精神。其

腦筋未爲二千年來陳腐霉爛之黴菌所傳染，多積極之思想，其志氣又爲輓近新文化之潮流所激盪，慨然欲有爲於當代，而斬露其頭角。然則吾國無窮之希望，試翹首四顧，若者頑錮，若者老朽，雖百出其計，以破壞隨世界以進化之新局面，而冀返於閉關時代之舊排場。然風濤無定，一涌卽去，迨夫時過境遷，人亡權息，終必落於繼此者之手，則今後之少年是也。

故今後之少年而良，吾國將受其福，今後之少年而不良，吾國將蒙其禍。吾國之是盛是衰，是興是亡，是強是弱，是貧是富，其柄不操諸他人，操諸今後之少年。爲今後之少年者，果能自知其眇眇之躬，關係一國之貧富強弱盛衰興亡，則當何如淬厲其學問，黽勉其品德，保育其身體，以爲祖國民族一雪其奴性賊種之恥，而發皇其文明，以與天下人相見。須知凡此種種，決非頑錮老朽之徒所能與知而與謀，則舍今後少年之屬而誰屬哉。



3 0539 6387 6

000833

如其不然，倘今後之少年，材質下劣，懵然無志，甚至以荒唐縱恣之行爲，擲棄其光陰，斲喪其精力，雖在沖齡，已爲廢物者，無論矣。卽而上之，敷衍於學校之中，而志意不屬，暨循例畢業，而故我依然，亦與凡庸無異。吾國號興教育數十年矣，而所產出之人才，下劣者居其少半，凡庸者居其大半，此疇昔少年之現象，不徒爲少年羞，且當爲吾國哭者也。嗚呼，苟今後之少年而竟若此，所謂吾國無窮之希望者，且從此斷絕矣。

吾國今後之時日，正今少年大有作爲之時日也。觀吾國古代之人，亦有幼學壯行之說，用行舍藏之言，然其意似吾人，凡有所作爲，非得君主之任用不可。故欲策勵少年之前途者，必以做官爲第一著。於是一國才智之士，盡奔走於仕宦之一途，究之君主不必其賢，而號爲賢者，又蹭蹬一生，無所成就，齋志以歿者，不可勝數也。以此吾國之文學界多秋心，多暮氣，消極之主，張深入骨髓，而養成頑銅老朽之第二天性。民國成立，已無君主，而馳騫於京師，鑽營於部院者，如故也。深願今後少年能一返之，與其求宣力於政府，無甯求宣力於社會，誠以政府之宣力，其權在政府，社會之宣力，其權在我。二十世紀之偉人，不論爲大發明家，大製造家，大實業家，大慈

善家，其足致人人之崇拜者，功績皆在社會，而大政治家特其一而已。然則今後少年，大有作爲之場合，宜各用其心思才力，以赴社會事業之一途，祖國之興，可立而待也。

少年弦章一書，取材於進步雜誌略分八類，一曰偉大，二曰健全，三曰利達，四曰圓滿，五曰快樂，六曰實行，七曰能力，八曰箴砭，每類各繫文若干首。使少年讀之，以開拓其心胸，助長其志節，偶值燕閒無事，或心志倦怠之際，無論檢取何篇，未及閱竟，立能使腦神疲茶之氣象，變爲強毅勇敢，奮迅進取，坐者躍起，行者疾走，其失望之灰心，倏焉復爲如沸如湧之熱血。而又範之以中正穩健之步趨，扶之以精進向上之梯級焉，名曰弦章。實今後少年欲大其作爲者，日日佩之，頃刻不離，以自策勵，以自鑒戒之一恩物也。是書也行，吾國無窮之希望，其不在今後之少年乎？

民國六年六月十三日節誨范禱書

少年
弦
章
序

四

少年弦章目錄

偉大第一

世界偉人之成功

吾人宜懷高大之理想

世界偉大思想之一般

健全第二

健全之人生

身心健全之原理

挽救人生真元之方法

利達第三

吾人利達之寶訣

利達二字之研究

少年弦章

目錄

—

佩我

盧隱

公明

佩我

遠矚

盧隱

任夫

谷風

人生利達之兩面觀

寓公

圓滿第四

人生圓滿之方鍼

任夫

家庭圓滿之基礎

佩我

快樂第五

吾人快樂之源

韶誨

人生求樂之必要及方法

廬隱

人生享福之新法

奇塵

立身之技術與快樂

芳擢

實行第六

吾人之奮鬥主義

韶誨

人生之預備

任夫

犧牲主義爲社會進化之原動力
實行家之報酬

能力第七

自力爲成功之基
志力與事功
人身之感化力

箴砭第八

青年三字砭
吾人處世之六戒
新教育人格鍛鍊之條件

亞光
任夫

谷音
寓公
公明

蘆隱
蟄庵
大可

少年弦章 目錄

少年弦章

偉大第一

世界偉人之成功

佩我

英國大文豪加拉伊爾曰，「世界之歷史，即偉人之傳記也。」旨哉言乎，夫歷史之爲物，質而言之，不過將自古迄今之偉人，彙集其一生之事迹，聯綴以成書。故歷史者，不啻爲是等偉人，活動於世界舞臺之一種大記錄而已。故以世界喻劇場，則偉人猶有名之俳優；更加以世界喻庭園，則偉人若爛漫之花卉；世界無偉人，譬劇場無俳優，庭園無花卉，有不令人生趣索然乎。

何謂偉人？不惟其才能之傑出於人，而令人可驚可歎，亦且爲其能洩神祕於一世，造福利於同人，作文明之倡導，成優美之啓發，慰安人心，彌其缺憾也。故偉人又可比之以太陽，自彼出後，陽光普照，人人由黑暗而躍登光明，則偉人之所以爲偉人者在此矣。

宗教也，哲學也，科學也，技術也，爲人生一日所不可少者。人而無之，則渾渾噩噩，與禽獸何

以異。然孰提倡是，孰栽培是，非其種子，必先貯於偉人之腦府，而後能發展於世界乎。故偉人爲吾人類之恩人，非過言也。然則吾人安得而不思慕之，讚美之，終身崇拜之！

偉人與英雄豪傑聖賢不同，英雄豪傑聖賢雖皆謂高出於人之人，不過軍事家，政治家，道德家，於一種資格上，有超凡軼倫之觀，其範圍爲有定的。若偉人則包涵甚廣，自軍事政治道德之外，無論一才一藝，能建非常之事業，皆偉人也。

雖然，偉人雖爲建非常事業者，而建非常事業，不盡可稱之爲偉人。設有人建樹確爲非常，所爲不軌於正，逆天悖理，若古所謂奸雄梟傑，僞君子假道學輩，縱彼亦詡然以偉人自命，而天下後世決不之許。可見偉人者，必其所建之事業，大有益於世，而不背正道，始克當此偉人之名而無忝，亦不致爲永久之清議所褫奪也。

善夫加拉伊爾又有言，「余理想中之偉人，必凡事一以真實爲基礎。」從來格天地，感鬼神之力，莫大乎真實，偉人之具有大活動力者，亦不外發源於真實也。環觀宇宙間無論何人，有以真實爲本，而能成就其大事業者乎？即偶一有之，其人爲僞人，其事業亦爲僞事業，譬諸作

屋於沙灘之上，一時雖甚壯觀，不久而傾覆隨之，無可幸免也。惟以真實爲基礎之事業，亘千載而不朽，歷萬古而常新，此偉人之聲望，所爲能與天地同壽者也。

超軼尋常之偉人，果與吾人有若何之關係乎？企慕之，讚歎之，崇拜之，而更當有以則倣之。

人生於世，不問其所處之地位如何，與境遇如何，而皆有可以追配偉人之天賦。苟能確知偉人之特質安在？不難進而自儆於偉人之列，何也？偉人之所有事，促進社會之文明，增益人類之幸福，非亦吾輩人類之責任乎？能完全擔負此責任，即謂偉人，即謂之人，吾輩辭偉人而不敢希冀，何異辭人而不爲乎。

飢則食，渴則飲，倦則眠，醒則起，而此外一無所作爲者，世界何賴於有此人，其人又何貴乎有此生哉。凡爲人類，必求所以爲人之道，欲知爲人之道，不可不取偉人而則倣之。故則倣偉人，不過欲貫徹人之目的，無他故也。

當世之人，無不喜讀偉人之傳記者，然考其喜讀之由，無非欲誇張其言論與事實，以快心於一時，固與讀一種詭譎之小說無異。設有從而詰之者曰，子欲知偉人之言論何爲？子欲知偉

人之事實何爲？吾知讀之者，必無明白之答語相覆，由此法以讀書，直當以虛廢時光，枉耗腦力斥之。且當此生存競爭，至爲激烈之時代，世界偉人，前後踵出，今欲一服習其言論，研究其實，恐費盡畢生之精神，亦不能畢業也。今後之青年，不欲於斯紛擾之社會中，有所作爲，則已，否則宜排除此等迂遠曲折之讀書法，而單刀直入，捕得偉人所以爲偉人之要素，而心摹力追，徒求廣見聞，矜博異，無益也。

就偉人之形貌言，非有以特殊於常人也。其體格非惟毫不與常人異，且魁梧者少，而短小者多，強健者少，而病弱者多，其容貌亦然，不僅無神采煥發之外觀，且大都醜陋而不揚。進而言之，偉人之家庭，偉人之境遇，偉人所受之教育，更有不如常人者。觀乎歷史家欲誌一偉人，必先言其出身於貧賤之家，不能受充分之教育，十人之中殆居八九焉，困心志，勞筋骨，餓體膚，固爲偉人少年時代之普通遭際矣。然則偉人與常人，所異之點，不在天然，而在人力，非其得天之獨厚，乃在於世界事業上，有無獨創之發見也。夫常人庸庸以生，亦復碌碌以死，而偉人則於生之後，死之前，必能別開一新天地，於是不能與常人等量而齊觀矣。

且夫喜墨守古人之成規，而亦步亦趨，苟能一一與古人相似，而於願已足者，吾不得不謂之循良之君子。然吾人所居之世界，所值之時會，非即古人之世界與時會也，就令古人復活，於今日已可確證為數百年之古物，不適於今日之用。蓋古人在古時則為合宜，在今日則為退化也。若偉人則不然，不喜步古人之後塵，而啜其糟粕，無論何事，必傾其全神盡力，以開拓新天地為心，其勇往直前之概，雖有虎狼之凶猛，水火之危迫，深山幽谷，怒濤惡浪之艱險，俱不足以少挫其銳氣，而又持之以忍耐勤勉克己之精神。故所建事業，未有不令人驚歎者也。

發見二字，以廣義言之，不僅在發見前人之所未知，即就已知者，而能活用之耳。故約而言之，不僅如哥倫布之發見亞美利加，牛頓之發見重力，舉一切修養上之發見，行動上之發見，教育上之發見，與夫醫學上，技藝上，創作上，以及手段方法，無不有獨創之發見在也，今略標其目於左：

- (一) 美藝術家
- (二) 醫學家
- (三) 宗教家
- (四) 製造家
- (五) 探險家
- (六) 政治家
- (七) 文豪
- (八) 名將
- (九) 學者
- (十) 富豪

少年 弦章 世界偉人之成功

人世間所最有用而最貴重者，實莫過於以上各種之發見。世界之文明，卽此發見之結果。遂古至今，苟無發見之相繼續，則人類不能脫蒙昧野蠻之狀態，何以成光明燦爛之世界如今日哉。故今日者，吾人所受之幸福，卽爲古來偉人發見之果，而還當以是果，給福於後人，舍發見無他道矣。

人類之所以異於他動物者，全恃其能發見而已。有發見斯有進步，故發見者，譬若一鉅大之寶庫然，其中滿貯有文明之光綫，福利之泉源，初無窮盡，長將吾人類煦之沐之溫之潤之，垂千萬年而不見其或竭。他動物則因無此寶庫，故永遠立於無進步之地位，一任吾人類生之殺之馳之驅之躡之蹂之而無能反動也。由是以思吾人類之間，苟有一民族而失此寶庫者，其所遇之悲慘當何如耶。

或者曰：「此寶庫之鍵，固恆存於偉人之囊中，常人初無此開門之特權也。」此說亦非，夫偉人非天生特別之人，人人得而爲之，不限以資格，不論其位置，蓋有所發見，卽奉之爲偉人，非旣爲偉人，而後有所發見也。故芸芸衆生，不知其幾千萬億，而偉人之出，竟如鳳毛麟角曠世而不

數觀焉，是無他，無發見即無偉人，當代碌碌者流，大抵蹈常習故以相安，又安得取偉人之名以崇之，而世界進化之所以遲遲，吾人類之樂利，所以猶未能臻理想中之天國也。然則有以如何可爲偉人之語相詰者。余敢斷然以一語反詰之曰，汝有何種之發見乎？竊願吾人認此爲偉人學之原理可也。

顯吾如何而後探此發見之寶庫乎？宜先知夫次說。

夫宇宙一神祕之府也，其間森羅萬象，無所不有，無所不備，而莫不神祕無量。因茲神祕，散而布之於天地間，散而列之於社會上，有所謂善，有所謂美，有所謂真理，各各無量。於是不問學術技藝，吾人之可以發見者，亦因之而無量。自古以來，偉人雖踵出，所發見之神祕雖多，而以較之宇宙之大神祕，猶若開卷者，曾未終其首葉，不過居全帙幾千萬分之一而已。

故吾人之生已晚，而此神祕府之所珍藏，則迄今無絲毫變動也。無論哲學、宗教、文學、科學、美術、藝術，以及教育、軍事、政治，凡存在於人事之中，而可以爲吾人發見者，不知凡幾。而發見之權，天亦未嘗擇人而授與，能取得此權與否？蓋在吾人自己之告奮勇與否矣。

告奮勇之法有三：一曰心知專壹，二曰工夫純熟，三曰審慮周詳，失此三者，而求有所發見，如置金剛石於盲者之前，雖光芒射目，亦茫然不解耳。故吾人學問之淵博，天資之聰穎，皆不足深恃，惟苟能注意於此三者，爲求成偉人之基礎。彼見意大利批基寺院中琉璃燈之動搖，遂悟擺動之理，而發明寒暑表望遠鏡，及證成哥白呢克地動說，見茶壺蓋之振動，而發明蒸汽力，與其機關。夫琉璃燈與茶壺蓋其動搖與振動，見之者不知有幾千幾億萬人，此幾千幾億萬人之中，學問淵博與天資聰穎者，且不知其凡幾。何以獨無所表見？而獨至加利里胡與華脫始有此發見哉。蓋以加氏與華氏能運其精心，勤求熟慮而得之，而幾千幾億萬人則以輕忽懈怠之故，於不知不覺中失之也。豈惟此二人，他如林古倫及亨利苦來非皆爲美國商店之伙友乎，乃竟一躍而爲大總統。史蒂芬孫不學無術之炭坑夫耳，竟能製造汽車，世固有出身卑賤，爲製鞋匠爲理髮司，由極貧而竟爲大富家者。偉人本無種，在吾人之自強何如。讀者可以興矣。

吾人宜懷高大之理想

廬隱

人之貴於禽蟲者，以其能思想也。奈何世多不思想之人，醉生夢死，草木同腐，其與鹿豕之差別，不相懸也。更多妄思想之徒，日夜所圖維者，不爲踰法蕩閑之舉，卽係游戲徵逐之謀，考其

差別，不相懸也。更多妄思想之徒，日夜所圖維者，不爲躡法蕩閑之舉，即係游戲徵逐之謀，考其思想之結果，較之不思想之徒，徒爲社會之蠹者，其害尤有甚焉。惟如是，於尋常社會之中，欲求胸懷峻潔，存高大之理想者，其數蓋甚渺焉。雖然，高大之理想者，人人宜蘊而存之者也，吾願讀者一衡理想之重要。

吾人今日所食之福，皆古人理想之所遺也。不有富耳敦之理想，吾人今日何以有汽船之迅駛；不有史底文森之理想，吾人今日何以有火車之颺馳；不有莫爾斯之理想，則吾人不能享電報之利益；不有愛迭孫之理想，則吾人難得留聲機之怡情。伊古以來，種種製作，小爲刀七鍬線，大至禮教法度，其必經古人之理想，始得成今日之實在。古人往矣，彼所理想，既已貢獻於社會，吾生此世，苟不能輸將一得，以謀人類之進步，則虛此一生矣。

凡高尚之理想，初出現於人世，因其先社會而步趨，每不能得大衆之歡迎，或反受種種之嘲笑阻礙。然而無慮也，真理雖傾倒者屢次，而終必興盛，如彼世界和平之理想，非甚高尚者乎？今之人尙多懷疑，以爲未必能見實行，但默觀近數十年之世界歷史，則此一理想，漸次進步，荷蘭

之京城海牙市，已建世界和平之公所矣；英美二國已結仲裁之條約矣；紐芬德蘭之漁田紛爭，因公判而止喙矣；智利與阿根廷之交閩，因公正裁判而永泯矣；美國外相那克斯氏，且有萬國聯合大政府之提論，與數十年前岡本監輔萬國史記中所倡議之天討府。同爲最高之理想，合人心世道而觀察之，則此理想必有圓滿之一日也。至如男女平權，女子參政之理想，又今人大半所未能深信者。但數十年來，女權發達，其進步迅速異常，如芬蘭公國之議院，則有女議員十一人列席矣；美國四十八邦之中，女子之有完全參政權者計有六邦。其餘十餘邦未完全，亦已參與，故說者謂十年之後，則合衆諸邦之有女議員，當時半數（美國獨立週報之言）英之執政者縱峻拒女子之選舉權，然昨年今年，女子參政之議案，亦得一讀再讀矣，觀時勢者，預料此事必有成功之一日也，可見理想必成事實，祇爭一遲早耳。

故理想者，世界進步之中心也，個人發達之機括也，有理想者謂之成人，否則其人雖存而若無，世界人類林林總總，至不可勝數，而能自表見者少。此無他，則以抱高尚之理想者不易達焉。今日在座諸學生，願爲表見之人乎？抑埋沒之人乎？願如天星之煊耀乎？抑如大瓠之空

虛乎？或彼或此，隨子自擇，亦惟觀理想之有無，及理想之高上而已；理想多矣，吾請言人人宜存之高尙理想。

(一) 自待宜存高大之理想。世界之對汝，定於汝自己之存心；自卑則人將卑汝，自信則人將信汝，重見人間最無可救藥之人，卽自以爲生於天地之中，並無價值者，故其心歉，其首俯，其目暗，其眉低，其體不仰，其語不揚，見人不勞，發明主意，處世恆覺無其地位，社會之中無其功夫，其一生遂無知足之日矣。此等畫圖人人所不欲存諸心目者也，吾請易一語曰：自待不可無高大之理想，知一己之在世間，非屬偶然，實爲造物所位置於世界之一人，有獨占之權利，亦有獨任之義務，有專才亦有專責，世界有事，非我不能成，故其心定，其志堅，其膽壯，其行銳，其體直，其言強，晝夜孜孜，無所卻願，一往無前，所向有功矣。何者，其自信者深也，昔英之名臣曰狄斯雷利者，家出微賤之猶太族，努力仕途，數次失敗，終得列席議院，初次出言，爲衆員所呵倒，狄將歸座曰：今日諸君不欲聽我，然時將至，諸君必將聽我也，後果以辨才左右政府，聲勢遠及歐陸。美國南北戰時，有一病婦，忽決心欲入軍營爲看護婦，戚友聞之，咸相勸止。醫士且謂之曰：汝體虛弱已極，如果成行，則

不待身抵戰場而汝之壽命已告終矣。婦不聽，奮往前敵，日日從事看護，精神一振，體力不弱而反旺，而其所有成績且遠勝於他人。久之名且聞於通國，大統領林根有子患病，且延之特別看護焉。美國紅十字會創立者巴爾登女士少年時未爲人所知，故里某鎮多游兒，而無學校。女士憫之，因請自治會中給屋一所，以便開校授徒，其束修之多寡，任地方支付，決不計較也。自治會董目女士之文弱曰：此鎮兒童頑劣異常，女士自問能駕馭之邪。女士曰：『余心頗自信，以爲事必有成，余之志願，後日且當請地方建一小學校，使容六百人而後已。』會董嘉其志趣，因語之曰：如女士能得六百學生就學，則吾輩必爲子建一學校，不及數載，女士善誘之功，感化兒童，羣來向學。該鎮果建一容六百生之校所焉。夫若此者，其心目中，皆先具自信之理想，故毅然奮進，卒有成功，非偶能之際遇也。古之人士，如班超投筆，終軍請纓，俱懷非常之理想，故建不世之奇功。今日在堂諸生，對於自己，果能具高大之理想否邪？如具之，則必自尊，當外誘之來，即思峻拒，決不屑作苟且之事；如具之，則必自重，舉凡身外之物，俱視爲無足重輕，而不以縻其思慮；如具之，則必自信，在人雖有人毀辱之語，亦可置之不論；如具之，則必自勵，處世治事時，有小小休戚，視

作進行之階級，不引爲愛，而反利用之。如斯之人，胸有定見，而行止不逆，則其度世之有成功，固屬理之必然也。

(二)對職業宜懷高大之理想。若一般世人對於職業之觀念，吾知之矣。下也者視職業爲強迫之役，按其本心，并不願從事於此。徒以衣食所在，不得不負此羈勒，故終年勞動，以爲至苦，逢人則長吁短嘆，妄希一旦驟成富翁，則將盡棄所務而專事逸樂矣。上也者以職業爲求欲之餌，彼心中所希冀者，名利也，權勢也，見一種職業，或可導之達所欲之目的，故遂降心抑志以經營之。

如果一旦所求已得，則將視向所營之業爲芻狗，不復一顧之矣。若而人者，世方稱爲英雄，推爲豪傑，然覈其對職業之理想，則與前一人同一謬誤，皆非正當之理想也。人生世間，其愒惰者可勿論，其餘無不各營所業，但如不以職業視職業，而如上述二者之所懷，則其對於職業，必不能盡其職業之所要求。蓋萬事惟求得過且過，不能盡心竭力也，常人云：「餬口計耳。」又曰：「今日焉知明日。」皆此等思想之代表也。昔英文學家迭更斯氏嘗著一小說，描摹一少年，天才俊逸，學問超優，有可爲之才具，而終一無所成，則因其對於職業，無有信任故也。今日在坐之學

生，欲免蹈其覆轍乎？則當知職業有直接間接之關係，而尋常所得職業之報償不與也。

職業之直接關係，則因世上有此一番工夫，乃吾人所當效力者，此事必吾乃能成之。除吾

以外，無他人可以代庖。吾願在坐諸君一一反省，當知有一書冊需子之著述，有一學校需子之經理，有一善舉需子之提倡，有一衣服需子之裁縫，有一羹湯需子之烹調，子如放棄子之則責，任其工夫受損失矣。雖所業者爲天下之賤工，亦有無限之關係寓於其中，仍不可絲毫輕視也。

昔有少年習製韁之業，旦而起，夕而休，造韁之外，更無他事，其人頗有志趣，日日爲此，未免厭倦。

嘗自懟終年製此革韁，究有何益？不如他業似更有造於人世，以是心恆邑邑，不甘殫精以務所

業。一日偶窺窗外，則見逸馬奔突，勢將傷人，幸有壯士，疾扣其韁，馬乃止步。因大悟曰：「此馬

得止，不復踐人者，韁亦有功焉；我之製韁，非無與於人世者，如我所製之韁，不克盡善，則一旦失事，將損人害物，吾烏可以不謹。」自此安心匠作，不復自藐所業，蓋世界多少失敗之故，即由一人

或數人之不慎，凡木之折，鐵之迸，索之斷，垣之傾，巨厦化爲灰燼，羣衆俄而殞身，考其底蘊，則莫不

有人實尸其咎，殺人害物之罪，冥冥中詎輕縱之，烏得諉爲天數而幸免耶。昔有航海之舟，正泛

大洋，船底忽漏，損失甚多，迨入塢細核，始知致漏之原，乃因十三年前，造舟之時，工人不慎，偶遺錐一柄於夾底之間，船行海上，簸動不已，錐亦磨擦不止，久之則成孔穴矣。一小不慎，貽十三年後之損失，豈工人之所料哉，然其疏忽之愆，不可逃也。美之阿拉巴馬省有一婦人，禁錮二十年，迨出獄而始知其枉。蓋法院之書記誤書，二十月爲二十年也。該書記僅一字之誤，而該婦乃受十二倍之枉苦，又將何以爲情邪？世界唯一巨船鐵姆尼之觸冰山而沉沒也，客之死者數千，稱爲古來沉舟第一巨禍，其失事之原因，不止一端。然桅上瞭望者未備遠鏡，目光不足以遠及，迨瞭得冰山，傳語轉舵，則因舟大體重，而已不及避讓矣。按航海通例，瞭望者宜有遠鏡，以如是華麗之巨舶而猶未備，致釀若斯之巨災，當局者之未盡其職責，又何可道乎。要之，吾人凡所擔任，無間大小，一語之不善言，一課之不善受，一札之不善書，一題之不善推，俱有人受其損。特或遠或近，或隱或顯，或大或小，雖有不同，而其必有，則一也。吾人凡有所爲，必思及將來之關係，庶幾聳然驚懼，不敢慢忽乎。

反而言之，凡爲一事，操一業，苟能以全心全力赴之，不雜一毫苟且，則其結果，必使人并獲美

滿之福。昔美之法律名家衛勃斯德氏，初出而開業，有老農爲爭產事，延其辯護，衛氏核其案情，雖非甚大，而爭執之點，頗有趣味，不以其小而忽之，詳細審視，患所有書籍不敷，因乘火車至波士盾市，於圖書館內參攷書籍數十物，始得全案之本末，展訴出庭，果得勝利，老農手出銀圓一枚以酬之，曰：「案情甚微，此淺淺者，或足以報先生之勞乎？」衛氏笑而納之。實則彼乘車之資，尙不止此也。越四十年，衛氏聲名成立，推爲全國法學界山斗，適有某某二公司爭產巨案，一面所延辯護士，亦名律師也，將近訊案期，其人忽患病，急延衛氏代庖，衛氏辭以爲期太促，固請乃許之，以短促之時間，忽忽預備，及時上堂，援據法理，舌底滔滔，堂上下聽者無不欽服，事遂得直。衛氏得酬勞費五萬圓。其後友人語之曰：「子於數時間中，能備若斯之辯詞，其訣可得聞歟？」衛氏答曰：「此四十年前所預備也，因老農之案情雖小，而爭執之點，則正與此同，昔日考案法律，已得詳細，記之手冊，庋存書室，今祇取而溫習之耳，故敏捷如是，否則余又焉敢任之乎。」此不窺視小事之效果也。美國有某廠專製鐵錘，爲掘地之用，其銷路徧及全國，終年所獲，以巨萬計，或問以營業成功之祕訣，廠主答曰：「本廠所製之貨，無一柄不再三考覈，使其自柄至錘，無一點縫隙，

故一鏟得一鏟之用，而農人信用之，此外無他巧妙也。此不輕忽職業之效果也。南匯之濱海，有塘以捍朝，其最久者曰欽公塘，他塘屢圯，而此獨兀立，則以昔有邑令欽姓者，親身督築，堅固異常，故數百年來居民得其保障也。一用具，一食品，亦能四方馳名，久而不衰，皆因其出貨精緻，故可以之得名起家，此吾所謂職業之直接關係於人已者也。

職業之間接關係，則因職業者即吾人之一分子也。吾如加意安心經營之，則吾之德性，因之有增，勇力因之日堅，可以增前進之能，亦可以禦未來之誘，固不必因營業有報酬有成功，而後始覺職業之可貴也。昔美國有富商，每安息日必赴教堂內，授星期學校之學生一班，數十年不輟。或問以何不憚煩如是？其人心如有所感，肅然答曰：「余在數十年中，因教諸生以聖經，而已德因之益堅，故勿論諸生受教之得益如何。即就余自己躬所歷者而言之，則此一番辛苦，非徒然也，吾人如能悟得此言之味，則凡心手所經營者，益鄭重而不敢小視之矣。彼不以職業爲可重，而隨意敷衍者，其所成之生活，固已潦草。而其人之德性，亦因之關損，志氣日益下，能力日益消，久而久之，德行中空，一遇試誘當前，無力抵禦，則惟有傾覆而已。他人見其一旦失敗，以爲

異事，不知其蘊釀已久，特外未顯耳。吾請敬告在坐諸君，毋自矜也，毋自棄也，予今日所肩之職業，無論其爲大事，爲小事，爲貴藝，爲賤藝，既屬吾分內事，即當重視而好爲之。」少年通病，每企頭以望將來之擔荷大事。惟於當前之職務，則每視爲不足措意，安知本之已撥，實無可附，長此衷懷，決無成功之可言也。是故世人執業不一，或爲醫士，或爲工人，或爲家主，如能尊重之，喜樂之，不願斯須苟且，則其事之勝利，可操左券，而自己之德行，亦日益鞏固。

(三)對社會，宜懷高大之理想。今人對社會之態度，可就俗人品評社會之語而定之曰：「今無好人。」曰：「今人不如古人。」曰：「國家萬不能好。」此等語言，皆含輕視社會之意味，則對社會並無希望之心，而多失望之意可知矣。雖然，此非正當之心理也。吾人試一思維，可知對社會宜存高大之理想，而不宜有輕薄之意。蓋此中消息，關於自身及社會者固甚重大焉。何以言之？一則輕視社會，表其人自己之有缺點也。社會猶之鑑也，子對之笑，則鑑亦笑，子對之哭，則鑑亦哭。社會又如圓壁也，子出善言，則善言返，子出惡語，則惡語返。善人入世，則覺人人皆善，惡人入世，則覺人人皆惡。此無別故，蓋因君子心充以善，則所見者惟善而已。小人心充

以惡，則所見者惟惡而已。故吾人若見社會不善，則當謹慎反審，恐吾心之日即於惡也。一則輕視社會，使德行不能進步也。因既覺世界盡是小人，無有君子，則不能不喪氣以爲世界已無前進之希望，作事遂不免懷苟且之圖，而不肯努力矣。一則輕視社會，使處世毫無趣味也，夫人生於世，惟賴有望社會也，一旦不信社會，則其身雖生，其心已死，今有志之士，不肯仔細研究社會之狀態，徒據表面之觀察，而亟下悲觀之斷語，因而甘心自絕於人世者，已屢有所聞矣，此其人或不免有神經病。然則憤世疾俗，以爲社會不可救藥，故甘心自殞其命而不一回顧也。世之有志少年，如盡蹈此轍，則亦何貴其生於人世乎？一則輕視社會，無以助人之進德也。社交之際，有一奇例爲人不易信，而其歷史上之事實證明之，彰彰不可掩沒，其例維何？卽所謂信人使人自信，任人使人自任是也。故勸誘之道，首貴尊敬以啓其自重之念，則其人格日顯，進德自易，如先存卑鄙之念，防範之，藐視之，使之自覺無人格之可言，則更無進德之思想，而其人益墮落矣。不第此也，按實際而言之，社會本無可輕之道，古人有云：「百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日社會有多少忠信敦厚之君子，吾人未知未見，則有之矣，豈可一例菲薄，以爲社會無

人乎，此所以對社會不得不懷高大之理想也。

綜而言之，吾人如對斯三者，能懷高大之理想，則世界別有一番氣象，胸襟別有一番愉快，而終身之事業，亦非人所能限矣。諸君如問高大之理想，何由而得？其源頭何在？則吾請正告諸君曰：世界一切高大之理想，其最上之根源，祇爲上帝，無問何人，如能晤對上帝，則可各按其境地，而得最高之理想。

世界偉大思想之一般

公明

(一) 獨立之精神

於凡民之中，而見有獨立不羈之人，其一舉步，一瞻視，顯有尊嚴之氣概，一運思，一發言，隨見勇往之精神。若是之人，其積於中者富，故其遇事變也，當幾立斷，措置無不各當焉，夫是之謂真能獨立者。

獨立又非孤僻自是之謂也，他人之所見，有切中竅要者，則樂於採用之，土壤細流，兼收並蓄，故能成其大也；換言之，彼事事必求諸己，而於挹取他人意見之時，必總總過慮，徘徊卻顧，而不肯

虛心領受者，其人恆乏決斷才，無自信力，所設想之獨立，拘於極小之地位，不能擔荷非常之重任也。

且夫思想與行爲，每不能一致進行，思想則誠高遠矣，而無果敢之行爲以副之，則身與心遠，奢願僅成爲幻境。然吾人勿以爲思想發達，不妨實行遲緩，以自爲寬解也。大多數之人，有思想獨立之起點，未幾而即萎縮者，由於無勇決之行爲耳；行爲勇決，則將來偉人之事業，可以一身造之，縱不能自畢其功，而賴他人以助成之者，亦由發起者思想之過人，有以規其始而慮其終也。

(二) 失敗中之成功

世有成功之英雄，遭逢幸運，遽得勝利，遂乃叱咤風雲，氣燄陵人，舉一切與之爲敵者，悉在排除之列，昂首而進，莫敢與之爭鋒。而庸俗人之視之也，乃一致推崇，以爲千人俊，萬人傑，不圖並世乃得一見。彼弋獲盛名者，且泰然受之而不疑。此世俗所崇拜之英雄，而非我所昕夕願見者也。吾所願見者，爲何如人乎？屈抑無聊，潦倒頻年，踽踽涼涼，遭時所忌，此真吾所謂磨鍊最深，希望最大者也。噫！失敗之英雄乎？振爾志，壯爾氣，最後之勝利屬之爾矣。

非不知失敗之中，最能消滅人之才具也，志欲有所建樹，而爲境地所困，爲時勢所縛，環繞其左右者，無非灰心與失望。若此類者，何可勝道，然獨不可以此例信道最篤之人。信道最篤者，固知順天而行，至終必達其目的，雖遇盤根錯節，掣種種肘，而前途之大希望，仍不以此少挫，譬之輪困卓犖之材，今日爲匠人所遺，而一值其時，終必爲樑棟之器也。可知人生之成敗利鈍，非當前所能決定，必遲之久，而始判然若涇渭之分。嗚呼！失敗之英雄，可以勉矣。

吾人所播之種子，始或落於暗陬，初無迹兆可見，迨至秋收期屆，而纍纍之結實，大足慰吾人曩日之辛勤焉。矧結實云者，非必爲及身之榮利也，及身之榮利，不過名譽與權位。試問一瞶弗視之後，非等諸空華幻影乎。然則吾人目前之失敗，正不必以失敗自居，當失敗時，正可磨厲以須，抉去種種之羅網，凡有志竟成者，孰不由失敗中來，脫因失敗而遂縮手，無所圖維，無所振作，斯乃終於失敗矣。且卽以榮利論，不當視其所得幾何，而當視其用力幾何，用力者培土厚而築基深，而後崇闕之建造物，所有附麗，而歷久不傾。嗚呼！失敗之英雄，聞此可以興矣。

(三) 志大者非不知足也

志量廓然者，力足以擔任鉅艱，然若無養氣之功，每易犯不知足之病，此乃必須戒免者。英人蘇銳曰：「汝不能善處現在之境，而心存缺望，則余雖欲進以忠告，亦必無效。」蓋人生不治之疾，非他，即怨天尤人，覺眼前之所遇，無一當意也。雖憤世嫉邪之說，賢者亦有時而不免，然皆迫於公，而不自爲其私。獨至懷抱不知足之心，則其自視與世相忤也，無非囿於私見，則斷非知道之君子所宜出此也。要知吾人現在所有，學業也，健康也，耳目之靈明，光陰之餘裕也，何嘗事不若人，而乃自歎無能，舉步不前，羌無一定之目的，則其人辜負造物之所賦畀，對於世界，僅主消極，作悲觀，雖有進步思想之萌芽，旋起旋滅，又焉能奮志有爲，爲社會國家一盡其責任哉。

(四) 規正思想之路徑

思想高尚者，其膺世成物之功，有限量乎？無限量也。惟視智力之大小，德操之高下，以爲消長進退耳。是故吾人欲開拓思想之路徑，首宜注意者，厚殖其智力，增進其德操，如是以立身處世，敦品勵行，則凡與之氣味相投者，亦將爲所熏化，而益進於善。人而有感人之方若是，則無論其掌握大權，或屈居下位，並世必有大多數人，勉爲善人君子，以與之並趨一途者。甚矣思想

良好之結果，乃能造福全社會全國家以至全世界，效力之廣博，不以地限，亦并不能以時限也。

準斯以譚，思想不過一粒種子，其收效之宏，乃竟不能以時地限，從可知一人之勢力，可推及於無量數人。故當發念之始，必預定一高尚之目的，且實力進行，以提高人類之道德爲己任。凡屬思想家，必當如是也。反言之，彼思想之趨於邪徑者，其陷人於惡之勢力亦甚大，若肆其邪爲廣播，吸引人心之魔力，則其遺禍於社會，不可勝窮。有救正人心之責者，當併力抵禦之，使不爲害於人而後已。

(五)擴張心才之助力

人生事業，惟心所構造，然非有各方面之助力，殆不能有繼長增高之望，譬之巨木，下植其基，賴土脈之涵濡，旁展其葉，得雨露之滋養，推之空氣日光，皆爲滋長發榮所必需，有此種種輔助，積以歲月，而後呈干霄蔽日之奇焉。吾人心才之必需修養，自修養時期，以至成立，皆不可無適宜之助力，以引其機而作之殿。否則矜矜自恃，不能吸受外界之智識與能力，則雖欲擴張，而其道莫由也。

(六) 舊觀念之革新

「已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此言也，指從前之失敗墮落而言，非指已往之良習慣，好教訓也。夫吾人何以不當注念於已往，注念已往，足以阻礙前修故也。斯世庸庸者流，大抵狃於故轍，牽於錮習，不啻生息於已往天地之中，不能伴世運而進步，此所以事事落於人後歟。

人而爲舊觀念所牢縛，則臨事遲徊，當境退縮，其情至爲可憫，苟長此不變，則日夕營營者，無非舉已往之罪案，痛苦懊惱，往復循環於腦府，不復能向新生命之程途，有所作爲矣。是以吾人欲得新生命，對於舊觀念，須努力奮鬪，使不復稍留影象，而後即安焉。能如是者，自能發生新希望，創作新事業，長驅直進於成功之途矣。

抑舍舊圖新者，更不當恃已往之經驗與優長，而引以自快也。吾人於已往而曾告成功，此固甚佳，顧大不可以此成功爲已足，蓋其前程方遠，宜時時以新勝利自期也。

(七) 損失與成功

凡百事物之公例，與夫人生事業之發展，無非爲種種之損失，集合而成，苟無損失以種其困，

不能有勝利之結果也。芽苗矣，花放矣，然而子種安在哉，業成矣，年長矣，然而少年安在哉，故曰無損失不能有成功也。昔史底文生氏既損失其健康，乃能有堅卓之恆心，明慧之思才，卒也發爲絢爛典雅之文詞，享不朽之盛名。馬可端文氏與笛根司氏，既備歷坎坷，乃成驚人之佳構。納爾遜氏殘損其肢體，乃奏一曲之凱歌。其他標名史冊，耳熟能詳者，更僕數之不能終。蓋自來聲施赫赫之英雄，莫不自屢經失敗而來。然則失敗即其登進之階級也，因失敗而懼怯喪志者，惟天下之至愚則然耳。故患難有如斧斤，將以斲成吾人之品德者也，欣受之不暇，而又何慮之有，盤恩司曰『要人生活之高下，視乎所受損失之多寡爲斷，』卓哉斯言。

由是知患難之臨乎吾人，必有最滿意之補償物，相伴而至，當其時不及知，遲之久而始覺之也。以故吾人於損失之中，必有所獲得，所獲得者，雖莫測其鉅細，而終不至於失望，且報償之來，恆有出乎意料之外者。是則吾人對於一切損失，當一變其態度，而常以損失爲進步之公例，以自策勵也。

(八) 退藏以企得眞進步

古來大人物，每得力於恬退二字，對於身外之接觸，有所捐棄，不隨世俗爲步趨，而後思想超邁，社會乃有真正之進步。然亦非謂膠執己見，對於團體的進行，以一身爲之梗也。若以己見與羣力相爭持，終必歸於覆敗，則何如避脫潮流，養其才以造福社會之爲愈乎。

當此繁劇之事會，而欲以一人之才具，應公衆之需要，豈易言哉。必也與俗塵隔絕，獨居修養，庶幾有以副此期望乎。夫離羣寂處，固非美事，然久與俗相溷，無恬靜省察之一時，則靈明爲之昏暗，心才爲之湮沒，一身之動作云爲，且爲衆人所同化，卽一憂一喜，一嘯笑，一嗔怒，亦皆與衆同其格調，同其感情，至是真我之本色盡失，對於流傳，爲被動的而非主動的，尙能謂其爲社會有所裨益耶。

故吾人不欲有所貢獻於社會則已，苟知責任之不可棄，則個人修習之工夫，爲至當而不可缺者。不見夫良工之操作乎，塾居斗室，不問外事，而後能凝神壹志，使其腦中之幻景，現於實體，以供世人之賞鑑。推類以言，退藏中之功用，不可勝言，凡在紛紜擾攘之地，幾務繁忙之時，所不能見到，不能悟澈者，一至甯靜淡泊之境，則心靈所燭，洞見其始終本末，無難矣。

今者吾人處此頻繁之世局，值社會華新之潮流，誠不可不返觀內鏡，從涵養深沈之後，爲社會擔荷巨艱也。抱負大志者，其亦於此三致意焉。

(九) 成敗之權自己操之

無權位無才力之大多數人，其對於社會改革一事，恆斂手不敢爲，以爲吾之力量，眇乎其小，縱有所爲，亦等於虛擲。於是志量狹隘，見識卑陋，而置一切應負之責任於不顧，是自棄而已矣。夫吾人所藉以自寬者，就其實際言之，所見乃大謬，良以吾人之能力雖微，各有當盡之義務，雖絕大之建樹，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程效於旦夕，必由多數人各出其所長，增高繼長，而後得達成功之目的。向使成功惟恃個人之力，且不必多費時日，則有他人先爲之者，吾人自可拱立以觀其成。而無如偉大之建設，需時必久，又必爲羣衆所宜負責，則吾人之玩忽，取一部分之事工，忽置不爲，罪實無可逭也。進言之，吾人所應負責，雖就大體言之，不過爲其一分支；然分支雖細，不可不求其純美無疵。須知世界進行，無一不當臻於至善，吾人苟自曠其職，爲梗於其間，則全體俱受其窒礙矣。然則阻世界之進運者，即在吾人，爲功爲過，其可不慎所以自處乎。

(十)處事須求開拓心胸

環於吾人之四周者，其語言動作，以善念推之，斯見爲善矣，以惡念測之，斯見爲惡矣。夫苟見其爲惡，則胸襟頓窄，思想受其挫折，而無一事可行矣。必也以己對人，實行恕字工夫，事事放寬一步著想，則縱遇極難相通之業，而以誠意感孚，未有不能相悅以解者。是則樂觀主義，爲學貴高遠者所宜服膺勿失也。

且恕於責人者，非謂觀察力弱，莫辨是非，而終有僨事之虞也；其待人也，直道而已，公正而已，取衆人之智力，以成其非常之武功，則恕字卽爲成務之要訣。非然者，自矜明察，妄肆評論，逆臆人惡，自設疑網，尙有餘暇以規畫畢生應爲之事業耶？有目前自畫而已矣。

(十一)不死之價值

有一少女，攜其幼弟赴墓田，語弟曰：「此乃死者集居之所也。」弟環視一周，見暖日當空，好鳥鳴樹，芳草鋪地，鮮豔之花，引人視線，於是色然喜曰：「佳哉此地，曷嘗見有死者乎？」童言如是，庶幾近於道矣。

前聞人言，死爲萬物之終，果歸於寂滅乎，應之曰：「死者變化耳，非終局，非寂滅也。」變化云者，蛻舊而更新，生命所以有進化也。若夫現世之生，處形形色色之世界，爲時甚暫，若逆旅然，及其舍此而去，則前此所戀愛者，不能無依依惜別之情，然此情亦祇瞬息間事耳。吾人出此五濁之世，而游乎造物之大，則死者不過暫別，而何所用其戚戚爲。

吾人既知生命不滅，特未經蛻變，不能成其長發，長發不已，則生命之程度，自當高出於現世界，超乎凡識之外。吾人秉此眼光，則知死亡無足怖，所當不拘於現在，而造成無量幸福之階梯，非及身所享受者所可同日語也。

健全第二

健全之人生

佩我

健全二字，當作何解？（一）無疾病，（二）不犯罪，（三）非貧困，合是三者，可謂健全之人生矣。

健全爲人類自然之狀態，又爲人類生存之原則，人既遵自然之法則而生活，因生活而得健全，固爲理所當然。不幸而疾病也，犯罪也，貧困也，皆其無知之結果。申言之，卽於有意無意之間，違返自然之法則所致也。是故欲期有健全之生活，必先求知自然之法則，不知此法則而妄冀生活之幸福，吾未見有能如願者焉。嗚呼！然則人類之不幸，必以無知爲唯一原因矣。

宇宙間森羅萬象，無一不屬自然律所管領，人既爲萬象之一，自當爲自然律所左右。惟人類往往忽視此理，而爲妄念迷想所驅使，於是俄頃之間，陷入無底之深坑，則謂漠視自然之法則，卽漠視自己之幸福可也。

人莫不有思想，然思想與實際，往往有正相反對者，此其故何哉？蓋思想有思想之規則，知其規則而後思想，其結果之確實，庶不致有何矛盾。希伯來之賢人，於三千年以前，已闡明此原

理，謂之當思與不當思，此爲求健全生活者，至要而不可缺之事。不思其所當思，而思其所不當思，則或動遭不測，或所如輒左，固無足怪也。

吾人之顛連困苦於貧病罪惡中，大抵皆由於爲妄念迷思所播弄，而盲從利己心之命令，以致此耳。非利己心可以奪我理性之明也，殆理性既失其明，則一生之行程，自歧失其指歸，故非將惡魔奪去之知識，竭力回復之，欲求健全生活之不破產，不可得矣。

雖然人何故而欲生活，竟視爲最初與終之目的，此不可思議之問題，微特今日無人解答，恐至無論何日，永永無人能揭破之。然就現在人所經營，而生活之天然規則，未嘗無默示於吾人之前，而能令吾之人生，保其健全，且促進而使之向上發展，以得完美之健全焉。

蓋所謂生活者，不僅就維持自己消極的動作而已，且含有開發自己積極的努力也。僅知維持，而不加以努力，一度中止向上時，即爲退化之第一步，於健全生活上，亦爲退運之第一步矣。

吾人健全之目的，在以理想之天國，實現於地上，則自改善人間生活以外，無第二法。生活之在人，猶長途旅客之肩上所擔荷之重物，運此重物，所以有旅行，棄重物於半途，固非旅行之本

旨，託重物於他人，亦失旅行之正軌，無論如何，自己之物，要以自己運送，爲最正當之辦法，無可逃之運命。故吾人所當研究者，在如何而可不覺其物之重，更進一層，則匪獨不覺荷此重物之苦，併可藉此爲旅行之慰藉物，而轉覺其樂。若而人者，庶幾不愧爲旅行家矣，是卽所謂健全也。

今觀世人之於生活也，率視爲一大痛苦事，其未登旅程，先覺疲倦者有之，行程方半，猝然倒斃者有之，甚且雖至終局，而試讀其日記，所言無非苦痛恐怖悲慘者有之。若由襁褓以至老死，數十年間，以愉快活潑滿足爲始終者，寥落如晨星。此誠吾人類之一大恥辱也。

且夫心爲人之本體，樂觀與悲觀，皆爲心之所造，同一人生，或以爲地獄，或卽視爲安樂園，一惟其心而已矣。而心以人生爲地獄者，不啻日日自造一地獄而入之，心以人生爲安樂園者，亦不啻日日自營一安樂園而居之。吾心之所至，地獄可變安樂園，安樂園亦可變爲地獄，求健全之人生者，在於化自製之地獄，使成安樂園，不以天國理想爲屬於未來之問題，而現在無須注意，蓋未來之門，卽在現在，今不先入此未來天國之門，卽未來亦永遠不能有登天國之一日也。

夫人類不幸之原，由於無知，無知者，心中空虛之謂也，心中既空虛，於不自覺間，有不善之發

生，疾病罪犯貧困相尋而來，亦復蟠據於心而不去。究之此三者，初非自外侵入，乃吾心空虛之所幻出而已。故真理充實於心之人，以其精神之健全，三者且望望然遠之，安有容彼萌芽之餘地乎。故人生一切之惡，非真有惡之實在，不過空虛心中一種蔓延之雜草，多數之人皆信疾病爲實境，罪犯爲實境，貧困爲實境，而對於幽靈怪物，則又決言爲虛妄，徒因人心之信仰，相依而生之一種影象。抑知所謂實境，要亦與幽靈怪物無異，不信幽靈之人，幽靈亦因之而不見，不怖怪物之人，怪物亦從而匿跡，不懼貧病之人，則貧病亦決不來苦余，希伯來之豫言者，約伯已於數十年前，早發明此理，謂：「我所恐懼者，必一一訪我，而未嘗有倖免者。」則反而言之，人又何難以理想之天國，立時建設之於地上哉。

蓋人生一問題，實無異最艱深之謎語，由無論何方面觀察之，均屬不可解釋者也。吾人處此不可解釋之中，日復一日，惟循此不可解釋之規程以行，而此種種不可解釋者，轉覺爲當然之事，而莫或加之以究詰矣。詳細言之，無論謂之當然，或竟謂之不然，而不可解釋如故，則當與不當，皆不得據以判真理也。據普通之思想，疾病一端，莫不信以爲當然者，試問何故疾病爲當然，

則以人無不有疾病對，然此答不能充分滿問者之心也，在問者之意，非欲證人之有無疾病，欲知一般人之何以有疾病也，推諸罪犯貧困皆然，是決非天之本意，定爲人所不能免者。

不過吾人心中空虛，發生狀態之一種名稱，一旦以真理充實之，自能消滅於無形，而絲毫不能發展其權力，彼徒研究趨避之術者，可謂不探其本矣。

蓋吾人爲何如人，隨吾人之人生觀而定，釋迦之人生觀，於以爲佛教祖；孔子之人生觀，於以爲儒教祖；耶穌之人生觀，於以爲基督教祖。有哲學焉，由理論方面，以考察人生觀者也；有宗教焉，由感情方面，以解決人生觀者也；有科學焉，由實驗方面，以證明人生觀者也。其各種方法雖異，能同欲開示人生之祕密則一也。故各人之運命，胥歸宿於各人之人生觀如何，爲確實之真理，而不受其他之管轄，用自己之努力，彰自己之權威，則人之所以爲人也。

人之心，中有己所不知之無數寶藏存在，能使用之，其量爲無限，不知使用，則寶藏被奪，而機關消失；不使用肉體者，其身體必虛弱，不使用精神者，其思想必遲鈍。就人之本質論，無強弱賢愚之別，一律以自由平等爲天則，因是各人之差異，並非自然之理，皆由各個人之自決，多用者多

得，少用者少得，降衷之初，本無厚薄於其間。不衛生則疾病，不道德則罪犯，不經濟則貧困，皆由違反自然，拒絕其賦予，從而所起之現象，人苟充分發揮自己之能力，而無所欠缺，安有失敗，享受地上天國之幸福，在於此矣。

故健全之人生者，在改去不健全之人生觀，教以正當品評人生之價值，致自己於高尚偉大，增進其自重之觀念，使道德心次第向上，則凡可滋疾病之機會減少，而驅逐罪惡貧乏之人生，改善社會之萬全策，救濟人類之根本方法，實無第二種，可斷言也。

身心健全之原理

遠矚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羅塞爾博士，近在科學會中，演說實用教育之原理，其略曰：『人身各病，大半在襁褓時代，與健康之軌道，相背而馳，遂有不可避之惡果。故教育兒童之先務，不在送入何校而在與以何種食品，蓋教育之最上乘，在獲得健康而已。』博士此言，可謂洞明育才根本之法，而於造就國民之資格，大有裨益焉。

故世界之文化，無論若何進步，科學發明，於人生之境遇，無論若何改觀，而人生快樂利達之

一要素，不外身心同在健全而已。此而有所缺憾，金錢雖多，無所用之，學問雖博，亦無所用之，故無論人世何種享用，皆與健康有密切之關係，如輪輻相依，不可或離，是以教育國民，當在嬰兒時，早致之於健康之路徑也。否則無健全之軀體，作之基礎，則既無憑藉，安有發展心才之餘地乎。世雖有以廢疾之軀，而成不朽之事功者，然此特例外之事，不能數數遇也。

體養之得當，不唯能助心才之發達，尤與道德有極大之關係。彼社會中作奸犯科者，大抵由於體育之不適宜，遂致肆意妄為，終則貽害於人羣。倘使兒童自幼及壯，即得正當之營養，并於休息衛生等事，皆無遺憾，則可免於種種流弊。以健全之各個人，組成健全之社會，其景象為何如乎。蓋人之為善，固有其原本，而其淪陷罪惡，恆於幼年種其因，幼年而善為教養，自易入光明之坦道，及至年已長，惡已稔，國家為補救計，所費什百千倍，而又不得美滿之效果焉，則慎始慮終，養育兒童之關係，顧不大哉。

善夫斯賓塞之言曰：『縱欲者為吾人所習聞，欲既可縱，而違犯健康定例之舉動，於是層出不已，不知身體者，天然之最上產品也，人苟褻瀆摧殘，則必受相當之懲罰，終亦漸歸於淘汰而已。』

『又韋洛特有言曰：『必有一日焉，兒童不以記誦河海之名，爲學問所必要，凡有教育之責者，將授以獲得軀體上快樂之要理，並使之對於同類，有相愛相體之情，而能與世無忤，生不逢憂患焉。』

然則人生最要之一端，即在察知自己之底蘊耳。吾人如能審明己所需要者，循行健康之定律，則此六閱月以內，吾人之精神體魄，及率由之徑途，必大改變，諸凡憂苦禍害罪惡，必大減殺，而效不止於當前事業，以身任之，而有精進不已之能力，則程功必無限量矣。雖然，大多數人，皆昧於此理，遂致陷於苦海，落於魔障，可不惜哉。吾人生當二十世紀，欲求有所建立，則必自健體始，體健則心壯，心壯則氣雄，乃能於近世文化潮流中，自樹一幟，夫固知腦力充足，爲勝利之護符矣。然苟體質虧弱，則腦力又安能自爲發達耶。故自昔有言，體智德三育，不容偏廢，偏廢則爲害，苟於一方竭力運用，而聽彼一方之萎靡枯槁，違理逆勢，有同歸於盡而已矣。

今世界競勝之大比賽，雖云鬪智，而實可謂之鬪力，力也者，非僅在手足，而在全體之健康力也，有之則希望無限，進步無限，幸福亦無限，脫曰無之，則精氣衰弱，筋骨懈弛，目短視，背偻，矯怯

懦弱，不入下流已萬幸，焉有一綫上達之希望者。美前總統羅斯福嘗自述曰：『余童時瘠弱多病，今日健康，皆余所自造者，蓋余立志爲壯夫，盡心力以求必得也。』羅斯福既以健康爲一生事業之基礎，奮志以求，果達目的矣。向使其於體魄之培養，自初不加研究，彼豈能作經緯一國之大事乎，凡吾少年，當視此爲標準矣。

進言之，使身體造強固之域者，心爲之耳，心爲百體之主動，苟其調度得宜，操練有法，則其影響於軀體者至大，精力充然其各足也。蓋心意薄弱，猶豫而不能決者，則身體將與之有同等之結果，是以清潔之思想，高尚之願望，爲造就健康至要之原素也。

健全也者，乃含道德的性質言之，設使軀體腐敗損壞，則道德隨之墮落，常見貧困之家，菜色淒涼之稚子，每多不規則之行爲，苟以此等孩童，移之他處，俾得飽食煖衣，則體質完美，道德亦隨之而進，此固吾人所習見者。

使腦健全，乃強身之要鍵，有等人不能擔任繁劇之事，因養腦之法不講也，屢見兒童入塾讀書，未嘗不勤勉也，父母戚友，每恐其不能任此辛勞，而不知其體育，正於此際日進一日也，是以範

正心才，發達腦力，乃大有關於身體之健康，世界享受幸福之輩，無他，善自培其方寸之靈苗而已。

健全亦為快樂之變詞，設其人心意浮躁，居恆鬱鬱，則必難望其為光明之人物。惟善用體

力與腦力者，乃產生一道德之善果，以智德體三者，固結不分，倘一有所缺，則全體受害，終則耗損其壽命。是以吾人當懷高尚之志，毋貪，毋自私，毋暴戾，毋自毀，保存其三育正當之均勢，則真健康至矣。夫人生有多數事，悉與本體之強弱有關，故在在均須自慎，非若禽獸然，任意舉動，毫無忌憚，否則既違天然之理，致失屬靈的地位，不亦僨乎。

夫人身各細胞，均有特殊之知覺，即附於肝胃者，感覺亦極靈敏，能應腦筋種種之感動，吾人自覺腦中所發思想，與肝胃有連繫者在乎。余有一友嘗告余言，彼胃之能力，完全消滅，數載之間，凡所食各物，無一合宜者，徒滋苦楚，噫，此其人昧於胃之細胞，以受腦筋刺戟，而發生知覺也。凡胸中有疑懼憂惑，胃部受其影響，其結果即為胃呆。余友復言曰：「彼在家時，所進食物，常覺艱難，而於宴會，則與常人無殊矣。」彼深奇之，實則理無足奇，蓋心理與消化，有密切之關係，此特其顯著者耳。

身體雖爲無數細胞所組成，然其起點，則由一細胞而生，故擊動一細胞，則全體均受其影響，腦細胞中，苟發生一念，則似投石水中，激起之波紋，傳至極遠，故思想之傳佈全身，爲俄頃間事，而亦無微不至也。吾人苟得一電，有某親愛者，猝爾爲火車輾斃，則腦細胞大受激動，全體俱覺其震撼，惟如是，故種種惡耗，一入耳中，卽停止其消化機，以神經驟變，足阻胃汁之流通也。

故欲求消化機之得力，必注意於相關之各方面，無論何時，如立意以赴一事，卽奮力直前，則可制勝一切之阻礙。以吾人所希望，卽爲晝作夜思，須臾不忘者，希望將成，則必堅志力行，百折不回，庶乎可達目的矣。吾人之得健康也亦然，志在必得，斯得之矣，方其行至半途，前所希望者，自遠而近，似吾身有吸力，吸之使至者，故吾人所尋求之物，無非發自己之所藏，此定理也。吾人欲得健康，必於吾身之意念行爲，與周圍之空氣，有息息相通之妙用，於此而求焉，則於動止語默間，足顯健康之爲吾有，如學律法，必須身處律法之地位，自能得其精義耳。

眞健康者何，必覺其生存於世，爲福地，爲樂土也。否則日行危道，日坐愁城，一身之力量精神，安從而發生，須知人心一懷憂懼，則前途之光明幸福，俄頃爲黑幕所遮，於是神志頹喪，毫無樂

趣，各種心才，因此受病，而至身均爲濁霧所籠罩，欲走避而不能。由斯以譚，吾人當知至樂所在，畢力赴之，無間老幼，亦無分貧富，各當以現在之境遇，視爲上天所特賦，而融融洩洩，無涯涘也。

人無論處何地位，苟能顯其英毅不屈之氣，皆有超勝一切之能力。夫苟萎靡不振，則心力薄弱，與行止卑鄙，二者必居其一，苟欲不犯此二病，而具有勇往不撓之氣概，則以築基於少年時代爲最要。吾前程美滿之少年乎！勿以爲天稟獨厚，造物賦吾以無盡之力也，試觀彼多病之孱夫，悉由於少年時，不善持其元氣所盛也，彼不諳調攝者，勉力舉百斤之物，每星期能盡勞七日，能縱食縱飲，雖衣屢沾濡，亦能如常坐臥，或俾晝作夜，初不覺有何損害，而詎知人身之精力，有一定限度，撙節之則七十年之光陰，未爲越分，如任意濫用，則時屆壯年，閱歷已多，可以有爲之日，而頽然廢矣，此際憂傷煩悶，爲何如乎！是故人生最大之志趣，即在服膺健康之原理，生息長養，以臻鞏固，其在平日，一切思想行止，無不以斬成之健全身心爲準鵠，凡欲爲完全之人格者，幸勿以偏見而致兩失也。

挽救人生真元之方法

廬隱

世之林林總總者，其數蓋不可勝計矣。但按體格而衡之，則分二大類而已。二類維何，強者弱者。是也。強者恆爲人中之領袖，成偉大之事業，名聲播於寰宇，垂諸青史，其爲數也甚少。弱者厭厭偷生，因人成事，垂老無聞，其數固居世人之大半也。蓋觀之歷史而得其據，如英國維新之偉人克林偉爾，一未受教育之屠夫耳，然能推翻一世之暴君，用鐵手腕以鎮治擾亂之國民，德之路德馬丁，一鄉間神甫耳，然敢與歐洲大霸王羅馬法王反對，其赴瓦茂士城之大會議也，曰：「此行雖一途爲惡魔所聚，余亦無所畏懼。」其意氣之雄壯爲何如也。近世紀宇內所共推爲豪傑者，如拿破崙、格爾斯頓、華盛頓、格蘭脫、林根畢吉爾（英國著名宣教師）等，俱元神充足，意志蓋世之人也；以身材論，高大者如華盛頓與格蘭頓，亦有短小者，如拿破崙與格蘭脫，以道德論，高尚者如林根與畢吉爾，與之相反者，如拿破崙與格蘭脫，然此輩所以能爲人間之領袖，而成非常之功業者，俱有一公同之點，即元神異常充足，能處置萬事而不覺怯乏是也。是則成功與體氣，固有極密之關係者也。

成功必以勤敏堅忍爲本。即考之吾人日常所遇之著名人物，凡能崛起於衆人之中，而以

學問事業出人頭地者，不外乎其人之元神，果有以異於人也。彼道德與天才，固皆爲人生利達之要品，但不如元神之更重要也。是故一言而得萬人之敬服，一動而得千士之歡呼，功名名立，舉足爲一國一方之輕重者，此其人皆因元神充足，意氣雄偉，故能成超衆之偉烈也。否則力不足，氣不盛，雖有厚德美才，爲自好之君子，固屬有餘，而其功勳之及乎社會，則固微矣。吾人由此得一要理曰：凡人之所以成功者，必以其人之努力與耐久，爲最先之要素，而元神充滿，卽此二者之根基也。是故有志之士，必先思考自己之元神充足與否，挽言之，卽自審一己之腦力果及理想之資格否，苟有不及格之處，則必乘時急講挽救之方法，而使之克抵完備之地位，而後始可從事於一生之職業，庶不患功之不成矣。

人身之元神，猶之汽機之馬力。曰精神，曰元氣，曰心力，曰真元，其實一物也，卽吾人固有之真元，爲生死之命脈，事業之資格，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厚之則盛，薄之則衰，故爲吾生之大寶。以汽機喻人，則元神者，其馬力也，汽機無馬力則失其用，人生無元神，或有而不及格，則亦或偏或全之廢物耳。夫汽機之馬力，實具作工之一種勢力，勢力之來，由機內容煤與水及氣三物也，三物

之勢力，因變化而成爲汽機之勢力。吾人之元神，即吾人之勢力，其來源由於食品與水及氣三者，因三者之勢力在體內，有變化而成吾人之勢力，亦即元神也。是以人生與汽機，爲物固非眞相類，而於此一點則頗相似，有可以取喻之資焉。

元神之衰由於妄耗，夫人身由食品與水及氣而得勢力，即爲吾身之元神。（讀者試即人身之器管，其大半即所以成此一大事而已，如心肺胃脾膽肝腸腎皮膚等機關，皆各呈其功，協合而變化，三者爲人生之元神也，是則此事之重要可表見矣。）是故人身堅強之總訣，可簡言之曰：求元神之生也多，使其耗也少，則成功於正業也。試設算數程式以明之，擬人身所發生之元神爲一百分，用於消化呼吸等體內作用者計八十分，（此八十分爲生存之必要，變化之原動，事業之資本，決不可少，故爲正用而非妄耗。）尙餘二十分，即吾人活動之用，用時正至二十分而止，則百體康強，全身平和，即爲健康。如用逾此額，則必抽取資本若干分，而生存之力遂虧欠，如久久不已，即爲病與死之原因。更詳言以明之，譬如吾人之活動，用元神乃至三十分，則其十分者，必取諸生存之資本者也，故資本止存七十分矣，以七十分之資本，其所生之元神，自必較前爲

減。今設命之爲九十分，而所用者仍爲三十分，則資本之存者且止六十分，而其所能生者益減矣。如是遞減不已，元神日少，而後身體之結局可分二途，非腦力衰弱，發現怔忡顛狂諸症，卽內體受損，而患心肺胃腸諸疾，或受外感及細菌所攻，而發傳症毒症。迨元神減至無分則入於死亡矣。是故死亡疾病者皆原於元神之衰弱，是則元神之旺衰，固吾人所宜注意之第一事也。

元神可增加以增添人生之活動。元神者非一定之呆物也，乃一種勢力，由於合宜之變化而發生，故既可因妄耗而使之衰，亦可加意整理而使之盛。再設吾身之元神，如使之不止一百分，而增爲一百二十分，生存之資本仍用八十分，則所餘者爲四十分，可用作活動之資，而吾人之事業卽因之加倍矣，詎非人生之大快事哉。夫善爲工商者，無不知隨時考核，以求出款之減，進項之增，凡有可達此目的者，不惜時力資本以成之。吾身有至寶，乃幸福與成功之本源，詎可不留意講究，以求同等之發達乎。或疑人身之元神，果可發達增加否，吾則請正告之曰：必可無疑，因古今人士已歷試之，而有明驗，然加增元神之法，不在藥餌，不在補品，不在鍼入體內之漿液，不在電力之按摩，不在各種之奇訣，惟在吾人果克推詳人身生活之定例，而堅心持守之也。如言

其要，則有三事，食品與水及氣之品性合宜一也，內臟能利用諸品二也，節蓄元神而不妄耗三也。

吾人之保養元神，不如機汽機師之保存。嗚呼！吾人之自愛也，不如愛物，故其得身體之

功用，亦不如器物之多。彼爲機師者之於汽機也，愛惜備至，不肯偶加損傷，以減其功用，先留意

於煤薪，不使之過多過少，且以時投納，不稍間斷，次留意於蒸釜內之水，必清淨無垢，不使留滓於

釜，加水必如其量，庶汽力足用，熱不妄耗。又機器之各節各段，如有油膩塵灰，必時時拂拭之，毋

使留存，以礙其運動。且良機師恆憶汽機之爲物，雖含大力，而仍有定限，故用之宜有制限，否則

其精細之機括不勝其力之激盪，殊易於損壞也。夫如是，故善用汽機者，得力多而歷時久，以其

善於保養故也。吾人觀乎此，則可得自用其身體之法矣。

元神衰弱，爲百病之源，亟宜努力挽救。試觀吾國二十上下之少年，其有志讀書，號稱明敏

者，類爲元神衰弱之流，故病象因之百出，如頭痛目眩，遺洩腰痠。消化不良，血液薄弱，精神倦怠，

操作易乏，以及肺癆癰癤腳氣等症，均所常見，其最初之原因，無非由於元神之衰弱也。少年之

元神何以衰弱乎，則父母之遺傳一也，水土之惡劣二也，食品之不良三也，妄食多食四也，（城市

之小兒終日閒食不止，最是有害，而世俗不察也。）不合法運動五也，坐立不正六也，居處污濁七也，多居戶內八也，少見日光九也，心地卑污十也，試問今日之少年，於此十條之中，所蹈者爲幾條，無怪弱冠少年，本當爲國之棟幹，而今反若病夫也。吾人如已躬陷此危險之境，則宜亟謀挽救之道，其術無他，亦維日日履行衛生之正例，而革去舊染之惡習耳，詳言之則可成冊，（有志者宜取衛生新義之第一篇細玩之）語其要則上文所舉三事爲先。

謹慎飲食，爲挽救元神之第一事。一日三餐，乃至尋常事，而恰與衛生最有關係，世間百病，由口而起者，殆居大半，吾人欲挽救元神之衰弱，則必慎選食品，唯求清潔而易消化者，不尙貴重精奇，油煎生炒，只就眼前穀米蔬果之類，日食三餐，（如能二餐更佳）至八分飽即止，食時細嚼緩嚥，每一口得一口之用，是則所食之品，盡化爲熟與力，不耗食品，亦不耗體力，以消除過度之食品，始得其中，而元神發旺，試食物合度之法，以吾不生白苔，口不吐惡臭，腹不洩穢氣，胃不覺澎漲爲宜，否則即當自省矣。世俗所常食之糖果餅餌，瓜子花生，香料酸醋，均不宜多食，更不宜於三餐之間食之。茶菸酒咖啡之類，則以戒絕爲妙，以其俱阻止元神之發旺故也。

廓充胸腹，爲挽救元神之第二事。食物尙矣，而消化運用食物之內臟，亦不可不注意，必使之各盡其功能。夫胃也腸也，所以消化食品以使之得入於血液，肺也腎也膚也，所以清潔血液，而使之克爲養生之源，心者，所以鼓催血液，使之流行全身而無阻，此諸內臟者，皆以循環運動，爲其致用之塗徑，苟不活動，則其功能止矣。是故心之跳躍，肺之翕張，皆吾人之所素知也，他臟亦有次序之活動，特不如此二者之特顯耳。內臟之活動，必須寬大之地位，故胸與腹均當廣大，不可偏窄，惟身體正直，斯爲得其宜耳。考古今成功之人物，其脊必直，其胸必充，其肩必廣，正以此耳。如格蘭斯頓格爾脫畢吉爾羅斯佛以及近世諸名人，無不胸圍廣大，呼吸深沉，故其元神充足，而可担任大事也。吾人自審如胸膈窄偻，肩背樞曲，胸軀窄小，則可悟元神不足之根病，即在於是，宜乘少年之際，努力更正之，無任行走坐立，俱求正直之態度，以求脊骨之直立，每日更舉行簡易之體操，以改正往日之誤，（有志者宜閱體操圖說與軟柔體操之書以得其法，）則三四月之後，即可改正，而後半生享用不盡矣。但體操之時，亦宜留心，宜緩而毋急，宜從容，勿勉強，以漸加增，不使疲乏，斯爲得之也。

節蓄心力肌力，爲挽救元神之第三事。世人但知宇宙之內有無數勢力，吾用尙未利用，徒然耗棄，而無功能，如太陽熱力之一大部，海洋潮汐之力，江河瀑布之力，風力之一大部等皆是。然人類元神之耗棄，自古及今，地球之上，其量殆不勝計，乃不以爲意，亦可謂愚闕矣。且不論他人，祇問自己於少年之時代，共耗元神若干，吾人如澈底一思度，則必可悟此中拋棄成功之能力爲不少矣，血氣未定之時，卽使未實行淫邪之惡，而游思妄念，俱爲極耗精神之事。他如居起不時，宴樂縱逸，菸酒閒食，怠懶無爲，均暗中消耗元神，減人之活動。至於性躁易怒，舉動匆促，亦宜切以戒，其損害元神，與菸酒毒品無二致也。吾人自覺元神衰弱，亟思挽救，則以上所言諸弊，當一一革除，而成和平中正起居有恆之人，則元神庶因節蓄而日見充裕矣。或謂子，言此極大之題目，乃止舉極平庸之條件，「以爲挽救元神之方法，殊出常見之外」曰：「天下事惟極平常者，乃極有關係，而世俗亦最不易見到，苟吾言挽救元神，而用人參若干，鹿茸幾料，何首烏幾具，再造丸幾服，百歲酒幾斤，則人皆易信之，以其習聞之久，且需金多也，今言平易淺近之至理，而衆人或不欲注意，然其實則舍此不圖，縱服盡丹藥，非徒無益，反足自殺而已，安望元神之能增益哉。」

利達第三

吾人利達之寶訣

任夫

數載前有美人某於著革履行路時，覺足之所躐，硬而不適，乃陡生一理想，以爲設鞋跟而爲軟質製者，當能受人之歡迎。於是卽日以橡皮爲根，而實驗之，果佳！乃廣製橡皮鞋跟出售，一時風行，是人遂因是致富。至於今日，美人之業此新事業者，何處數千百人，咸得優美之進款，且藉以致千百萬之鉅富者，比比皆是。夫以一人偶觸之腦思，發明此新事業，非第已之致富，且令他人效之者，亦莫不得致富之機會，誠實業界之一趣譚也。雖然，人之聞此者，必將曰：是特天賦之幸運而已。果吾而蒙天之矜憐者，亦必能得此偶然之感發，吾詎不能發明新事業，而致富如此美人哉？抑知不然，此美人之發明新事業，洵爲其偶然之僥倖，彼於此雖曾致其腦力，顧此腦力頗屬尋常，普通人之具有同樣腦力者，不一而足，且多有較之更爲優長者，然而其貧困也自若，非無機會也。如橡皮鞋跟之機會，世間俯拾卽是，但能得之而又能利用之者，僅有是人，是果何爲者耶？此其中頗可費吾人之研究，而人生利達之術，於是可知矣。

蓋一般境遇不佳者，罔不致怨於人。如美國人則每謂吾之計畫破壞於某大公司也，或謂吾之事業，被奪於某托辣斯也，庸知大公司托辣斯者，雖有併吞小企業家之力，而小企業家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要不在是，特無勇力進行而過於謹慎耳。勇進與謹慎，發動點雖微，而結果則大異。謹慎者未免遇事遲徊，事機一失，往往遺恨終身。故謹慎雖好名詞，而用之失當，則爲害非鮮。在彼發明橡皮鞋跟者，無非一有此想，即勇往前進，而致富之因，即根於此矣。

按吾國實業之不發達，因企業家之謹慎，而畏葸退縮，以致有心無力，卒無所成就者尤多。

夫人之利達與否，在於一己，初不限於社會情形也。惟在有無能決斷之力，與敢作爲之氣。

於是一富一貧，判然不侔矣。顧能決斷與敢作爲，總根於是人之習慣，習慣之重要，關係於一生之成敗。例如有入於此，其履已敝，欲購新著，上品之價，約需十圓，彼思曷不俟其減價而購之，則八圓可矣，繼又思苟擇其稍次者，則雖不減價，六圓已足。於是毅然赴其苟且之目的，往購次等物。夫是人一再之轉念，初無毫末之裨益，而已成其苟且習慣之基礎。翌日，又有一問題起，彼之屋房，將屆期滿，對於房屋之安適，殊未滿意，其退租乎？抑繼續乎？兩念往來，交戰不已。

交戰正急，而昨日購履之事，忽映入腦中，苟且之念，油然而生，乃決計不遷，以遷居較優之房屋，價亦較昂也。又越日，有人招其營商，聆其計畫，確可獲大利，惟所歷之艱難甚多，且非素習。於是允納與拒絕之兩念，又出而交戰，然卒之購履賃屋之兩習慣，深印腦筋，而苟且貪安，以爲今日地位，亦足糊口矣，何必外騖，遂拒絕之。不知即此已失其終身利達之大機會，而失之之原因，固根於苟且之片念也。此喻雖不必皆當，要亦足表明習慣之勢力。故吾人無論何事，凡發生一思想，後此雖與所事之業，毫不相關，而習慣所在，終受其直接之影響。然則欲圖利達者，其不可慎微謹細，毋忽其始也哉？或曰，如上所述，雖曰苟且，亦節省也。節省美德，何爲深惡而痛絕之？然節省宜有分寸，果當節省者，自屬美德。若爲不當，則是苟且也。苟且與節省之間，其辨甚微，是在明察者審別而善用之。譬如一人，日以節省故，拒絕肉食，而心酷嗜好之，此其節省誠可嘉，而不知每加一次勉強，其習慣卽深一層，嗣後無論何事，苟與其宗旨相背者，卽嚴事拒絕，而雖有佳機會，亦將因其犧牲之較多而辭謝矣。如是則與其節省，不如稍稍費用之爲愈。故節省非可概言，不爲無意識之吝刻，方爲真節省，不致索索無生氣，而灰頹其進取之思想矣。彼浪費

誠爲惡德，吾人萬不可犯，顧未始不可生人勇敢之志念，有時較節省爲有功。企求利達者，不可不審辨之也。

習慣於吾人知覺中，有不思議之特別作用。大企業家，於其事務室中，歷碌治事，猝有助手者，進而詢某事方鍼，企業家隨口答之，於其所治事，未嘗或輟。少頃，人有問其前一時曾作何語者，茫然不省，非更重述一遍，萬弗能記憶，然究之前事之處置，雖未經心，而實無所誤。何則是蓋已養成其明決之習慣，腦力發達，能自然活動，當助手問題既發時，其神經系即通諸決斷之腦系，既得其答復，由口中直宣之，初不必經過全腦，阻其他一部分工作之進行。是則大企業家之所以成功，而亦其利達與否之關鍵也。

此種明決習慣，雖半由天授，顧亦由培養而成。吾人而能注意之，誠使培養不懈，未始不可冀及。培養之法奈何？則所謂分析歸納者是。無論何種問題，其成分莫不爲無數小問題。小問題之解決頗易，必一一分析成小問題而解之，而後歸納以解大問題，自易易矣。設如有一大問題，其成分爲二十小問題，善解決者，當此問題發生時，轉瞬已加以分析，而得二十小問題之

解決，則歸納之後，大問題亦即已解。是故有名之律師，目光能見及敵人之弱處者，有明決之特才也。新聞記者，敘述一事，而能提綱挈領，顯其主意之所在者，是明決之特才也。演說家於其議論縱橫時，能引起人之趣味，而深印其言論於人之腦帶者，有明決之特才也。凡此特才，有則無不成功，無則無不失敗。彼常人之對一問題而兢兢然，含棄其他一切，致全力以爲商權，卒之所解決者猶未恰到是處，則利達之途，庸可至乎？

是故有明決之習慣，方能於發生一新問題時，立即解決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無所用其猶豫，一切措施，無不迅捷簡當，而利達之途可望矣。不見彼大工廠之經理乎？於其貨物之出入，千端萬緒，而行所無事，正不待焦思深慮，而後可以有成者。其他任大事之人物，莫不皆然。豈真才能之出衆耶？要其培養習慣之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人於幼時，腦質極柔，任範何形，莫不可至，及其既長，則腦筋中細胞，已成定形，而不可改易。常見年老者，於其計畫，往往一成而不能變易，雖經大多數之阻撓，而其逕進也自若。甚至於細事小節亦然。可見習慣既成，則終身已定。故人至三十或三十五歲後，果庸人者，亦終身庸人而已。卽有由經歷之多，稍稍改良其

習慣，以裨補於晚年，而相去固不能甚遠也。

多數少年，於其暇時，輒作無聊之嬉戲，求快意於一時，人有規之者，必曰偶然耳。而孰知有此第一偶然，即有第二偶然，而第三第四，必繼續而不已。當知習慣所在，心雖曰吾詎不能於下次改之，而下次之至，終難脫其束縛。習慣之困人，有甚於繯綫者。於是有人曰，人而不能利達，爲天然應有之事，果人人而利達矣，則世界將無失敗者，而安得若干高地位，以一一位置之。噫，此寧言耳。

哲學家威廉雅各氏常爲少年人作忠告曰：『吾人之命運，或藏或否，人皆歸之於天，而不知均自造之也。以我所行之或善或惡，而我一生之窮通貴賤以定，如影隨形，無或差忒。往往有事屬至微，而影響則甚大，彼自棄者，常以惡小而自恕，抑知其自然之影響所及，萬無從恕也。迨小惡既多，積而成習慣，一生之終局定矣。』雅各氏之說，殊足令人深長思也。

利達二字之研究

谷風

利達二字，殆成一當前之唯一大問題矣。

討論之者，非特有汗牛充棟之書，且亦有專究此

義之雜誌，其現象蓋莫不視爲於人生有重大之關係也。顧利達之義有二：一爲物質上之進步，一無道德上之解說。就其成功而言，固同一可羨，然就大多數之目光而論，則莫不注於物質方面，鮮有兼及道德者。茲請先就物質方面研究之。吾人處此競爭烈劇之時代，所希望者安樂耳，惟富可以致安樂。故安樂與利達，輒并爲一談，以爲致富者，卽利達者也。於是富人之所言，有標諸報章以爲利達之格言者矣。有專謁富人，叩其利達之方法者矣。而彼富人者，亦儼然利達自居，懸規則，示方鍼，以爲是足以普渡衆生，羣趨利達之岸矣。然千枝一本，要其所謂利達，不出乎發財二字也。發財果可以稱利達乎？果可爲利達之真相乎？此猶不能無所疑。

今夫發財之人，確爲衆所豔羨，然其發財之道若何？正當否？誠實否？實難置答。大凡工商業界致富之巨子，莫不稟其特質，明敏果敢，勇往直前，而其動作之中，則未免悖謬峻刻，置他人之利害於不顧。善哉美國著名富豪戈爾特氏 J.P. Gould之言曰：『余之身世，初甚微賤，乃猛進無已，以至於今日之巨富。然此中之爲我摧殘者，不僅以千計矣。蓋惟余之欲前進，斯與余遇者，一一若與余爲敵，而余窮其智力，一一踐踏之，以求達前進之目的，則今日人之不我愛也，

亦何怪焉。嗚呼！以世界首屈一指之巨富，而直認其會踐踏千人於足下。則自來之致巨富者，其摧殘之成績，要與戈氏無殊矣。然則利達者，善物也。惟求利達，乃無人道，又何求之有。雖然，此利達，易言之即發財也。利達本非不祥之物，發財之爲不祥耳。發財猶未可謂不祥之物，發財不以正道之爲不祥耳。今世少年，苟欲真求其標的，則請服膺下列之八箴：

一、誠道。

二、毋倚賴他人之勢力。倚賴他人，決不能達真正之成功。

三、爲人雇用，所事當求優勝於人，庶超升可冀。

四、作事務有興味，當不計時刻而嚮往之，毋屢視其時計。

五、宜注意於手工教育，此製造家與有爲者之要點也。

六、宜早事工作，苟非專門事業，則十五六歲即當開始，彼徒受學校教育者，未必能較勝且或較劣也。

七、商業之成功，非必需學校之教育。

八、勤慎毋怠。

以上八篇，爲美國巨富某所作。凡力求利達者，不可不銘之於心也。然其第二篇，似亦未盡然，大概指彼心志荏弱倚賴無恥之少年言之。若夫機會之利用，亦利達成功之一要素。苟務絕友人之媒介而維自恃，則時乎時乎，恐一去不復返，殊不可不慎也。特是得人之助，亦有大不同者在。一則已固優具學問資格，惟無以自顯，需得人之介紹而展之。一則空無所有，求一有力之介紹，以爲濫竽之計。由前之說，其利達之要素，非屬他人，特藉其力以啓其端耳，端不啓，卽無由前進。故膠執自恃不倚賴之說，亦大足爲利達累也。

綜之此物質上之利達，亦爲具健全心理者當有之目的。天假之才，正欲其發展以致財富，特於求物質上之利達時，勿以爲與道德爲風馬牛。要知道德與物質，初本相成而不相違也。故竭爾之力，盡爾之智，循正當之途，以達爾之目的，毋安小就，毋耽近樂，則庶幾利達之爲非害物，昭然若揭矣。夫人之生也，一長期之劇烈戰爭耳。英將韋靈吞於滑鐵盧之戰，嘗語其士卒曰：「諸君乎？是役艱苦哉！雖然，試一覘孰能堅持至其終。」此語實亦可作人生之座右箴。

蓋人生入世，卽有種種之劇烈試誘，環繞其旁，一罪方法，一罪躡至，如是繼續不絕，以至於死，人苟不奮其全力，一一以排除之，則偶一懈怠，卽深墮塵障，不復可救矣。是以於進求利達之時，務宜慎之又慎。往往貪表面之利達，而陷內心於重圍者，雖似勝利，已得不償失矣。反之形式上或似失敗，而精神上得愜量之無快，亦正是其利達成功之日。在世入目光中固微小，而在上帝之目光中，較諸擁有黃金千萬，而不循義路者，實相差霄壤也。吾主之言曰：『得天下而損失其生命，奚益？』可知失天下而能得生命者，其益滋多。易言之，生命之價值，盡塵世之所有，舉莫得與之比擬也。

且利達更有一要素，卽自信力也。人唯有自信力，乃克樹其目的，而爲進行之標準。然自信力何由而得？彼縱欲敗行者，亦有其自信力乎？嗟乎，身爲嗜好之奴隸，更遑論乎自信，我請正告青年曰：『人而能自信，則利達之道，已過其半。』雖中材之士，亦能振興奮起，而進於成功。而自信力之養成，則自教品立行始。

成功之神，方高舉其手，而招致吾人處其蔭下，不以學識地位而分軒輊。吾人其亦有志乎？

則以其腦，以其力，擴其事業之範圍，勿以平常而忽之，勿以狹小而棄之，孜孜不倦，以求達其願望，則將見平常者，轉有無窮之味，狹小者轉有無量之境，事在人爲，成功道博，有志之青年乎！盍興乎來。

雖然，就物質上之利達以言，彼擁有鉅產者爲達的矣。然攷其所由之途徑，所用之手續，適爲道德上利達之反對，則其所謂利達，非真利達也。真利達之本，端在道德，物質其末耳。舍末求本，或本末兼求，乃始謂真利達。雖今之富貴者，未嘗無守德不逾之人，而就平均以言，鮮矣鮮矣！吾人於企求利達之初，亦請毋爲不顧道德之利達，而崇尚靈界上之真達也可。

人生利達之兩面觀

寓公

吾人以視聽嗅味屬世之軀殼，生於此貨利聲色五濁之世界，外物引誘，而內心隨之，凡足以動歆慕，起戀愛者，皆不能離乎塵俗範圍以外。有非大過人之慧識毅力，真心決志，鮮有不隨俗而靡者。既隨俗而靡矣，則身心常爲物欲所驅使，而不識真理之何在，第以爲處世應務，遇人接物，非心存機械，致飾於外，不能望利達之一境焉。於是動作云爲，日畔乎理，已亦不自覺其非矣。

世人於利達二字之真意義，未能了解，故凡所謀畫，不免愈趨愈歧。而在歧路中者，方且沾沾自喜，信步前往，以爲由此途進行，可卜前程之遠大。噫，當世求利達之徒，熙熙而來，攘攘而往，其操心與此相反者，恐如鳳毛麟角之不數觀也。社會間怪現象之層出不窮，其由來已久，試舉數例明之。

某地醫士之聲望愈著者，生涯亦愈盛，延之者雖出重資，所不吝也。亦有專務虛聲，羌無實際，懸壺市上，徒裝門面，逢人延請，必遲遲我行，或竟乘輿偏游衢巷，誇示出診之忙。縱邀請者延頸以望，亦必遲至黃昏燈上，而後赴之。凡此皆所以自高聲價，謂非是不能望其事業之發達也。此其設心，惟在榮己名，致厚利耳。病者之利害關係非所計及也。夫醫者以治病救人，爲其唯一之天職。今乃從事於鋪張粉飾，僅爲一身之名利，不以治愈病症之多寡，爲職務之能盡與否，而以利源之豐齋，爲窮通成敗所繫，輕重倒置，不已甚乎。

以言夫商業，矯僞之情益甚。索價若干，僅酬以半數或二三成，已經首肯。且也明明貨物性質如此，而偏曰如彼，明明心中所愛，而偏曰可憎。凡能取巧弄術，以獲贏利者，人咸目之爲敏

幹，其地位且日高，而事業日盛焉。反是而謹守規範，實事求是者，則往往見輕於同儕。此等是非混淆之習俗，苟令心思不甚開拓者當之，幾乎不灰心墜志，不復有所振作，而徒長矯僞者之傲氣也。此種社會罪惡，固不可望其驟改，然身處其境者，要不可無真知灼見，以自戒而自勉也。蓋以取巧弄術，所獲得之利達，非真利達，如築基沙灘之上也。以守分安愚，不爲人所見知，非真失敗，培土堅而植基厚，理當如是也。故真正之窮通成敗，判於心術，及其處變應物之意念，而不

在境遇之順逆也。境遇不過暫時之幻相而已。

有某君者，任職公署科長，其席位，聞有動搖之說，乃急施其敏捷之手腕，託他省友人，捏致一電曰：「留滬同鄉，擬辦礦務，款已籌足，總理之職，非公莫屬。今已舉定，乞速臨。」某持電進謁長官，其位遂固。此種伎倆，善鑽營者，屢屢爲之，視爲保位持祿之祕訣。蓋非運用詭謀，競求發達之路程，而徒徑徑自守，意不旁鶩，盡心力以謀善其事，舉一身之得失，悉付之冥漠，不可知之命運，則其人迂拘成性，恆無升遷之可望，且或遭上官之橫斥也。噫，如某君者，殆卽所謂求人莫如求己乎？不然，何以一紙電文，而竟得佔優勝乎？

雖然，由上所言，而得利達者，庸耳俗目所歆羨者耳。

論其實，則卑劣已甚，不足爲真利達，固

不待言。即尋常以機械心邀致者，或由他徑而獲得者，苟以高尚之目光察之，皆非吾人所當視

爲究竟之目的物也。吾人究竟之目的物維何？則高尚之人格是已。欲成高尚之人格，託始

於高尚之心理而已。夫名美物也，利善器也，吾人不必退避以鳴高，而其得之也，固非借徑於鄙

陋之行爲，則得之無不可也。然若繩之以高尚之心，則名也，利也，果可以勞我心力以求之乎？

求而得之，果於吾所期成高尚之人格，有所增加，抑有所剝損乎？循是觀察，則當恍然於吾之

吾，而一切如曇華之過眼而已。

高尚之人格，以何者爲鵠的乎？曰在公私人己之間，權衡得當而已。吾之得斯名利也，其

目的苟在他人之得益，而不在己之尊榮與安樂。則雖冒險於一時，過時而可自明其心迹也。

反言之，苟爲己而非爲人，則雖所得甚細，得之之法亦甚易，仍非吾人所當出此也。

或有聞而疑者曰：『誠如君言，並一身衣食之計，一家事畜之謀，亦不當爲乎？』答之曰：『

衣食事畜，有一定之範圍，所求不踰乎範圍，胡爲不可。』又有難者曰：『君所言高則高矣，奈不

切事實，不近人情何？况今世乃一競爭進步之世，教人恬退之說，誠不如其已也。應之曰：『否，天下優美純正之理，何止一端。如忠信誠實之類，皆一般人所視為高遠者。然豈因是而遂置忠信誠實於不論乎？必不然也，良由人生於世，不可無一定之志向。所志者何事，其所造詣即爲何等。苟有所志，爲物質之利益，流俗之稱贊，其不能爲離羣獨立，超脫不羈之人格可知。是故吾人所抱之理想，不患其過高，而以行事不能副此理想爲患。誠能立志實踐其理想，則銖積寸累，終有見效之一日。然則吾所揭櫫之準鵠，固能切合乎情理也。若夫以競爭進步爲主張，而以恬退爲非，則又昧於孤行特立者之高詣，而品詣既高，必非僕僕風塵中人，所能望其項背也。譬之植物，雜處一畦，以相爭雄，則無非礙人之榛荆，與雜色之花草而已。至若如輪如困之大樹，荒山幽谷，其安宅也，風霜雪月，其伴侶也，然而蒼秀鬱葱之氣，迥非他樹所得比擬，此無他，不混迹於熱鬧之競爭場中，而退然索居，爲其獨立性發達之原因也。雖競爭之中，亦自有其進步，但非彼此比較，即無以自顯。何如脫然於競爭團體之外，逍遙自在，不爲小外界所限，而放游乎天地之大爲得策乎？』嗚呼！凡吾熱中之少年可以悟矣。

要之人生處世，其設心行事，不外二種。曰俯察。曰仰觀。拘乎形下之物質者，而皆俯察之類也。進乎形上之理趣者，乃屬仰觀一方面。俯察雖爲人生之常態，然不過幻想泡影而已矣。仰觀雖非現世所必需，然爲人生真意義之所在。二者之孰輕孰重，明者當能辨之，無俟贅言。然而世人對於此二者之態度，趨彼避此，莫有能兼顧者，即能兼顧矣，而用情之深淺厚薄，不能得百與一之比例。噫，以如此情形，如此世界，真正之利達，蓋難言之矣。雖然，吾人而誠遠大自期，必不可不以真利達爲唯一之目的。迨夫出身任事之後，更宜顧諟不忘，則雖時命不達，遭遇迍邐，曾何足存芥蒂於胸中哉，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企望君子，寄懷在高山流水間矣。

圓滿第四

人生圓滿之方鍼

任夫

人之自幼而壯而老，其經歷之事物，不可勝數。於此不可勝數之事物中，有能助人於成功者，有能陷人於失敗者，凡一事一物之微，殆無不爲一生之成功或失敗之分子，其關係之重，不容忽視。然而世之少年，雖其性質，初非生而庸劣，願以其無定識，無閱歷故，往往昧於別擇，不慎幾微，致誤入歧途，淪於不幸之域，可憫亦可悲也。本篇所述，以應用之眼光，解淺顯之疑問，對於一般自好之士，作指南之道，俾達圓滿人生之目的，雖有類於老生常譚，然玩而索之，其亦不無小補歟。

(一) 立志

志也者，立身之原素也。類別之約爲二，曰高尚的，曰卑劣的。然高尚方得謂之志，卑劣卽等於無。全世界人類，不過於有志與無志之中任擇其一而居之，而其一生之成敗，則胥視其別擇以爲歸，如影隨形，未嘗或誤。觀古來名人，無不爲古來志士，可知有遠大之志者，必有遠大之

成功。吾人於偉人，徒欣羨崇拜，而未嘗效其志而實行之，畏葸退縮，因循蹉跎，終限於庸人之範圍，而不可擺脫，宜矣。故有高尙之志，而後有英毅之力以貫徹之。世之張目四顧，覺環繞我者無非困難，因而瞻望徘徊，自安苟且，則亦終於失敗而已矣。

高尙的立志，爲吾人成功之基礎，而求之當前，不可多得者。貧賤之夫，汲汲於衣食，不遑他顧，固矣，而富貴之足以消磨志氣者，抑尤甚於貧賤。彼無衣食之憂矣，而惟因衣食充裕之故，益將放縱媮安，奉及時行樂之格言，棄服務社會之天職，有以奮鬪進取爲言者，彼固掩耳而不欲聞也。

夫喜逸惡勞，人之情也。奮鬪乎，進取乎，其爲辛勞實多。人之具遠大目光者，百無一二，其意若曰，百年轉瞬耳，得一日安，圖一日逸，何必爭天奪地，求駕人上，以自苦爲。譬如行車，吾法清道之笨薄車，徐徐以行可也，用汽用電，以冀速度之增，與星球之飛行太空競，則無論目的不可必達，卽達矣，而犧牲無量之精神，冒千萬倍之危險，於己仰有何利。嗟夫，凡此觀念，已普通流行於社會，玩細務，樂小就，寢寢成爲不可挽救之風俗。欲得付高遠之代價，謀高遠之成功者，寥若晨

星，滔滔日下，誠不能不爲人心世道悲也。有堅強之士，毅然進行，不撓不屈，攫得人生之大賞賚而有之。舍立志高尚，無他幸運矣。

(二) 愼習

志既定矣，乃求所以建設者，蓋有高尚之志，而不得適宜之建設方法以爲助，則其成功，亦未可必也。方法中之尤要者，莫如愼習。夫習慣爲物，具絕大之魔力，無論何時何地，爲害爲惡，莫不有其習慣以爲之因緣。故此習慣之善惡，其人終身之邪正，與其優劣高下以定。而習慣者，又得之甚易，去之甚難，既得而欲求其去，雖費萬鈞之力，亦有所不能。然則養成習慣之始，宜愼之又愼，有弗可得而輕忽者矣。

習慣之界說非他，屢經重複而生之自然態度也。吾人之言語操作，聲音笑貌，思想學問，一切莫不有其習慣，其必恃意志力而後發生者，蓋甚罕也。大抵人初治一事，其第一舉動，確賴乎其意志力。然於此第一舉動之後，在其腦質中，卽有極微之痕一道，遇復有是種同類之舉動出，最易之應付，在循原有之道而行之，而其痕乃更刻深一度，所行愈多，所刻愈深，而循之也愈易。

故非慎之於最初，端其始庶幾善其終者，則習慣既成，終身受害，固無可幸免也。

吾人試反躬一省，平日一切行爲，果能事事受意志力之主張，不爲習慣所束縛乎？恐以不能爲答者，十之九也。例如戒酒戒烟，微細事耳。而恆有立誓戒絕，竟無成效。奮鬪經時，終歸失敗者，故習慣爲不可敵。知其不可敵，惟有轉而利用之。利用奈何，使其爲良習慣而益吾，勿使爲惡習慣而損吾可矣。故一事之始，必慎審其爲善爲惡，善則黽勉以趨之，雖艱難而勿餒退，惡則嚴厲以拒之，雖甘逸而勿媮惰。則良習慣成，終身受用。不然而縱惡一時，十年不拔。惡習慣成，終身受累。此乃始之不慎，習慣要不任其咎也。

進而言之，吾人不可不具有良習慣。如讀書之習慣，察理之習慣，衛生之習慣，敬虔之習慣，勤勉之習慣，節儉之習慣，以及舉止之端方，譚吐之整飭，立身之嚴謹，待人之謙和，處事之活潑，凡斯等等，莫不當養成之。而一舉手，一措足，一啓齒，皆有適合乎道義之自然，而吾人之人格，乃得以告完全，且以獲勝利於當世矣。

富蘭克林有言，「光陰者，製造人生之原料也。」然光陰之爲原料，乃世人公共之產。無論智愚賢不肖，其所有者，多寡相等。唯利用方法之不同，於是其結果遂迥異。甲也成功，乙也失敗，乙之失敗者，非其所有光陰之較遜於甲，特其利用方法之不如甲耳。

利用光陰，首在有條理。有條理，則凡事皆按部就班，不致紊亂矣。例如一日十二時，若干時工作，若干時休息，若干時睡眠，若干時自修，務使各有定程，就其人之境遇健康，與其所司之職務而分配之，分配既定，守以毅力，勵以進行，始終不懈，而光陰之爲用始盡，成功之目的可達也。

利用光陰之次，則在勤專。吾人工作一事，即當專心壹志於此，不可有所旁騖。注其完全之精神於一端，以求所務之至於至善，超出尋常之上。苟以他端分心，則未有不並此一端而失敗者也。須知吾人之成功非難，環我四周者，初無努力之人，我而努力，其必翹然有以自見，無疑也。所患者，其對於職務，競事敷衍，與常人無異，則其成功之望，求不同於常人，何可得哉？夫會計員同，而簿記之生熟不同，工程師同，而建築之良窳不同，其故安在？勤與不勤，專與不專之分而已。人能勤專而勝利歸之，此即人生勝利之祕訣也。古今偉人，辛勤刻苦，不肯妄費光陰，而

必爲分寸之惜，其以此矣。

雖然惜陰云者，非欲人孜孜矻矻，終日無休，求上文所舉之勤且專，而力赴之也。今世凡稍知體育原理者，皆知有健全之休息，而後有健全之勤專。無休息，則勤專之不能造其極。故休息之頃，初非耗廢光陰，實爲寶貴光陰，特當知體之休息，與腦之休息並重，毋令偏倚可耳。故休息爲利用光陰之三。

利用光陰之四，莫若有恆。無恆則旋作旋輟，半途而廢，前功盡棄，已去之光陰等於虛擲矣。吾人嘗自試驗，設有學子，每日抽出一二小時，研究一種專門學理，學理無論如何深邃，果能有恆，則日復一日，久之必能成家。無他，銖累黍積，所謂功夫之深，不難磨鐵杵以成鍼也。故吾人作事，不患無功，而患無恆。煩則生厭，難則生怯，危險則思逃避，樂簡易，善流動，稍有阻礙，立願而之他。所有餘晷，非作無益之舉，卽浪棄之。噫，若而人者，其望成功也，不亦難乎。

(四) 節用

金錢者何物乎？海洋之礁石而已。舟行海洋間，觸礁石則必沉，而世人之爲金錢而溺沒

者，亦不可勝紀。究此種礁石之所在，常伏於倖得之中，而沉溺之緣由，則不出於濫用之一途。

人之所以崇拜金錢者，爲其可以致權勢，而得愉快也。從來高世之士，皆以崇拜金錢爲可

恥。然但云金錢，則初不爲病也，世界一切善舉，一切公益，無不賴一般富有金錢者之捐助，而此

輩富有金錢之人，不必皆即崇拜金錢之人，故金錢有益於社會，而恆爲崇拜之人所壞。惟其崇拜之故，有金錢易以驕，無金錢易以諂，其爲人所鄙棄也宜矣。

吾人之獲金錢，不外二途，一曰受之於遺傳或饋贈者。一曰己以才力易之者。然無論如

何，金錢既爲我有，則我之對於金錢，卽有神聖之責任。勿過於重視，以成吝嗇之風，亦勿過於輕

擲，以啓奢華之習。彼紈袴子弟，不勞而獲，豪擲浪廢，視若泥沙，與夫市井鄙夫，一錢如命，黃白物

外，他無所恤者，皆非用財之正義也。故用財之道，非出之以謹慎不可。數之大小不論，而於用

途之當否，則必加以審察。人當少年時代，對於金錢，關係尙淺。其時費用甚簡，且無家室之累，

故進款雖微，恆有餘裕，而養成儲蓄之習慣，卽在此際。假非然者，其後既有室家，需用浩繁，雖進

款較大，亦必隨手費盡矣。須知吾人微數之儲蓄，與彼煤油大王支配數千萬之鉅款，比例相同。

吾人不慎此微數，而漫然輕費之，猶洛格非氏以數千萬金圓，遙擲於太平洋內，彼其一生，何能有致富之希望哉？吾見其必窮乏困苦，與紐約貧民窟中人等矣。

節用之要點，第一在於記帳。人第知記帳之用，普通僅屬兩途，一為報告之於他人，一為備後日之檢查。而不知二者以外，尤有一最有關係者，則記帳能使慣用其財是也。夫金脫手，不問所之，即屬糜費，亦懵不是覺。一經記帳，則觸手警心，多少有無間，不能不生計較，而慎重之習慣以成。且也人若記帳有恆，閱數年或十數年後，一閱其以前之帳目，則可了然於一己之境遇如何，德性如何，嗜好如何，藉此以覺勵，憬悟悔改，則記帳與作日記，有同樣之功用焉。又若一年之終，苟一計其全年之用度，則於是年之始，所定之計劃，究得實行與否，亦可灼知。而因以改良其下年之預算，而得較好之進步，皆記帳之功也。

若夫一年之預算既定，則當需用時，萬勿任其稍出範圍之外。尤必令於預算內，稍有盈餘。又如所購之物，宜使其必需品，具經久性質者，常較奢侈品而易於消耗者為多。昔有一人，定每星期必購書一圓四角之預算，閱三十五年，其藏書室之書，遂值一萬五千圓之鉅。積少成多，

於此可見。如變爲消耗品，則娛一時之心意，倏忽之間，已不可復見矣。要之浪費金錢，不知節用，實爲吾人成功之大阻力。欲求圓滿之人生者，不可不於是加之意也。

(五) 嚴抉擇

人之幼年，凡所動作，大都受父兄師長之指揮。及其既壯，則有完全之自由權，進退左右，靡不自主，則對於是非善惡，不能不自負其責任，於是而抉擇力尙焉。

然所謂是非善惡者，往往紛然雜糅，稍或不慎，而一生之成功失敗經之。故抉擇之間，就善就惡，就是就非，一視其主見之若何，他人弗日容過問。抉擇力而優，惟善與是之趨，則人格日益增高。而反之者，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一失足之結果，將不可問矣。然則吾人於抉擇力之養成，不亦大可注意歟。

當世無抉擇力之人，其大繆點有二：一曰盲行。一曰盲從。盲行者，隨自己之意而莽進也。盲從者，聽他人之言而妄爲也。然此等盲行之徒，自己既無一定之目的，一定之主張，終亦必至盲從而後已。則以素性之茫昧，更加以倚賴之惡習慣，其前途之如何，有不忍言者矣。故人

貴自立，自立之基，尤貴堅持其抉擇力。從來偉大事業之成就，未有由於越俎代謀者，雖集思廣益，有時未嘗不可恃人，而抉擇斷在恃己，苟徒倚他人爲長城，一旦失之，則本來面目，必難免於實現。其爲失敗之歸也，豈有幸哉！

少年子弟，浮慕自由，視天下事無不可爲。於斯時也，首當以抉擇力之練習，爲教育惟一要端。蓋異日成功失敗之兩途，其機卽分於此。有抉擇力，而後當前之誘引，無論可欣可羨，足以陷溺人性，而使之失足者，不難一例祛除，有自由而無危險矣。可知抉擇力之預備，卽所以爲圓滿自由之根本。彼旅行太平洋大西洋者，猝遇暴風，其遭沉沒之慘者，必其船之不甚堅固者也。

至於鋼甲巨艦，則乘風破浪而無所畏。抉擇力者，殆吾人涉世之鋼甲歟！

(六) 謹交遊

人有象才，故其言動舉止，每易受同儕之感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此古人所云：『入芝蘭之室，久而弗聞其馨，入鮑魚之肆，則亦久而弗聞其臭也。』吾人之爲惡因緣，不必於其本性中發出，大都由於社會之薰習，朋友之紹介而成。迨至下流易溺，漸親漸近，遂居然如第二天性，而

不可解脫矣。故由友而獲益者，固不勝數，而比匪之傷，亦復至大，交友之道，不可弗慎也。

吾人莫不有樂羣之情，非資稟特異者，殆無不以與朋友周旋，爲人之快事，且非避居荒島，亦不能禁人之就我，而得塊然獨處也。既已與人相見矣，孰則吾善之，孰則吾不善之，友與非友之分別自明。而友焉者，遂於善之之中，發見其相悅之之態度。相悅則相效，故友交既訂，久而久之，兩人之性質氣味，至少有一部分之相似。惡者或能改善，善者亦能變惡。試歷憶吾人一生之經閱，知識行爲，得自學友嬉戲與閭譚間者，當多於得自父兄師長，聖賢經典。抑得自娛戲與閒譚間者，每能深印腦蒂，終身弗去。而父兄師長，聖賢經典，雖丁寧反覆，告誡周至，移時而輒忘，此則人人所同具之事實，不容或諱。則交友之宜慎，於此更可見矣。

雖然慎交之說，非消極之拒絕也，當爲積極之利用。不先問誰不可友，而先求誰爲可友，可友之人至，則不可友之人去，親君子則小人自遠，二者必不相容也。所當戒者，少年無抉擇之能力，誤認小人爲君子，而諂媚之徒，如脂如韋，其交際尤易於相暱，從此不旋踵間，卽入墮落之途，不可挽救。故交友之惟一要訣，在自處於守正不阿之地位，則邪僻之輩，且望望然而去之，而來與

吾握手者，大抵樂我之正，而彼亦正人之類矣。夫異類相觸如冰炭，同類相合如水乳，則慎交之本，固尤在於自修哉。

(七) 耐艱苦

安逸者人之同好也。顧其爲益於人，恆不逮艱苦。孟子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多有因耽安逸，墮落而不可振拔者，惟艱苦則大有養成人才之效能。猶植物然，置暖室中，則根枝莖葉，習於和緩，遂致柔荑不禁風霜，與彼危然高聳，常與烈風暴雨抵抗之松柏，程度相去遠矣。世界千萬事業，無一不可得勝利，而人願往往遭失敗者，勝利與艱苦爲同伴，無抵抗艱苦之能力，則一遇阻撓，弗能以毅力與之決鬪，而惟退避之是務，斯則勝利雖在目前，而早爲其敵安逸所障礙，豈能奏功哉？

有小學學生焉，於課程中，遇算術之難題，苟盡己力研究之，費數小時而亦解，惟稍艱苦耳。亦願其旁有高材生，代之起草布算，則咄嗟立辦。安逸則安逸矣，而吾決是人之於算術，終身不復能入門。不但算術然，卽此畏難就易之影響，養成其偷惰之習慣，遇艱苦則避之，於安逸則趨

之，一生之人格，亦必從茲掃地也。自古英雄，皆由艱苦中磨鍊而出，艱苦如寶山，英雄如寶石，既入寶山，則纍纍者俯拾即是，而無如披靡者多，奮進者少，斯所以勝利之人，終如鳳毛麟角耳。

要知人生之前途，其終點爲勝利，固已。而中道之崎嶇不平，非歷盡艱辛，不可得而達也，因循苟安，半途而求休息，則功敗於垂成者，古今不乏其人。且人知艱苦之爲艱苦，而不知習於艱苦之人，實覺艱苦之無異安逸，澁然感之，怡然樂之，以爲人生安逸，無逾於此，卽以世人之所謂安逸者與之，彼反視爲艱苦而不願受，則精神之強盛，已操一切勝利之權矣。彼鬪茸之輩，遇一事則曰難難，馴至一舉手，一投足，而亦難之，噫，是亦何必虛生人世乎！

(八) 善娛樂

娛樂者，所以養氣力，陶性情，一張一弛，理之自然，非無益之舉動也。苟無娛樂，則其道大戩，於人生圓滿上，亦有重大之缺陷。惟娛樂一事，範圍甚廣，種類綦多，必別擇而取其正當者。否則毒害之來，將墮落其人格，而處於不堪設想之地位，斯非娛樂之誤，不善娛樂之誤也。

娛樂之於人，含有兩種作用，一曰休息。一曰怡情。人當勞力之後，不可不有娛樂以慰藉

之，使其身心獲適宜之境遇，而收休息與怡情之效益。然亦有數種娛樂，其為效益不敵其損害者，例如以觀劇為娛樂之一，既失其有定之睡眠時間，復吸入無量之污濁空氣，雖耳目暢適，而其所激刺，又每有不道德之低劣思想，俾印入腦蒂，而不可復忘，則損害可知。觀劇如此，其他下於觀劇者無論矣。然而社會歡迎，所謂娛樂者，不過此類，以外則同嚼蠟，是乃吾人之程度為之，風俗使然，有志者亟當有以改良之也。

故娛樂之為何事，可以視其人知識之高下，學問之淺深，志氣之強弱，以及其人將來事業之成敗。而一切娛樂之端，苟深入之，無不能成其習慣，漸覺不可以或去者。乘馬也，泅水也，踏冰也，行獵也，野遊也，為屬於身體上之娛樂。聽演說，赴音樂會，收集古玩，延攬風景，為屬於耳目前之娛樂。窮探物質，精思哲理，對友清談，與客競辨，為心腦間之娛樂。凡斯等等，不勝枚舉。嗜淺嗜深，各隨其人。要之不失娛樂之價值，與休息怡情之本旨，無所乖戾，則誠善娛樂者矣。

家庭圓滿之基礎

佩我

西哲有言曰：『家庭者，安置吾神聖生活之生體者也。』旨哉言乎！夫家庭為人生所不可

缺，固盡人知之。然家庭之善惡，非獨影響於個人，社會之安否隨之，一國之休戚係之，其關係之大，直非一言可以盡述。是故改善之而向上之，俾人人得組成一完全圓滿之家庭，正今日吾人之急務。爰將鄙見所及，拉雜述之。

(一)和氣 夫家庭之道，貴在和睦。古云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倫樂事，誠爲吾人難得之遭逢。然往往有暴戾性成，終日勃谿不息，因父母兄弟之同居，轉以時啓其釁端者。則欲求家庭之有樂趣，當先求家庭之有和氣，更取乖戾之家庭，求其所以互相衝突之原因，一一從根本上改良之，則和氣可常保，而家庭之幸福，不致多所缺憾矣。

(二)貞操 論家庭者，必於家主與主婦之貞操，首爲注意。蓋家庭之平和，以夫婦互守貞操爲要。古來之所謂貞操者，專指女子之德行言之。故人之視貞操，大概爲女子所獨有而不可失者，抑知此在一夫多妻之時代，固可作如是解，在今日一夫一婦主義盛行之時，則貞操二字，當然爲男女共通之道德。爲婦者固不可不以貞操爲立身之本，爲夫者亦不可不以貞操爲自守之基。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其意卽兼男女而言之。夫一家

之墮落，由於其主人之操行不修，沉湎酒色，而遂致一敗塗地者，比比皆是。故席豐履厚，富有車馬衣服金玉錦繡之人，其家庭間之黑暗不可問，往往有什百倍於貧乏者。此無他，以其既有金錢，無論何事，無不可恣意而行也。然此等富而不仁之輩，大率不知家庭為何物，固不足論。若彼自詡文明，氣蓋一世，慨然引天下國家爲己任者，及一視其家庭之內容，竟有慘霧愁雲，佈滿一室，令人不堪寓目者。嗟乎，志士治家如此，又何論乎國耶！

(三)愛情 愛情亦爲組織圓滿家庭，所不可缺之要素。夫愛情者，可視爲人與人相結合之一種吸力。國家與社會之所以能成爲一種團體者，無非由此力爲之，而家庭爲國家與社會之基礎，愛情之尤宜注重，自不待言。故家庭中而無愛情，譬諸荒邈落寞之沙漠，由其精神上言之，已無復可稱爲家庭矣。然今之人，其解釋愛情，以爲唯男女之間有之，故一言愛情，即指爲戀愛，一言戀愛，即指爲肉慾，人之作如是解者，十人中殆居其半，吁可歎矣！

今就廣義之愛情以言，可大別爲二，即肉的與靈的是也。肉的愛情者，情慾與物慾屬之。靈的愛情者，清淨純雅之心情是也。易言之，可謂爲道義的愛情，亦可謂爲人之至情。人無此

情，決不能望家庭之圓滿。如繼母之虐待嫡子，卽由靈的愛情缺乏之故也。蓋繼母多偏愛己子，而不愛嫡子，於是嫡子因其偏愛，而心中不免怨望，繼母因其怨望，而待之不免愈虐，家庭之不和，自此始矣。故家庭必以靈的愛情爲基，而制情慾與物慾之肉的愛情，而極力避去之。更有進者，親之愛子，以及夫婦相愛，固爲理所當然。而萬不可稍涉於溺愛，爲父母者苟犯此弊，必不能使兒童得良好之家庭教育，夫婦之間，苟犯此弊，必致釀成種種禍害，爲組成完美家庭之障礙。夫家庭教育之善惡，不僅直接影響於一家，且間接關係於社會國家，不可不特別注意也。爰再論之如下。

(附論)家庭教育 今日之言教育者，大率以教育二字，專屬之於學校，是實大謬。蓋學校教育，不過教育之一部分耳。當吾人未生之先，有胎內教育之必要。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間，則除一面受學校教育以外，有家庭教育之必要。及至出而任事於社會之上，則有社會教育之必要。三者之中，尤以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並重。觀夫今日之爲父母者，往往以爲學校教育，已無所不備，凡已入學校者，不必別加以教育，故除以子女送入學校外，一切任之。不知兒童於學校中，聽

受諸科學之教授後，必再於家庭中復習之，有此復習之功，然後能熟練其日常之職務，密增其辦事之經驗，養成其常識，及道德的修養與實踐。 考之學校畢業者，所以昧然於世間之實情，及缺少社會之常識者，其故無非為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耳。 而就中尤以女子與家庭教育之關係為更大。 女子之教育，決不可一任諸學校，必於家庭中涵養其婦德，且練習家政上種種之實務，俾他日而出而手理家庭，能實地應付為完美之主婦。 故女子在家庭中，別有所謂婦人之天職者在。 必此天職克盡，而後家庭有圓滿之希望也。

(四) 勤勉 所謂勤勉者，一家之中，無論何人，各能忠誠從事，克盡其職務是也。 如男仔外務，女主人家政，子女勤學不輟，如是而每逢休息，家人團聚之時，人人胸中，必怡然自得，天倫之樂，融洩可風。 然人之習性，大率耽於安逸，而怠於勞作，苟衣食住三者，不致缺乏，每易荒惰成性，不以其職務為意。 終至氣弛心驕，廢棄所業，而昨日之歡樂，不逾時而變為悲哀，若是者世間實不乏其人。 此等人之毒害，非獨一家之悲慘隨之，且影響及於社會甚大，吾人所當力戒也。

(五) 節儉 與勤勉並重者為節儉。 節儉者，為屏去一切奢侈，用之有節，而不令浪費，非吝嗇之

謂也。今之社會，奢侈遊惰之風，日盛一日，中等之家，因之而家計困窮，至置名譽節操於不顧者，往往有之，其害何可勝言乎。且一家之貧富，關係於社會。蓋社會即合無數人家而成，人人既貧，社會又安得而富哉？

(六)健康 健康亦爲圓滿家庭不可缺之要素。蓋家庭之中，無論如何美滿，苟疾病相連，纏繞不息，則一家之人，自陷於憂愁悲苦之境，必不能有融和歡樂之象。然此健康者，當用何法得之，全在得攝生之道而已。攝生之道維何？凡飲食情慾及其他種種嗜好，務極力遏制之。苟其不然，則害之所及，不僅於其一家一代而止，將由己及子，由子及孫，不惹起國家之大損害不止。然此猶僅指物質的一方面言也。就精神的一方面言之，則健全精神，較健全肉體爲尤要。蓋精神苟不健全，一切攝生之道，胥歸無用，肉體亦斷不能有健全之一日。是故精神之健全，爲健全一切之根源，小之一身一家，大之國家社會，莫不賴是以安矣。

(七)住居 此外有適當之住居，亦爲最要之事。古之人對於住居一事，其欲望甚小，往往以僅得遮蔽風雨爲足。如顏淵居陋巷，而不改其樂，其節約可風，洵不愧爲賢者。然古今時勢不同，

加以貧賤富貴，家庭之境况不一，自不可一概而論。要之家庭爲人一日勤勞工作之後，退息休養之所。故所居之屋雖不必過於華美，過務奢侈。然如顏淵之窮苦陋巷，過於節約，亦未免矯情不合。要能相應於其身分，而不華不陋，斯爲至要。

(八)趣味 家庭中必須有趣味，此趣味由家庭一面言之，可謂之娛樂。由他一面言之，則謂之家風。趣味下劣之家庭，其家風從而卑。反之而在趣味高尚之家庭，其家風亦因之高大。人之必須有娛樂，猶小兒之必須有遊戲。無論貧富貴賤，不可不適應其身分，以設娛樂。且娛樂不可不有高尚之趣味，如園藝等美術的娛樂，不遑枚舉。但就是等之內，不可不應其身分與境遇，須選其力可及之最高尚最優美者，以慰藉其疲勞之心身，涵養其快活之氣概，則高尚之趣味以成，而有助於家庭之圓滿。然今之家庭，多不知此，非一意節儉，而涉於吝嗇，則專務娛樂，而不顧家政。兩者交失，其中不可不注意改良也。

以上所述諸點，不過爲鄙見所及，拉雜書之。可注意者，固不止此也。要之，家庭之善惡，與國家社會有大關係，其影響之鉅，非可言喻。彼不良與不健全之家庭，其子女之流毒於社會，實

較猛獸洪水爲尤甚，蔓延之後，決非一時所可收拾。當今之世，歐風所扇，吾人之舊道德，既日離其本位，而輸入之新道德，又未能驟然即真。非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即豪傑之士，高譚愛國，亦無注意家庭之餘裕。於是家庭中墮落廢弛，腐敗之狀，不堪觸目者，殆十居其八九。吁，家庭雖爲社會文明之基礎，亦爲社會罪惡之根源，吾人可不加諸意哉？

少年弦章 家庭圓滿之基礎

快樂第五

吾人快樂之源

韻誨

人生斯世，將以何者爲其快樂之源乎？

房屋之崇宏，衣飾之華侈，飲饌之精美，以及僕隸車

馬，種種可以供便利，張聲威之具，無不兼備。

若是者，可以卽其享受之優越，而定其快樂之趨恆

乎？進而察之，此種快樂之實踐，無論不能驟得，卽得之，亦初無止境。

蓋吾人之欲望無厭，究不

克有滿足之一日，則其與憂忿日親，與快樂日遠，不難預決其必然矣。

西哲卡拉爾有言：「吾人

心中之不能無遺憾，如日中之有黑點。」

雖集全歐美之富豪協力以供養一簞人子，而不能延

長其快樂之心，至二三小時之久，則以時過境遷，而其欲望之所在，又有出於當前之外者，卽以世

界之半與之。未幾，將與據有世界之他半者爭，而深恨世界之相待，爲不合於公道也。

是故名譽，權位，資產，固有快樂在其中，亦足以妨礙快樂，而惹起其多少之憂慮。小說家哈

魯耳著「人生之幻影」一書，歷敘某勳爵平日之忙迫，忽欲製一蜂箱，俾蜜蜂得房，可取其所釀

之蜜。忽擬造一鼠夾，以捕羣鼠，俾不致亂竄於馬廐。忽又思造一衛馬足之具，使馬足不爲飛

蟲所嚙。忽又欲購一磁碟，以爲盛糖漿之具。計其終日之間，意念常如轉輪，遂致心力交瘁，此最足爲吾人心爲形役之寫真。瑣碎複雜，勞苦奔走，而日以求快樂，譬南轅而北其轍也。須知人類之生計，不過二種，一則謀得一餐，以求稍戢其食慾。一則謀饜食慾，而仍無以加於一餐。前者知足而適足，後者不知足而常不足，快樂與否之分源，殆在此矣！

且所謂快樂者，係於官體之感覺乎？係於心靈之感覺乎？從來宗教家，無不力斥官體之快樂，寧犧牲之，而提倡心靈上快樂之爲聖善。然深而言之，官體與心靈，無一定界限，不能確指某種快樂，屬於心靈方面，某種快樂，屬於官體方面，凡耳目間最精細之情感，無不與神經系有密切之相關。今者哲理愈昌明，更知人類之思慮意念，隨其身體之組織，爲天然之變化，則區別心靈與官體以言快樂者，殊非正當之論也。茲請取吾人快樂之源，分列三項如下。

(一) 健康爲快樂之源 健康之價值，人人知之，而不若已失健康者，知之尤切。譬若一機器，平時運動自如，未嘗究其妙用，忽有損壞阻滯，方驚歎其前此之敏捷，吾人亦然。非經歷不健康之悲苦，無以迴憶康健時之快樂，欲追悔而已不可復得。西哲約翰謂『疾病能使人鄙賤』蓋以

羸弱之軀，決無堅忍之力，足以任重致遠，收充分之功效，其可鄙賤，孰甚於此。薛特納司密斯謂『不建康人之身體，不足以蔽護其心神，遂致其智慧上，亦呈一不適當之現象。』故設當代人士，其身體均得有完全之發達，則其時文化之蒸進，必當遠過於今日，方今世界多數事業，非用甚大之心思才力，莫能勝任而愉快，則惟軀幹強壯之人，始足當之。若腦力昏迷，精神眩昏，期不受天演之淘汰，庸可得哉？

次之健康亦有關係於人之德性。其在古史，固多以病夫之身，愈顯其道力之超越，凡庸者，然不能謂其體力一強，即當道力日弱也。究之吾人身體中，纖維之疲弱，必傳其效於智慧德義之動作上，而影響於其修養之前程。彼利亞古時，有據高柱頂上而修道者，名曰柱聖，其行可謂艱苦矣。而諾爾待克評之曰：『凡人之肌膚，先其感覺者，其意念心靈，亦將與之同調。』須知病弱之人，所以能持躬者，此固不必待病弱而後能之。向使其人得享健康，所發德行之光輝，不更大於病弱乎。要之，人生完全之事業，惟健康者方能行之，方能成之。故吾人當以健康為快樂之第一大源也。

(二)工作爲快樂之源 心理學家有言，『快樂與吾人之生活力相連，』是知快樂者，表明吾人生活機能之正式運用，痛苦者表明吾人生活機能之內生滯滯。而快樂不可視爲純粹受動的，自外界刺激所得之滿足，於此可見矣。世常有困勉於工作，而心中得無限之快樂者，其斯爲真快樂乎？無如世人對於快樂之真諦，誤會甚多，遂至有厭世主義之發生。如希臘先哲常曰：『人非至死亡已臨，勿言人快樂，』直以此世界爲悲慘之世界。吾人生世，卽爲落於苦惱海中，於是欲減少悲愁，惟有淡然自忘，置一切工作於不顧，消磨其煩悶於醉夢之餘，古來文士與詩人，太率懷此謬見。實緣未知快樂之真源，乃內力之發展，非外緣之侵入也。吾人遇艱難困苦之來，誠能鼓其餘勇，戰勝而駕馭之，其爲快樂，當倍尋常，故精神之快樂，必與痛苦之境遇相磨礪而益出，是固有志者所可實驗而默喻者也。

工作而能以真誠注之者，其去大快樂也不遠。因快樂乃健全動作中之功用，初不必其所事之工作，與心意自然之傾向相合，而後以嗜好形其快樂也。蓋人於各等事業間，有特別之嗜好者，本居少數。普通工作，祇爲應時勢之適然耳。然果工作不懈，更或因其快樂，而養成其嗜

好，反而言之，人苟終年一無所事，閒散之極，轉覺有陰氣襲心，而快樂全行消滅者。故無方鍼之生活，爲人生之最不幸，謂失其生活之意味也。西哲卡拉愛爾有言曰：『正當之工作，爲治療困吾人之疾病煩苦，最佳之方劑，』彼以燕安逸樂爲幸福者，亦未思其人已爲失望之人耳。或曰，設或其工作繁劇過度，必過用其精力，則亦未始非人生痛苦之一端。雖然，自其所以應此工作論之，必有一目的焉。或爲謀生方法，或爲展拓其權利起見，而以工作爲經過之手續，則勞碌之生涯，無不在希望之中，即無不在快樂之中矣。

(二)情誼爲快樂之源 情誼交通，爲人與人天然之活趣，無論家庭社會，莫不以情誼爲結合之具，而亦惟此最足慰藉人心，而使之有興味於人世焉。蓋吾人個體之生活，包含於人羣大生活之內，未嘗有孤立存在者，非惟時勢有所不能，抑亦人情有所不可也。故人生快樂，最大之機會，出於家庭，家庭生活之失當，將畢生陷於苦楚。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互相愛悅，天倫上真正之快樂，誠非其他所可比擬矣。其次則爲社會，社會之範圍，較家庭爲廣，文明之社會，其結合或以事業，或由氣類之相投，或因目的之契合，最足以培養吾人之同情，以及互相服務之機緣。蓋人類

天性，本含有一種胞與之感情，遇同志同道者，而自然流露，其快樂爲何如哉！

家庭之親誼，社會之友誼，皆能使人得有真實滿足之希望，而爲人生需要之端。大詩人莎士比亞述英皇亨利第五之言曰：『余等區區數人，其無上之快樂，在以兄弟之情，而結合爲一，』可知情誼者，所以練習吾人之忠誠，義氣，慈愛，公道，而卒以快樂爲償者也。此等快樂，不因人之地位而生階級。嘗有據高位，負重望之人，試叩其生平賞心得意之舉，乃與普通人卑微者相同，其可驚可愕之事功及名譽，而仍若處之淡如，無足留意。而所留連記憶弗忘者，恆在家庭細故，兒童嬉戲，或知己談心，酒酣耳熱之際，此無他，情誼所在，卽快樂所在，異常特出之事，能予人以真實之快樂者，殊不多觀也。

以上推求，吾人快樂之源，主要者三種，所可惜者，人生之遭際，決無一人可臻圓滿者。有時健康損害，而成爲病夫，有時工作辛勞，而等於苦役，有時家庭之內，或疾病死亡，或乖離隔絕，社會之間，或門戶水火，或征席戈矛，於是樂事日去，悲哀相尋，此固人人之所不能免。故人必於眼前以外，求得一較高尙之境界，較穩固之蔭庇，以爲安身立命之地。而深悟現在之不留，當局之無

常，超然於此紛擾世俗之上，而天然之至樂存焉。夫財產可以與人快樂，而不能隨幾何緩數遞進，例如財產增十倍，不能使快樂亦加十倍。近世哲學家，且謂快樂增進之率，與致樂媒介物之增進率，成反比例。享用愈高厚，則負擔愈重大，負担愈重大，則所可樂於享用者愈減少。然則吾人欲利用快樂，不求諸掌握之中，而索諸雲霄之外者，其愚果孰甚乎？當前有完全之機會，視之不見，而夢想希冀，輒曰何日得償吾欲。古人謂『人日處幸福之字下，而未見幸福之面』，如能確知人類真正之快樂，至平淡無奇，可於隨時隨地取得，則爲人生造大幸福，無逾於此矣。尋求快樂者，盍有鑒於斯？

人生求樂之必要及方法

廬隱

(甲寅年十二月下旬杭州弘道女學校同學會講演)

論人生者，恆舉三大問題，以爲研究之總綱。一曰吾人自何而來。二曰吾人以何者有歸宿。三曰吾人人生世之目的何事。從來哲學之士，每爲此剴心鉅腎，以發揮此三項精意。各家各持一說，未肯相下。僕今日在此，非欲空談哲理也，就吾人淺近之眼光，而詢問人生之目的，果

屬何事？則吾當答之曰：『人生之目的，惟在求快樂而已。』此言雖未足爲完全之答覆，然就普通之人論之，其義固亦可稱爲概括矣。茲請爲諸君略述之。

(一) 人生宜快樂之原因。自古修德之士，每謂人身之罪戾，悉由嗜慾爲之禍根。故求進德者，必以遏止其嗜慾爲首務。馴至舉一切人生之快樂而盡斥棄之，視若鳩毒，避如蝮蛇，東方之苦修坐關，西方之學道辟世，均此意也。卽近世之教會，如某某宗之初祖，以聖經爲立身之本者也。其人持躬之高潔，固爲世所欽服，但其斥絕歌詩，廢除圖畫，以爲惑心之媒，是不亦矯枉過正者乎？按之人生之實情，決不能人人守此戒律者也。(該宗之初代，嚴切異常，今則已變爲圓融矣。) 誠因人生以快樂爲必不可缺者也。

何以言之，一則上帝生人，欲其得正當之愉樂也。吾人如不信，盍觀之宇宙乎？天地間儘多佳景，無非供人之娛樂，否則山川之明媚，花鳥之精神，三光之燦爛，雲霞之綺麗，形形色色，指不勝屈，何爲而滿我前乎？美國宣教師史多華氏嘗曰：『上帝造禽獸，欲人視之而得笑樂，如鸚鵡與猿猴二物，其尤著者也。凡靜察其舉動者，未有不失笑者也。余有友人，居卓亞省，畜一鸚

鵝能效人言，性馴，出之籠外，亦不飛去。嘗踞椅背，與人談論，見人入室，則呼曰：「免冠，免冠，一日有黑人來，鳥呼曰：「免冠，其人大驚，四顧見鳥，謂之曰：「予意汝僅一鳥而已，而靈慧若是，予入室未除冠，今知過矣，衆皆爲之哄堂。」余又有友在華盛頓，曰藉德大佐者，畜一猴，善玩弄，嘗拔雄雞之尾羽，雞大鳴，主人見之，箠猴，戒勿復爲。次日，聞雞又鳴，往視之，則見猴乃以昨日所拔之羽，強裝之雞身也，主人爲之軒渠不已。」是故吾人苟澄心以觀察萬物，則皆足使吾人發愉快之情，而悟大造之意。路德馬丁嘗曰：「按余之意見，世界誠一極樂園也。」其語非洵然邪？且基督教之聖經喜樂之書也。故開卷即言人居極樂之園，終卷乃言新天新地，亦一極樂世界，中間更有無數樂天之訓語，故吾人如能識透基督教之真旨趣，則真可知其爲樂天之教也。世界縱有千辛萬苦，無非爲吾人造福之資，而人生之究竟，乃以求樂爲之目的，此外非上帝生人之意也。羅馬古賢愛壁推德氏曰：「人生當快樂，如不快樂，則吾人自己之過耳。」因上天生人之本意，固願吾人快樂也。是語可謂人生之真相者矣。

一則吾人如不快樂，則必自促其生也。夫人生如不快樂，則其所經營者，皆徒然耳。以得

有愉樂，方足稱正當之人生也。英國文學士阿狄孫氏曰：『世無真人生，惟快樂之人生，乃爲真耳。』其言良有以也。世間返老還童之藥餌，無逾於愉樂。先正引俗諺曰：『笑一笑，少一少。』實包含一部治病之心理學。吾人試細察世間，最有精神最健康者，非兒童之時代乎？而兒童固爲最快樂者也。如兒童而不能快樂，則其精神煥發，肢體健康，必不能如是，而其人之壽算，亦必因之減折矣。反而言之，如一生能如兒童之愉樂，則老而不衰，其年可永矣。此中消息，至爲淺近，吾人試一思之，即可悟得延年益壽之握要方，即在常存歡喜心也。不第此也，幸而上帝生人，無論若何，恆有喜樂之趣味在，惟有多少之不同耳，終無全行絕滅之人也。非然者，世人不笑不樂，則皆攫癡狂之疾矣。世之因殷憂而失心者，正以其驟遇可憂可驚之事，專心思，久而不解故也。美國有一瘋人院，養一小丑專以譚話取笑，娛樂瘋人。嘗有一大漢來院，其致狂也，由於憂鬱，終日不露笑容，小丑日日打諢，衆人大笑，而其人獨不爲動。一日乃受其感，大笑不止，計十五分時，笑竟暈眩倒地，迨醒，則狂疾瘳矣。此即可反證吾人之所以不至人人患瘋者，端賴有愉樂之懷，爲之救濟耳。不第此也，人苟不愉樂，則所進之食，亦不能消化矣。俄國有科學士某氏，

曾體驗而知其然矣。其實驗之法，用犬若干頭，每次給食之後，用愛克司光及他種器械測驗之，而知食後如中心愉快，則胃與腸之消化作用，暢達無阻，而食品之養料，依次吸入血內。反之，如食後中心不快，則腸胃消化之功停滯，食品不能養人矣。是以謂人之能得生存者，全在乎性情之愉快，非過論也。樂天既爲生死壽天之關頭，吾人乃藐不以爲意，不亦重可悲乎！

三則吾人苟不愉快，則必無所成就也。蓋人心一存悲觀，則諸事俱不樂爲，在世更無生趣，有何事業之可言。惟心中充以喜樂，方能作前進之圖。喜樂者，世界成功之原動力也。猶太古賢尼希米曰：「上主之喜樂，爲汝曹之能力，誠有味乎其言也。嘗見今所號稱有識之士，居恆邑邑寡歡，無發揚蹈厲之態度，談及當世之社會，則嘆人心不古，風俗日下，以爲無復振興之機緣。即稱爲基督之徒者，亦往往昧於聖經之真旨，徒悲教會之不興。凡其耳目所接者，皆舍可喜之事，而注意於可悲之事，於是其心思終於不振，更有何事業之足云乎？是故營大事業，有大作爲者，皆愉快之人也。無問其所處之境地，有若何之缺陷，其心中一番樂天之胸襟，恆如烈火一團，足以燒盡外來之冰雪。所以轟轟烈烈，掀天動地者，全恃此樂天之精神，爲之後勁也。」

二人生快樂有高下之別。人之爲人，倘分之，可定爲由身心靈三大部合成。其所享之快樂，亦可以此類別之。屬身之快樂，如安舒、健康、甘旨等是也。屬心之快樂，如知識、交誼、美麗、游覽等是也。屬靈之快樂，爲知足、善良、盡分、利濟、晤對上帝等是也。三種之快樂，均人生所不可缺。然不可因其卑者而舍其高者，時或當犧牲其小者，以期得其大者，此求樂之定例也。苟或背之，則縱慾敗度，貪一時之小餌，而忘終身之大計，終至盡失其樂而後已。此爲人生求樂之總訣，吾願一般少年，能於此處辨之極清，持之極堅，則庶幾免於晚年之悔恨歟！

三人生求樂之方法 愉樂既爲人生最重要之事，而吾人之心，又易偏於幽憂之中，有福而不知享，有樂而不知求。故當勉強習學求樂之方法，方可稍救其病。雖今日之學校，日臻於完善，賢師長方汲汲於科學，殆無暇以此項人生之大事，爲諸君告也。故僕請略言之，人生求安樂之方，果何在乎？

一曰盡力排除不快之思想。古人往往有重忌諱者，其人之前，不得言一死亡之字句。法國之君某氏，下令，凡出殯之柩，不得經宮之左右前後，惟恐一見而觸起死亡之觀念也。凡若是

者，其僻陋固可笑，而亦含有多少之真理。真理謂何，即謂吾人心中，不宜存不快之念慮也。凡事當前，可爲者爲之，無可爲者，則盡分以俟命，決不可徒存一畏葸之念也。况未來之事，千變萬化，及其至前，或大改其實際，吾人正無容先作杞憂也。心中常立定一主見，以爲無論若何，吾不作煩惱想，恆存歡樂想，久久如此，心習爲變，而歡喜之精神，常在厥躬矣。接物亦然。常祛除一忿字，正如衛玠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理相干，可以理遣，一經推解，便當釋然，固無所用其忿也。果能此道，則胸中常存一團太和元氣，非人生之最好景象乎？人情最易指摘他人之短處，以爲談柄，其實毫無利益，不但所談之人，受其損害，即在談者，時時道人之短，即使其心習覺社會之短處，人人皆多過誤，而悲觀之念，卽不知不覺深植於胸中，故於論世度事之際，遂關受其害而不察也，是並宜戒絕之。是以吾人如能不煩惱，不忿怒，不評議，則人世所能增之快樂，殆無量也。

二曰，凡事採取其長處。昔西國有名牧師，訪某婦之病，視病室內，有月季花一盆，其花蕊恆對窗牖射入之光線，不以爲異，以語病婦。婦曰，我女時時轉移花盆，使花蕊背光，然不久花蕊卽轉向光線，誰謂植物無靈，而能如是乎？吾人處世，當效此花蕊，勿自居於幽闇之中，乃當時本向

光明之方面，以自開其心懷而消其憂慮，庶乎可矣。昔有甲乙二人同行，經一小池，池水污濁，池旁堆松板若干，甲曰：「此地松木之香殊佳。」乙曰：「汝獨不覺池水之穢氣乎？」斯二人者，一得薰而一得瘴，純視其人之存心而已。若夫所遭之境地，固無二致也。賞善者自得其樂，探惡者徒受其苦，皆自取耳。吾人出遊田野，見奇花佳葩，則採之盈掬，攜歸插之，若毒草惡卉，則舍而不顧也，爲人不當如此耶？凡可愛可稱，有德有譽，真實善良，公義廉潔者，皆當時時念之。（腓立比書四章八節）聖保羅之言，誠爲存心之大法也，聞我言者，或將曰：「子之言則然矣，但如所遇之事物，無可取之長，則又當奈何？」則將應之曰：「西國先哲有言，凡事採取其光明之方面，如無光明之面，則汝當磨礪之，使成爲光明可也。」美國馬爾騰氏著成功寶訣一書，（此書已譯者爲節本，由青年會組合刊行）其第一章論道德之光，引一故事曰：「嘗有童子，問於其父曰，何謂樂天之士？」父曰：「此名詞之界說，汝當求之於詞典，余識字不多，不能語汝。」然其意義，則予能言之，汝有伯父，名亨利其人蓋可謂樂天之士。在生之日，無時不作歡喜想，遇辛苦艱難，其愉快之態度不變。嘗憶幼時，偕之同鋤玉粟於烈日之下，頗以爲苦，時時作退惰之狀。亨

利輒語余曰：「弟歟！勿畏怯！」吾儕盡此二行，更盡十八行，則全田已得其半。其措詞之安閑和易，足以感動聽者，喚起壯健之精神，而不覺鋤田之爲苦。吾父之田多爲荒基，土內盡係磚石，父於農工稍暇之日，輒令我兄弟拾取石磚，棄之隙地，此事較之鋤粟，益爲乏味。子輩小子，視爲最可惱之事，一日，余乘田事小休，理釣絲，掘蟲餌，思作一日之遊。父乃曰：「小子，今日且往田中拾石，毋得釣游。」余中心大忿，幾於出涕。兄乃謂余曰：「弟且無悲，吾儕當作掘金之戲，乃導余至田中，以拾石爲遊戲，竟日不以爲苦。凡其能變化苦事爲樂，皆類此也。故余謂若吾兄者，足稱爲樂天之士矣。」吾人如能體味此意，則度生不患無安樂方也。昔有二人結伴旅行，止於鄉間之小客店，臥室多蚤，不能成寐。一人蹀躞室中，心殊忿忿，一人乃伏地上作觀察狀。友詰其何爲？答曰：「余正捕蚤若干頭，得其最巨者一，方量其體，可稱爲世界最大之蚤，陳之博物院中，亦一奇觀也。」以若此之襟度，而馭儻來之境遇，世間更無難事矣。

三曰，存知足心。吾人處世，無論境遇如何，不可存嫌怨之念。見自己有種種短處，勿遂抱恨，以爲吾如能如某某之才能地位，則當大有幸福。此念一發，則終身無安恬之日矣。要知各

人有各人之歉恨；我之不能知他人，猶他人之不能知我也。使我果能易地以處者，不久將反羨原來之我矣，徒羨他人之境遇，而不知享用自己之境遇者，可謂大愚也。且境遇無論若何，舉不足以限人也。如心力能凌境遇而上之，則所成就者，或且足以震驚庸衆而有餘也。昔日英國嘗開養盆花之會，賜爵爲之評判，及揭曉，則冠全場者，爲一貧家之小女。其人處貧民窟中，居室陋隘，無富家花房之培植也，既得一盆花，朝曬夕灌，用心勤劬，故其盆花之成績，遂能突出衆人之前。噫嘻！人詎可以境遇自域哉？愛壁推德曰：「余無時無事，不恬然自足，因知上帝爲我所選定者，較我自選爲勝多矣。」此誠達者之言也。

四曰，存感恩之念。夫吾人每日之間，所享用之小幸福小安閑，均不可以數計。吾人於此，不可不懷感謝之念。自古深思之士，始能參透此中消息，若庸衆人，則多忽之，此其所以不能愉樂也。明儒胡九韶先生每日晡，焚香謝天，曰：「清福。」其妻笑之曰：「齏粥三廚，何名清福？」

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見明儒學案卷一）若是之思想，誠高人一等矣。西國教會之傳言曰：「有老人某，爲教會

之執事，每屆禮拜三，作祈禱會。某必陳感謝之詞，其後年漸高，其家人一一凋謝，財產逐漸消亡，而其體氣亦日見頹唐矣。顧某於會中，猶感謝不已，或語之曰：「以君之老況，清苦如此，又何申謝之有？」老執事儼然答曰：「使余口中猶有上下二齒，可以吮物，余不當因此而感謝上帝乎？」嗚呼！此老之風度，固吾人所當奉爲師表者也。蓋感謝之念濃，則怨憤之意消，而愉快之福自在其中矣。

五曰，信賴上帝。夫吾人之所以多煩憂者，皆因胸無主見，妄事猜測，以爲世人之事理，皆顛倒錯亂，而無人爲之是正也。若深信上帝者則不然。蓋知此世自古迄今下逮以後之千百年，均在上帝布置之中，一局大棋，曆時千古，而包涵無數人物，看似濛濛不明而其中著著均有意義。盈虛倚伏，均爲不可少之步驟。世事人情，俱作步步之進益。吾人處於大地之上，有一定不易之義務焉，盡此義務，卽爲當前之第一事。行得一級，則其後一級，又繼之而至，吾人惟當殫忠竭智，以盡此連綿不絕之義務耳，此外則不必杞憂也。因上帝之大計畫，終必成就，而吾一己之本務，則不可放棄耳。昔人有遊蘇格蘭者，見牧人而與之談，偶詢以明日天氣如何？牧人曰：「

晴固佳，雨亦不惡，因凡上帝所喜者，我固無不喜也。」如此存心，斯可與之言度世之真方矣。是故人生不如意事，皆當由其佳者一方面，而窺見上帝之意旨。譬如教習見學生之不合規則，當思果之未熟，味雖生澀，及其成熟，則可甘美異常。父母見子女之不合希望，則當思少年之過，適爲其特長所在。吾人正無庸戚戚爲。又朋友之嗜好性情，或不能合我意，則當思世界必具各種人才，方成其爲世界，我之外決不能有第二之我。况我之爲我，每多不能慊心之事，則他人之舉措，與我不投，我又何庸怫然耶？要之，信上帝之意旨，宏大深遠，世界之事態，千曲百折，皆以赴此一定之大方鍼。凡我之所不能爲者，皆我之所不當徒憂者也。則何不樂之有？

六曰，使人歡樂。此法爲得歡樂最效之方，而人多忽之。卽有知其然者，亦易於推諉，謂利濟之舉，惟有力者方可爲之，吾輩寒素，自顧猶不及，又安能濟人乎？不知以財物濟人，利濟之小焉者也。財物之外，尙有多事，可使人歡樂，吾人處處可以爲之，只在人之肯用心耳。僕今請言不費錢之使人安樂法數則，推而廣之，是在諸君。

(甲) 不言人之惡處，可省無數風波，卽加人無量快樂。昔有一小女，臨寢，語其母曰：「兒今日

曾爲勸和平者矣。」母詢之曰：「何人失和，汝乃勸之使復初乎？」女曰：「否，兒未嘗爲此。然兒心知一事，今日苟言之，則可啓某某之爭。兒乃力遏不言，卽省此一場爭論，此兒所謂勸人之和平也。」此兒之言，洵有理哉！吾人如知他人之劣處，卻默而不言，其中可省卻之不快，殆不可量也。不第知人德行之劣點，不加指斥，卽人身體之不健康，亦不宜形之於口，以言之無益，徒使其人聞之而恐慌耳。人情見病人，輒論其肥瘠。其實肥滿可面譽之，而瘠弱則不宜指示，因肥瘠原無定量，甲視爲肥者，乙可視爲瘠也，又何定評之有。然使人屢聞瘦瘠之言，則其心因受暗示而必至惶惑，或將因心理之感觸，益增其病矣。此所以一概不愉快之事，均不必形諸口也。

(乙)反之，則當當出愉快安慰之語，使人聞之而多愉樂。所羅門不言之乎？「佳言如蜜，使人心快而骨健。」形容可謂盡致矣。美國有富商曰萬乃美，(此君白手成家，以百貨店致富。曾捐北京青年會所之建築費，推爲美國商界十大王之列，其傳略見中華實業界。)每晨至店中，語店員曰「早安」而出之以和藹熱心之態度。店員相謂曰：「聞萬氏之言早安者，其人有一日

之愉快」是可見善言之入人深矣。清張文端公聽訓齋語曰：「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於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於人爲有益云云，是亦以言語增人快樂之一法也。前年僕參預某處之學生夏令會，值會餐，庖人煮飯不熟，食者不免有怨言。僕則徐曰：「生米亦可食，不致傷人，反爲有益，此美國名醫葛樂克氏之說。同人聞之，氣爲稍平，亦此意也。要之，損人利人，俱在於口，惟在吾人之慎所施而已。」

(丙)努力盡分，使人歡樂。此指平日有關係之人而言之。譬如諸君尙在校中肄業，每日當立志，今日我宜肄習吾之功課，較前日更爲嫻熟，使教習不期之中，心大驚快！人人日日能存此意，則爲師者之樂，其有窮乎？又如在人籬下爲雇員者，苟能存此心，以爲我今日之執業，不僅了我不本分而已，務求突出本分之外，出東主之不意，使之驚喜，果能如是，則世之爲東主者，豈不引爲快事，而賓主焉有不相投者乎？推而至於家人之間，均能以他人之歡心爲舉止之正鵠，則融融怡怡，樂園即在人間矣。昔美國先哲富蘭克林者，好學深思之士也。嘗見其店旁附近，有築路之

夫役多人，其中一人，獨異於衆。其面恆含笑，且夕遇人，則問安富氏心異之。因卽而與之語，詢之曰：「余察子之愉衆，勝於常人，果操何術而致此？」其人尋思片刻，答曰：「余亦不自覺也。至余之所以歡樂者，則因家中有一賢妻，整治家事，井井有條，余每晚工畢歸家，妻則挈兒，笑語相迎，入室則爐火已熱，滿屋生春，有安適之椅，以備余坐，有清潔之衣履，以備余更，廚中芬芳撲鼻，於常食之外，每日吾妻必製一新肴饌，新餅餌，以增余之興味，是以余心每歡樂不已。故每日接物之時，亦自然流露之矣。」賢哉此工人之婦，實爲吾人處家之模範也。

(丁)現愉快之容態。夫吾人感人之能力，不必在言行，始能顯之，卽一舉動一丰采，亦可使接觸之者，受極濃烈之激刺也。昔英國貴爵何蘭德氏，人謂其每日入早餐室時，其面容之快樂，宛如已掘得藏寶然者，可謂善於刻畫者矣。嘗閱新報，記美國有人，因貿易折閱，一時無計可施，乃思自尋短見，遂乘電車，期至河中自沉。方其坐車中時，瞥見對坐一人，容貌壯健，觥觥佼佼，如覺世界無有灰心喪志之事者，其人不覺因之受感，乃變其志願，不復作懷沙之舉，而重營故業，晚境裕康。每謂一生之轉機，乃在電車中見彼人之一面，惜不知其姓氏，致無以面申感謝之忱云。

(戊)多唱歌詩。音樂爲正人心之要件，自古有識之士，莫不言之。惜今日之普通人士，猶未能明悉其重要耳！舊約全書記以色列王掃羅爲邪鬼所憑，賴大衛奏琴，得以驅之。今日社會中之愁雲悲霧，亦全恃吾人謳歌之聲，得以消除之耳。諸君在校中，皆習唱歌，若夫基督教之養心神歌，尤爲嫻熟，不問音技之高下，然有暇卽宜唱之。他日出校而入社會，尤宜多唱，以其可展自己之心懷，且足增添旁聞者之愉快也。吾人常聞其歌中有一曲曰日光者，諸君所諳也。其曲每節有和句曰，「汝照汝之一小區，我照我一隅。」其旨蓋謂人生各有當盡之本分，增進人世之幸福，如燈燭之光，雖不能普徧大地，然無不可燭附近之一小區也。美國有一家，信徒也，其小女自校中學得此歌，因在餐室中詠之。鄰室一侍者，正在擦抹刀匙，聞此和句，中心受感曰：「余之一隅，余所能照，卽此刀匙，使之皎潔無污也。」因較往日分外努力以擦之，女庖人適過而見之，異其所爲，不如常日，詢其故。侍者且告以心中之意念，庖人亦爲所感。入廚下尋思，余之一隅，卽在善治羹湯，使主人食之，可心多愉樂也。於是竭其所能以治當日之餐，其風味遠出於平日之上，主人奇之。詢庖人以故，庖人具答之。主人口不言而心已大有所感觸矣。頃之本村教會之

牧師來，勸捐建築禮拜堂之款，主人本擬止捐十圓，以遮門面而已。今番受此激刺，因覺自己之義務，不可不盡，以期光照己所能及之一隅，乃助銀幣百圓。牧師素讚其爲人，大喜過望而去，逢人便述之。捐款大集，而堂克以成。吾人歌詠之功效，雖未必盡如此所述之奇偉，然其可以感人，則更無可疑。

以上使人歡樂之諸法，在坐諸君，盡可爲之，不費一文，而造大功德於世，吾人何可自棄乎？

世界如鑑，汝待人若何，人亦待人若何，致人於樂，未有自己不得其樂者也。求樂之道，莫踰於是矣。西國有乘汽車而旅行者，見車中一老婦，時向小囊探物，拋諸窗外路旁，異而問之。婦告之曰：「余之習慣，每乘汽車時，輒以花子散之路旁，待時而榮，則道旁皆錦繡矣。君不見彼花乎！皆余前年之所散播也。」是故隨處散射喜樂，乃吾人之大本務。較之徒以財產容貌，夸傲於人者，其虛實大不相侔矣。諸君未必人人能富與美，惟此助人愉樂之事業，則無人不可自任也。如之何不勉！

今日爲諸君同學會集，亦人生難得之事，樂固其分也。惟因今日之樂，而永期終身之樂，且

常致人同樂，此僕之所以有此一席之談，幸勿視爲尋常吉利語之類，斯可矣。

人生享福之新法

寄塵

享福乃人生當求之目的。生而爲有食色性之人，無不願享福者，無不斥現在之無福，而望將來之享福者，無不羨他人之有福可享，或且譏其有福不知享者。享福二字，誠一般人所最喜思量，最喜討論之問題矣。故福字綴於兒帽，福字黏於戶楣，乃至屋脊屏門，無處不寫福字，卽無時不望福來。福果可求乎？抑福果當求乎？

則將應之曰，享福者，固人生宜求之目的也。蓋人生首要之本分，卽爲立身正直，（求合天理，不背人情，古聖之所謂義也，忠也，）與人和好。（己心所欲，亦以施人，古聖之所謂仁也，恕也。

）二者之外，則宅心恬靜，享受當前之娛樂，尙矣。誠以人靈之結構，固所以合乎享受福樂，領略和氣者也。雖此世界，宛若一習練之學校，工作與憂鬱，勝利與失敗，交互並進，但終以福祿爲卒業之終點。人生之義務，固以犧牲爲最高貴，而尋求福樂卽次之。人靈之有樂趣，如花之有色，果之有香，鳥之有歌，人之有才藝也。見人之粗魯愚拙，卽知其心才之少有培植。見人之煩

惱無味，亦可證其靈魂之未受教育矣。夫中和之人生，固宜多快樂之志趣，現歡喜之容色者也。抑灰心與煩惱，足使人失其固有之權力，而敗其當成之事業。蓋自古以來，戰陣之英雄，製器之奇才，文壇之飛將，未有因憂鬱喪氣，而能成大功者。凡係剝立專業者，其心中必具熱烈之希望，異常之興味者也。是故遇艱難而不卻，歷憂危而不驚，卒能達其志願，非懷磊落之識見，抱宏偉之智量者，又何克此耶！

世人對於享福之誤解 享福爲人生同具之欲望，固也。然環觀當世，則悲觀主義之趨勢，日漸增進，他姑不論。試一考各國自殺者之統計，即可知其梗概。而日本一國人民之葬，每年間自殺者之數，乃達萬餘，彼中卓識之士，蓋深以爲慮焉。又東西各國，近出之議論書籍，以及小說，亦多發布悲觀主義，而稱人間爲苦惱世界，謂一生無斯須樂趣。考此趨向之由來，殆有三原：一因悲觀的哲學。一因無神論之流弊。一因事務之繁冗。返觀吾國，則此諸弊，初有見端，尙未深入人心。在普通之社會，惟因生計之短絀，（如因貧困而覓死），社交之失序，（如因家庭不和而萌短見），乃有作自殺之舉者。然其數由比較觀之，尙不爲多。而大多數之人民，皆持

樂觀主義，不肯輕離世界，而以享福爲惟一之目的。

夫以享福爲目的，固未可斥之爲非。但其所存福祿之界說，未能的當，於此點既失其正，則滿盤皆錯，而其求福之心，反足以釀成種種罪孽矣。下也者，妄祀鬼神，姦盜邪淫；上也者，狗苟蠅營，欺罔攘取，於是福不可享，終且得禍矣。吾人試一體察社會，所有之怪現象，何一不由享福求樂一念製造而成。此念一發，後來踵事增華，變幻莫測，其面目不可更得而窺。然如能澈底解剖之，則其原因無不可推得也。

古今來有心世道人心之士，見夫流俗日下，伊於胡底，因創爲矯正之運動。節食縮衣，簡居減從，思以感動時人之趨向，救正風俗之墮靡。考其用心良苦，存心極正，而其所存之理想，則猶未必合乎至當之理也。何則？蓋世人之患，不在求福樂，而在所求之未當，求法之不合。否則文明日進，智識日增，凡今日世界衆民，人人當有指揮利器，受用安閒之權利，豈能復返真還樸，如上古時代之居則土階茅茨，食則太羹元酒，躬耕得米，親織得衣乎？

今汎觀普世人民之大多數，其所求之福樂，果何物耶？簡而言之，則酒也，色也，飲食服御也，

高堂大廈也，車馬煊赫也，堂上一言階下雷應也。若是者不外乎肉慾之樂而已。而世人之心目，既爲欲所蔽，如猩見酒，如蚊見血，不顧我之大體要務，妄干逆求，不得不休。於是種種背常犯經之舉動，一齊皆來，而後人世之罪孽苦惱，山叢海積矣。嗚呼！彼獨不知此等屬身之外物，本非真樂之所在。苟得真福，則此等皆附屬品耳。有之不爲多，失之不爲少，居富貴或貧賤，無入而不自得矣。是故有中和之君子，處今日之世界，固不以菲衣薄食，爲最高之節行。惟當探真福之所在，詔之衆人，以期羣生有醒悟之機，庶世運由此大進乎？

享真福之法若何？然則真福果若何可得乎？吾人必達若何之地位，臻如何之景況，而後可脫略外物，與時皆宜，不縱慾而貽愆，不刻苦而損身，從容中道，超乎尋常之上乎？某雖不敏，請陳所聞於當世明哲者，以告初涉世之少年。

健康爲享福之基。洪範五福，康寧居首，此義申明已久，至近世而益大顯。夫殘廢痛苦，輾轉牀蓐，尋常固知其非福矣。但不知人身之中，血氣微有不足，腦力微有不充，於其人之心境，即現種種不安之狀，（如遲鈍急燥，易怒，灰心昏悶等情，皆可發露）面失其中和之樂，初無待於疾

病之實地臨身也。故置身於至善之地，完滿之境，爲求福之第一事。而今之人留意及此，惟日孳孳者，果有若干人乎？

福不由於外至。求福者又當如我心身以外之境遇，與吾衷懷之安樂，並無一定之聯屬。彼物之產於地也，限於寒暑之不齊，山川之高下，而有定域。如麥茂於北，禾茂於南，其界不能相越也。惟人之心靈則不然，不拘拘於外物之感應，故火不能燃，水不能溺，雖有巨力，不能使之合併。是以職業雖有清濁之分，處境雖有窮通之別，外界則甚不相宜，試誘則至乎其極。然吾心之靈明，俱可超而勝之，不沾不玷，皎然如珍珠之出於沙，森然如星宿之燦於天，人苟明夫此義，而後求真福之道，思過半矣！

信賴天命爲安樂之方。人心又必信仰上帝，對吾施其至仁慈之覆庇，而後中心始可安定，遇寵辱而不驚。自古聖賢，所以能進退守中，威武不屈者，俱此依賴天命一念，爲之主腦也。尋常之人，昧於此義，胸中漫無定見，得則喜而失則憂，日夕沾沾於一己之命運，而後占易星相，種種迷信，鑽營打點，多方要求，卒致自陷於罪戾。不知天地之間，物有定例，事有定謀，而選物大主，更

在其上，指揮吾人之際遇。富貴之來非苟也，所以假汝以濟世利民之權力。貧賤之至非偶也，所以煉汝成渾金璞玉之人才。平生之踴躍，世路之險夷，無非爲玉成吾人之要圖，此君子所以居易以俟命，行素不妄求，較之常人之心多希冀，患得患失者，其苦樂爲何如哉！

順受天命盡己義務。與上節之意相表裏，爲求福之要圖者，卽人當順受造物所賦之才幹，而不起怨望之念，思遷之心也。夫人生於世，階級無數，才藝不同，常人之見，每藐視一己所處之地，所有之才爲不足齒數，而歎羨他人所立之地位，企慕他人所負之事業，以爲吾能如是，則必可稱心滿意。不知天之生人，各有不同，卽各有當盡之義務。吾生之未有者，必天主之不我與也，吾身之已有者，造物欲我善培之也。且宇宙之大，事功之盛，固不徒藉大人以成之。其有需於細人者，乃反更亟，積沙礫而成邱陵，匯涓滴而成江河，宇宙內事，匹夫與有責焉，吾又安可以位卑力微，自拘怨望，致廢一己分內之義務耶。吾果能盡吾之本分，則處此世不爲虛度，而上天記功之籍，且當榮列吾名，而終不失其懋賞。蓋上帝之冊籍，非爲世上之汗青，祇錄王公將相之氏族，而沒羣衆之生平也。

在世不作悲觀，享福之又一法，即遭遇萬事，常注意其可喜之方面，而不留心於可惱之方面。因凡事臨前，無不有此二方面，如存心得樂，則果得樂矣。如存心覓苦，則果受苦矣。是苦樂之係於事物者少，而視乎吾心者實多也。昔聞一著名科學家，每次入園觀花，必於千紅萬綠之中，尋得一二謝落之英，以爲美中之不足，惜哉！世之衆人，多效斯人之所爲，萬事吹毛求疵，略瑜攻瑕，積久而成悲觀之習慣，於是終其人之身，永無享福之日，而常叱咤怨歎，以爲天不厚我。不知道物與之機緣，與餘衆等，彼特自不能享用耳，又當誰怨乎？

綜之人生最要之四端，曰致身健康也。曰信賴天命也。曰隨遇而安也。曰常抱樂觀也。果能習而行之，則於享福之道，已得要領，而後口腹之享，耳目之娛，軀體之泰，宮室之安，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居富貴不效公孫宏之布服飾儉，居貧賤不慕何曾之日食萬錢，不汲汲於求名，不營營於圖利，此君子所以無入而不自得焉。苟能如此，具沖淡之思致，抱宏廓之襟懷，雖欲不謂之福人，不可得也。

立身之技術與快樂

芳擢

立身之技術者，卽教人以立身處世之方，非是不能爲世間最快樂之人也。快樂之事，或得之於家庭，或得之於交際，或得之游憩之間，或得於美術之中。苟有不適吾意者，無論事之大小，一概置之度外，惟盡吾力之所能，以求其達於最快樂之一點。設吾人一動一靜，能常存此心，不論地位如何，學問如何，經濟如何，無往不可自尋其快樂也。

夫寶石乃人間至寶，世人每有用畢生精力，終不能得一希世奇珍者，而快極則非如寶石之難得也，吾人於庸言庸行之間，每以爲瑣事，而不屑措意。不知實事求是，忠於職務，雖自謂一生勤苦，而無窮之快樂，已寓乎其中。嘗有二人於此，同耕一田，或同營一業。甲則日間盡力於職務，以爲仰事俯畜之資，有餘暇閱書報以消遣，其行之有常，樂陶陶也。乙則每月所得，雖與甲同，然牢愁抑鬱，憂心如擣，思出其位，神志浮越，其子女又復游蕩通衢，無暇教育，卽己身之於報章書籍，亦例不寓目，皇皇終日，徒增苦况。於是甲之爲人，親友見之，無不敬愛。家庭樂其平和，社會引爲楷模。而乙則苟遇涓潔之人，必且避之若浼，而其家庭之詬誶時聞，更無論矣。夫同是人焉，其境遇同，其地位同，其快樂則截然不同。此無他，甲知立身之技術，而乙不知故也。故甲能

自樂其樂，以與人同樂。而乙則日困愁城，放棄天職，不知所以快樂之方，以至家人朋友，亦爲之不樂也。由此以觀，人生斯世，不得不研究之方法，立身之技術精，而後雖遇困苦之事，亦不足稍減其快樂。蓋世界本樂土，生此土者，宜常體此意，吾人腦海中，時存一快樂思想，常自檢點，於圖謀，力求精進，究亦何患有失意事哉。

家庭間之快樂 立身之技術，於家居之時，最易見之。居家之最要者爲安逸，一家之中，使常有憂愁之事，怨恨之聲，污穢堆積，器用不潔，其家未有能安康者。若男子日間在外謀事，勞苦終朝，則歸家之時，自必略求休息。爲主婦者，他姑勿論。整飭婢僕，灑掃庭除，使一家之中，如春日融融，同得和煦之象，庭前栽花木數株，壁間懸畫圖數幅，屋中用具，雖不貴重，然宜求適用，飲食雖非珍饈，然足以適口而果腹，如此則男子歸來，自能適意滿意，不復有其他之妄念矣。夫世間最苦者，爲無室家之人。使有室家而不安樂，則與無室家何異。然欲得安樂，非僅恃財產也，有貧者於此，苟能善於處理家務，其日得之工資，不稍耗費，又有殷勤儉約之主婦，爲其內助，家庭之福，無過於斯。反是，則雖富有資財，因揮霍無度之故，常憂不給，又以不正之行爲，致令勃谿之聲，

達於戶外，若此者，又何安樂之有。可知家中之安樂與否，不在財產之多少，在乎調度之得當與否而已。

夫安樂之境，至無定者也。今西國最賤最下之工人，其所享之幸福，與數百年前，最尊貴最奢華之貴族相較，恐猶居其上。於英王威廉第一之時，窗間猶不知用玻璃，依利沙伯皇后，爲著絲襪之第一人，可知外境無常，苦樂之階級，不啻千層萬累，人能隨遇而安，無往不可享安樂之福。固不必起居若何舒泰，裝飾若何靡麗也。且儉約亦人之美德，一家之中，習爲儉約，則鄰里亦將薰其德而善良。是以金珠雖貴，不如衣履之可以禦寒也。

家事之整理與否，視乎婦女。西哲有言曰：「男子之命運，女子造成之。故女子爲日，而男子乃地球，向之旋轉不已者也。」又曰：「男子不振作，惟婦女允許之。」故女子爲一家之主，一家之安逸與快樂，全恃主者之品行性情及才能之善良與否爲斷。而於一家之興衰，亦大有影響。是以男子無論如何節儉，使女子不與同心，其家未有能昌者。有男子於此，每日所得資財，有賢婦爲之調度，則歸家之時，自覺忻慰無窮。女子如此，非獨足爲一家之則，即鄉里之中，亦

將視爲模範。而况一家之內，習慣已成，則他日子女之習慣隨之，蓋父母之一舉一動，最易映入小兒之腦海，模範教育，較之空言而鮮實際者，獲益良多也。

女子品性中之最要者，又在善用其手指。一家之女子，不能手理其家務，則一家之安逸，已去其半。德國教育家攀斯脫路綏有言曰：「吾由考驗所得，知女子教育，半由於手指得來，」女

子之手指，有德行智慧存焉。然女子不獨能善用其手指，且作事縝密，又善用其腦。凡已受高等教育之女子，其於家務所缺者條理耳。此種缺點，彌補極易。蓋女子往往不知時之可貴，作事鮮有定時，詎知一日之間，苟有應作之事，必先預定次序，按時行之，既可惜光陰，又可省精力。

卽就飲食一端言之，設家有六七人，或早或晚，不能同時起身，於是早起者早餐已畢，晚起者方繼之，早餐既冷，則復令熱，僕人既奔走不遑，經濟又暗受虧損，使時間能預定，則六時而炊，七時可食，八時而廚下收拾清楚矣。如是則再營他事，家務又安有叢脞之虞哉？或疑事有定時，則夜寐夙興，不便孰甚，此大誤也。人之舒暢與否，在乎習慣。使人常處器用物件秩序井然之室，易居他屋，必不稱意。素日凌亂者則反是，無他，慣習與否也。不獨起居飲食爲然，卽小至洗濯灑掃，

亦不可無定時，今日應爲之事，不必俟至明日。明日可爲之事，又不必俟至後日。使託爲不慣而不預定時間，則家事不理，且將妨礙他人之時間，事恆敗壞於冥冥中矣。

恆心亦爲婦女治家最要之一端。既作始一事，必抱此方鍼以行，設無意外，萬不能改變，不達目的不止，如此則事無不成矣。

交際上之快樂 以上所論，限於家庭一方面者也。於家庭之外，又在約束其一己之性情和以接物，謙以臨人。如此非獨己身足以享快樂，他人亦受其賜矣。

然有謙和之性情，又當講求謙和之禮貌。禮貌者，足以增進其品行者也。故人能自重自愛，待人以誠，又必加之以禮貌，而後敬人愛人之心，發於中而形於外。西哲有言曰：「容顏映麗，不如身材玲瓏。而有禮儀，則更超勝一切。」故禮儀爲人之裝飾品，無之，卽喪失其人格也。然此乃發於心之誠摯，不可強求。有被難之人於此，吾人欲與以錢，亦必和顏悅色，庶受之者心知感激。若呵叱蹴踏而與之，彼將有乞人不屑之慨矣。行慈善事業尙如此，矧其他乎！

人每謂禮貌當責諸富貴人耳，斯言大謬。貧者賤者，亦有禮貌以相交。歐洲各國，工人與

工人遇，必脫帽握手，互行敬禮，蓋禮貌固道德上之不可缺者。不分人類，皆有禮貌，以表示其和厚謙順之意。即交際場中，亦足增其樂利。世界中之最謙和者，莫如法國。其待人也，一以謙恭和藹爲主。而教育子女，則尤以逞一己私欲，妨害他人之公德爲戒。是以法人非獨待人謙和，即他人之物，亦必竭力保護，而兒童亦能遵奉父母教誡，鮮有蕩檢踰閑之事，從未有擅動他人之物者。蓋重視其物，即所以重視其人也。非獨兒童爲然；即以微賤之工人論，於工廠或家庭中，一舉一動，必以禮貌。推其意，以爲待人以禮，不特受施者中心安適，即己身亦因之而愉快，蓋敬人即以敬己也。

工人之不可無禮貌，尤於工人之交際見之，蓋工人非如富貴者之可以擇交也。苟不以禮貌接人，人將棄之，必至徒增困苦矣。昔福蘭克令之作工人也，以改革工人之不良習慣爲己任，而尊重禮貌，亦其改良中之一端也。

游憩中之快樂 人於一日間，飲食睡眠外，當有游憩之時，以舒暢其心神，解除其愁悶，彼以爲虛廢光陰，無裨身體者，意實大誤。蓋游憩所以運動身體，即強身之一端。若學生然，終日危

坐，不稍休息，久之疾病叢生，廢時失業矣。莫之學者有曰：「今日學生，無暇休息，他日必有暇臥病。」亦以人生皆有活潑之天機，必不可以強制。故助人及時行樂，以舒息其腦力，較之勸人為善功德更無量也。且人不得正當之消遣，往往誤入歧途，以強尋樂趣，烏可不預為之防哉？

美術上之快樂 吾人最足遣興之事，約有二端。一音樂。二圖畫是也。

(一)音樂 音樂為適性怡情之具。一家之中，常聞音樂之聲，即有活潑氣象。交際場中，若有音樂，自能發人清興，鼓人雅趣。然音樂者，非獨能助人快樂，於道德上亦有莫大之關係。英之愛爾蘭，有提倡戒酒會者，其法先組織音樂隊，使到處歌唱，誠以勸人戒酒，易令枯寂無生趣，故藉音樂代之。可見造物至仁，特預備此陶情之物，惜研究者少，不能享受此快樂耳！德人教小兒，最注意於音樂。入其國者，家絃戶誦，洋洋盈耳。故人能隨時作工，隨時唱歌，既可悅耳，兼能娛心，快樂之道，無過於此。

(二)圖畫 人類普通之性質，多喜華麗。然此幸福，非獨富者能享受也，貧者亦得享受之。如栽植花草，懸掛圖畫，既可美觀，又能怡養人之性情，正不必多費資財，為種種華麗之觀也。人有

不愛小兒，不喜花卉者，必爲反乎常情之人。花卉爲吾人之良友，相對則意趣盎然。更於壁間懸畫幅，或肖像，價不論貴賤，物不論精粗，對古昔聖哲之遺範，則令人生景仰之心，觀偉人名士之摹影，則令人油然而起敬慕之思，懸山水之圖，又令人悠然神往，不啻臥遊，而徧歷名山大川也。蓋音樂之感人固深，而圖畫亦足漸摩人之性情，使入於善良之域，其功效爲至速也。

實行第六

吾人之奮鬪主義

誦誨

哲學家言，「萬物競爭，優勝劣敗。」吾人既處此競爭之世界，而欲爲優勝，不爲劣敗，自非奮鬪不可。請言奮鬪。

其一曰，生活上之奮鬪。天下無如喫飯難，此吾人之恆言，西人亦有之，惟飯字易以麵包耳。顧無論飯，無論麵包，得之者生，弗得則死，而奮鬪於是託始矣，人生幼而讀書，長而習業，其宗旨維何？求以所學所業，得金錢，易飯糧，購麵包也。而附此以存者，若衣食，若房屋，若器具，若妻孥，若親戚朋友，若名譽位號，若玩好遊戲，又必一一皆有，而吾人生活上之四周乃具。故人生碌碌，無日不在務欲完全其生活之中。而是生活之必需品，又非常矜貴，斷無有不求而自獲者。非惟不能不求而自獲也，更稍縱而即逝，機會一失，永無再來之日。自古聖賢英傑，每以進德修業之及時，鼓勵後學，而吾人橫覽斯世，其所爲馳騫飛揚，疾走而迅馳者，何一不爲生活所迫，萬不得已而出此耶。生活有高下之差，自乞丐以至於富豪，其必須奮鬪而後得，則一也。雖然，生活上

之奮鬥，奮鬥之最粗者也。試進而言之。

其二曰，事業上之奮鬥。稚子幼而入學，其稍有長進者，即知與他學生比較，而不願落於人後，此童年好勝心，學堂恆利用之。一學期之試驗，分數與其獎勵，遂得操學生勤勉與懈惰之權。至中學以上，更趨於實地之競賽，其成其敗，不啻爲是一生結果之關係。每見從前發奮有爲之學生，其後日從事於職業也，亦能各就其成材之大小，而爲社會有用之人。若夫無志者流，當在學堂時代，已萎縮而不前。入世之後，因循畏葸，必無可觀。故學問者，以奮鬥而得成。事業者，以奮鬥而得立，其道一也。吾人每豔羨歐美物質文明之盛，試一觀其今日之現狀，工業上之奮鬥若何，商業上之奮鬥若何，農業上之奮鬥若何。大發明家以其發明而奮鬥，大製造家以其製造而奮鬥，輪船因奮鬥而愈造愈大，鐵路以奮鬥而愈設愈長，飛艇以奮鬥而愈飛愈高，愈遠愈速愈穩。開全世界爲奮鬥之場，組全民族爲奮鬥之隊。然則歐美今日之文明，皆由其事業上之奮鬥而來也。於此潮流間，其有懦怯退縮者，則墮落衰頹，豈有幸哉？故生活上不奮鬥，則個人之生命絕，事業上不奮鬥，則一民族之生命絕。而事業上不奮鬥，即有生活上之奮鬥，亦不

能有遠大之規畫，終至無以自救。吾國人於一己之生活，奮鬥至烈，弱肉強食，靡所不爲。惜其所爭祇此六尺之地，半銖之算，而未嘗放寬其心眼，一神遊乎二十世紀之大局也。

願事業奮鬥，猶就其外而言之。奮鬥之形色，非奮鬥之精神也。請言精神奮鬥之類，一爲知識。一爲道德。

其三曰，知識上之奮鬥。吾國之人，所以不能奮鬥者，奮鬥有奮鬥之器械，知識是也。苟無器械，而徒張空拳，則自取滅亡，何益之有？故其人之智識幾何，卽其所操之勝算幾何，此無可逃之公理也。欲與一人奮鬥，必有與此一人平衡之知識。欲與世界奮鬥，亦必有與此世界平衡之知識。而究之非吾欲與之爲敵也。彼一人，彼世界，實乃相逼而來，則吾人之預備知識，譬若臨陣，厲兵秣馬，更無一日之可忽，一日之可懈矣。且知識者，可以量度之物也。我出上，則人敗我勝，人出我上，則我敗人勝，有不待交綏，而無難預決者。悲夫！以愚國人之知識，比於智國，猶以弱國之海陸軍，比於列強也。弱國海陸軍，其訓練設備，尙未至可以一戰之日，則試諸戰而必敗，人人知之，人人認之，豈愚國人之知識，而獨可貿然一戰乎哉？不可以戰，而以近世紀奮鬥主

義之驅使，又不能免於戰，則奈何其以身嘗試，以國嘗試也。是故歐美諸國，至於今日，尙猶與學校，崇教育，謀普及，以冀知識之灌輸於人民，一如海陸軍之造船礮，斯夕不遑，務俾人民之知識，有以勝他國而上之。卽其國盛強之地位，有以勝他國而上之。彼第一等國第二等國之記號何謂耶？無他，卽此奮鬥之結果而已矣。

其四曰，道德上之奮鬥。人有知識以爲器械，足以奮鬥矣。然無道德，則器械雖多且巨，而無氣力以運用之，則亦委之於地斯已耳。吾人中儘有學問淹通，才具幹練之輩，而因道德之不刻勵，遂失信用於社會。無論公德私德，稍一怠荒，恆足以致失敗。古之君子，所謂朝乾夕惕，臨深履薄，實非陳腐之空談，皆奮鬥之精神，有以策鞭之於不容已也。且平生之劣習慣，與社會之惡風俗，欲剷除其根株，非經一番之大懲創，斷無容易奏功之事實。吾國聖賢，多生叔季，其饑溺之志，與易之心，墨突孔席，栖栖皇皇，無一不以奮鬥出之。至於宗教家，以犧牲救世爲唯一宗旨者，更無論矣。故道德者，修之於己，非奮鬥不能成立，播之於人，非奮鬥無以擴充。世有以道德爲無關個人之榮悴，一國之興亡者，則吾不欲有言。自非然者，其亦憤發自勉，勿忘此無形之奮

鬪也。

嗟！吾同胞！當此二十周之世界，吾人類飛騰跋扈之秋，而怱怱視，不敢奮鬪者，是無勇也。誰諉譁，不思奮鬪者，是無智也。突梯滑稽，不願奮鬪者，是不仁也。其亦讀我奮鬪主義而一興起乎？

人生之預備

任夫

歐戰風雲，漫天際地，而挺生其間者，有一非常人焉。其功績爲人類所震驚，其事業爲歷史所創見。伊何人乎？則防禦凡爾頓礮台之丕登將軍是也。將軍成功之訣，不外二字，曰預備而已。觀其生平所行，吾人任事之精神，將不期而爲之振作焉。

自同盟國與協約國開戰以來，兩軍肉薄相持，其兵力之厚，武器之猛，死亡率之多，莫如德人攻凡爾頓一役。然法人已扼守兩月餘，根據地兀然不動，當世欽法人之神勇。然千萬法人，所以能盡力者，其關鍵皆在丕登一人。夫丕登初涉軍界，不過一尋常目兵，乃至今日，已一躍爲世界著名凡爾頓之英雄，能成他人所不能成之功，爲法國軍人所崇拜。欲鑄像事之者，非因其爲

成功之不登，乃因其爲先事預備之不發也。在凡爾頓大戰以前，不登已有四十年之預備，迨年六十，機會果至，得自顯其超世無雙之偉績。或曰：假如丕登年未六十，遇此戰役，則將何以應付之。然此一問題，不登固未嘗存諸心者，彼知有預備耳。事機之相值與否，所不計也。

吾人已屆四五十之年，雖機緣未至，亦無所愠。所當自勉者，惟鞏固己之實力，待有可乘之機，善爲運用之而已。溯凡爾頓開始攻擊時，有多數軍弁，皆居丕登之上，丕登絕不自誇其才，惟日孜孜者，於不見不聞之地，磨礪以須，以求穎脫而出。當是時，居高位之將帥，操縱失宜，防禦無術，有喪師失地之虞。而丕登伏居下位，默然無所議論，惟一意預備，努力己之前程，此外非所問也。然儕輩急於展布，或侈言軍略，或競談時務，對於在上位者之過謬，不肯借助他山，規正自己之行爲，而惟好爲批評，注心力於無用之地，當前優勝之機會，反盡失之。丕登不然。有所規畫，輒見之於實行，無一以空談了事者，及旣成功，亦無心計較他人之毀譽，此丕登所以爲不可及也。返觀吾人，或在學校，在商店，在各等事務所，每日所接觀者，大抵多用口辯，而不事力行。詎知人之多言，未有能得他人之重視者也。

觀於丕登六十年之生涯，殆澹無華，無所表異於庸衆。制服上之銅鈕，泛作黝色，鬚髮亦無暇修刷，其足迹從不入於照相之門，報館訪事，亦從不與之接晤，蓋一切炫飾與酬應，皆不屑一顧也。凡事喜率真，惡浮文，貴勤樸，賤虛偽，自來大戰勝家，決不以修飾邊幅，養尊處優，爲其職志所存，固不僅丕登一人然也。丕登惟以古名將自期，而今日者，人亦遂以榮譽之勳章，懸於其胸前矣。

丕登之特長，在任舉一事，皆不惜精力，繼續不輟，至造極始止。此種特性，方諸當代負大名之愛狄生等，未遑多讓焉。其在凡爾頓戰時以前，所往來於意中者，就戰略上之緊要地點，善爲防堵，以制敵人。工竣之後，無論德軍如何精銳，皆不能抵隙蹈瑕，使凡爾頓之形勢，能制敵而不制於敵耳。吾人觀於凡爾頓防守之嚴密，而悟人生涉世，亦無異立於戰鬪之場。商業也，社交也，家庭經濟也，個人生活也，在在有危機之發生，能如丕登之安閒鎮定，措注裕如乎？抑此等危機，層出不窮，能一一制勝於無形中乎？夫丕登之謹小慎微，人每以其爲夢想家而目笑之，然丕登亦自認爲夢想家也。彼以爲凡屬軍人，皆當有此事前希望之心理，以夢想爲之預備，否則臨

時張皇，鮮不覆敗者。然則吾人今日，譬若厠足戒行，而無深識慧眼，以預度軍情，聞丕登之風，能無愧乎？

丕登又有一良習慣，每見他人爲勞苦事，常樂爲之助。他人以爲不能成而卻步者，丕登奮力爲之，務底於成。是以戰地有統將某，因失機潰敗，疑若一蹶不振矣。而丕登用其前定之計畫，號召敗卒，鼓其勇氣，使之轉敗爲功，如是者屢矣。日者德人築一堅壘，以困法人，法將計無所施，乃請丕登以三日之限試擊之。丕登應命，僅三小時，德人之壘已平。人於是欽丕登之獨出冠時焉。吾人試一自忖，於職務上有非常困難之問題，上級人欲吾於短時間解決之，吾能照行乎？推之同僚中，有未竟之業，吾將袖手聽之乎？抑奮袂疾進，如丕登之未遑就食乎？

丕登以一介武夫，而終爲國民之領袖者，非他，得力於其自儆之口令也。如『忍耐』，『堅信』，『獨立』，『奮進』，『敏捷』，『整備』，皆是。凡此諸德，不但課諸實行，并激勵屬下之人，造成其任務之性格，故吾人不欲爲丕登則已，假曰欲之，當於智德體三育有完全之修養，三者皆能冥冥獨造，則任遇何事，必能應付之，此非外界之金錢勢力，所能翊助有成也。因人生之德操，藏諸內心，

惟確見爲已有而堅持之，斯無往而不制勝矣。夫制勝之道，必先具此理想，而後犧牲精神才力以副之，不達目的而巳。蓋吾人之眞生命，卽在自視有大於軀體之事業，而願效死爲之也。苟不以事功爲重，生命爲輕，則庸庸碌碌，沒世無成。雖爲丕登執鞭，亦覺不配。由是知事業無大小，若軍事，若教育，若宗教，若文學，近而治家，細而製履，苟欲以專門名家，卽不當愛惜生命，遲徊不前，此常人與非常人之分也。彼丕登用其畢生精力，治其防禦上之職務，故雖遇德國二三十萬精銳之軍，仍屹然不爲所動，惟見敵軍紛紛倒斃於界外耳。雖德軍二三十萬噸之鋼彈，亦於防地無損，惟沉沒於土堆中耳。丕登建此不世之奇勳，使歐陸空前之大戰隊，不能越雷池一步，豈有詭謀術數，玩敵人於掌上哉！祇能先事預備，於他人所易忽者，善爲布置而已。然則預備者，名譽幸福之母也。預備愈早，則成就愈大，而世界對於能預備之人，惟有俯首屈膝，聽其指揮巳耳。

上述丕登之爲人，及其功績，爲自有歷史以來之第一人。蓋古來未有以一人之智力，而能制伏最大多數之凡爾頓敵軍也。吾人崇敬其人，亦欲奉之爲模範，對於社會國家，作種種應有

之預備，苟無預備，而徒憂己弱敵強，已貧敵富，欲求免於失敗，烏可得哉？返觀吾國自上及下，幾不知預備二字，當作何解。故外交則喪失利權，內政則腐敗黑闇，實業怠棄，而奢侈品輸入愈多，衛生不講，而少壯者天死不救，故雖擁有廣博之土地，最多數之人民，而日陷於貧弱，教育不興，工廠絕少，道路不修，國防弛緩，敵國外患，相逼而至，於此時也，促我預備之呼聲，已環繞吾前，若不幸而爲戰事所波及，則雖欲補救而已無及矣。可不先事警覺歟？

雖然，吾人以新國民自期，必當有堅志，有定力，壹意振興，庶可於戰局紛擾，政治改革之時期，立國於天壤間。因國家乃人民所組合，人民皆有預備之良習慣，自個人以逮家庭，自社會以暨國家，隨事有預備之實力，則自強之道在是矣，此事固不必求諸遠也。但各個人切責己身，以強固體魄，增益智識，增養道德爲己任，則雖有非常事變之臨乎吾前，夫何至進退失據哉。

人生預備之方有二：一爲防禍。一爲造福。特是禍之至也，語其實，亦卽福之兆端。故西諺有之『勁敵爲良友所裝演者』，故吾人處憂患之中，當求有以攻破之，且得其助益焉。如不登之身處戰地，先注視敵軍之陣脚，其優點何在，將於何時何所，開始攻擊，既了然於胸，然後擇要地，

置重兵扼守之。以此制敵，固不僅以智勇見長，其氣度深沈，亦有遠過乎常人者。夫常人心理之弱點，卽畏怯是。畏怯爲人生墮落之門，故當常自省察，吾於抑塞貧困，內憂外侮，乃至疾病衰老死亡，是否有所畏怯乎？畏怯則無預備，對於磨鍊人生之境遇，不善用其精力光陰，爲先事之圖維，一旦災及其身，而徒歸咎於命運，其失敗也宜哉！夫命運無定，果能濟之以人事，則不幸之中，未始無至幸存焉。雖有艱難險阻之臨吾前，安能阻吾之成功歟？至預備之可以造福，此理至淺，可勿贅述矣。

且人生不啻一小戰場也。戰術亦不外攻守二事，處置同盟國及敵國，當使其兩勢相均，彼與吾爲仇者，無非憂傷失敗衰弱病死諸端，吾將何以抵抗之，要惟聯絡吾所親愛者，如睿智貞靜堅毅動作皆是。恃此以敵彼，而又恐非短時間所能勝也。則繼續與之力爭，雖失望至二十次爲不悔，經歷已三十年而未止，及其成功，則偉大之人物，果不屬之他人矣。由是以思，常人因失望而志短，非常人因失望而氣壯，失望愈多，歷練愈熟，而預備之法亦愈善。當屢經敗績之時，宜自省己之弱點何在，以何法補足之，手續既完，離敵必望而卻步矣。且夫成大事者，必有過人之耐

力，設遇不測之變，如良朋殞謝，財產喪失，名譽破裂，能不發生厭世之心，而自墮其志業乎。尤可慮者，則爲疾病，或伏於內臟，或發於肢體，因是而憂傷憔悴，自甘廢棄者比比。惟有志者，爲能亟治其本，改正飲食起居之習慣，使本體之防禦力益固，則疾病不足爲我害矣。願疾病可預防，而衰老不可幸免。年華老大，待食於人，寄生廢日，興味索然，則何如先自爲計乎？故吾人年未六十，應於生計上謀完全之獨立，對於事功，仍宜赴以全力，不欲諉責於他人，如是則年齒雖增，而志氣不衰也。願至終之預備，則爲死亡，此當明生理與心理學之作用，以灼知死亡之來，因與去果。當世科學家與哲學家，對於人生之死亡，有所論評，亦宜泛觀博察，由是而藉一己之睿智，判決人之靈性，不隨死而俱，死永生之真理，自不可滅，如是則死不足畏，雖當絕命之頃，猶能坦然無慮，確有見地，有宗旨，身雖化而精神依然存在焉。苟非善自預備，曷克言此。

上節從消極方面言之。然人生之真價值，在乎進取，即奮鬥以闢前途是也。既得則乘機利用之，以企得轉移一世之能力。世界最大公司之總理某，曾爲其友言曰：「有薪給萬金之地位，而苦無人肯就，雖相需甚殷，而相遇終疏。」環顧當代人才，大都以數十百圓自滿者，或猶不能

徧得焉。」吾人試一自問，爲何等人才乎。如逆計將來之價格，不能數倍於今，則當自愧預備之實有未至，於此而有所缺憾，則雖有極佳之機會，亦聽其條逝。如攝影鏡然，方入照時，應光線未歸一，不能成像，迨時過境遷，雖欲追蹤，亦未由矣。故人生所患，不在處境之困乏，而患無脫離困乏之預備。夫預備最要之法，析言之有五。雖曰常談，亦無一可忽置者。列之如下：

(一) 振作 凡人涉世，以昏惰爲最可恥，則當常自振作，俟機緣之至，而爲擔任大事業之起始。夫作事如種樹然，枝條繁茂，則結果必多，生氣僅存者，結果必甚少，故當常求有所發展，不宜以默守成規爲自足。

(二) 節儉 凡人遇可爲之事業，每有因無數千或數百之成本，而遂致束手者。苟預設此心，就日常進款中，提一分爲積儲計，則久而有成，可圖自立。己無經驗，則請益於老於經商之富人，以謀致營業上之利益。

(三) 勤敏 凡人作工，當求更多更佳更速之法，以爲上進之階級。尤須欣赴事功，不待規定時間之既至，視業務爲心之所嗜，如遊戲然，則佳境不期而自至矣。苟視工作爲畏途，且怨所

作之工，賞識無人，報酬太薄，因而快快退後者，此即爲上進之大阻力。須知現在之勞苦，爲將來幸福之代價，苟須受人鞭策而始進步，斯亦卑不足道矣。

(四)練習 人生皆在學業之中，一有餘暇，即爲修學之好時機。是以衣袋中宜常儲小冊，取當前所接觀，有益身心者，筆記之。次宜訪得函授學校，求學問上之進益，更當於本業集會時，加入其間，以得領袖人之知識與閱歷。此外關於本業之書報，宜加瀏覽，同事之學識，宜資挹取，如好爲娛樂與運動然。而最要者，即常自省察。以旁觀批評之態度，對於一己不稍寬假，庶幾漸能寡過矣。

(五)服務 人生最終之目的，惟有爲人類服務而已。蓋生命至貴，流光易逝，倘爲一己之私利，而竟殉其身，豈智者所宜爲哉？夫所稱爲智者，能爲大多數人類企得幸福，願犧牲一己以成全之，至於報酬，則非所計也。蓋凡事之能永留紀念於人心者，視其能否以服役爲重，報酬爲輕之一念而定，而人品之居於何等，即繫於此矣。

綜上五則，括以簡言，則凡立志爲非常人者，當以現在之地位之時間，爲最寶貴，即預備吾生

是也。如臨軍然，整其甲冑，銳其戎器，嚴其步伐，壯其志氣，庶不取敗於人生之戰場。苟其機會倖值，則以戰勝一己者，戰勝世界最大之強敵。及既爲世人所贊美崇拜，如不登之名震寰宇，則人生所得之真報酬，詎有過此哉？

下列人生預備之試驗表，以資當代有志於此者一省覽焉。

- (一) 吾人是否預備六十歲後，仍作最有用之事功乎？
- (二) 依現在儲蓄之數爲比例，至六十歲後，能否成經濟上之獨立？
- (三) 若遇大不幸事，是否有應付煩難之方鍼？
- (四) 能否依預定之條件，戰勝身心上之弱點乎？
- (五) 能否使各種失敗與障礙，化爲上進之階石乎？
- (六) 欲於年老時保持壯往不衰之氣，己能確有把握乎？
- (七) 是否有獲得機會之真學問？
- (八) 自審每年所作之工，是否更多更佳，有更大之價值乎？

(九)爲抱持一種主義作戰，是否具有最大能力乎？

(十)是否能及不登之作戰，一身具有各種預備之優點乎？

學生依此十條，常自勘問，以爲合者，於問句下加一十字，否則畫一圈。疑而未定者，綴自一至十之分數於下，末則爲一總結，以自明己之預備，已達何程度。即人生得失勝敗之數，可於此決之矣。

犧牲主義爲社會進化之原動力

美國赫立斯原著

亞光

犧牲主義者，在獨棄一己所有，使他人受其益，而已不必居其功。古之人爲自由捨命，爲正義亡身，要皆實行此主義者也。世界自有此輩，而後有非常之功業，震動當時，照耀百世之下，歷史乃有真價值之可言。否則紀事之筆，黯澹無華，安在其人類之足貴乎？西哲瑪志尼曰：『死義與成功之神，爲昆季行，各展其雙翼，以掩護吾人未來生命之搖牀。』蓋非犧牲不能進步，無進步則人生之樂利何在乎？

嘗有爲道殉身之志士，振臂一呼，響應而起者，不獨在一時，互數百年而不止焉。不獨在一鄉，普及全國而未已焉。此無他，英毅之氣，豪俠之行，足以激發人心者，雖相距久遠，而其效力會不稍減。縱其人遭逢困厄，不能及身有所成就，甚者其姓字亦湮沒不彰。雖然，真理一經鼓吹，暗幕終須揭破。卽如吾儕今日，脫去專制，獲享共和之幸福者，皆有賴於當日豪傑之士，割棄一切，爲吾儕預爲之交換耳。吾儕今日，旣躬食其利，不復爲奴制所束縛矣，亦能勉爲豪傑之行，以造福公衆自任乎？抑將躊躇却顧，沾沾於肉體所附繫者，斬而不予乎？倘僅能割棄其小部分，而遑望其有滿意之結果，則萬萬無是理也。

今夫科學家所發明之社會原理，由各分子相切磨，使團體日臻於鞏固，此社會成立之要則也。雖然，使各分子無犧牲於團體之決心，則社會且失其進步之原動力。可見此原動力者非他，卽爲吾人所流赤血之蛻形耳。試思今者社會演進，人人得沐文化之潮流，而更有前途之希望。假令無願爲犧牲之古人，奮鬪不懈以爭得之，豈別有幸致之道哉。明乎此，則法律之美備，風俗之純良，被其澤者，皆須付以相當之代價，否則天縱仁慈，不加以以不勞之惠也。

從來思想家實行家，以其耐苦與克己心所構造之公衆幸福，視尋常施濟之功爲尤巨，無待言矣。卽施財濟人一事，亦必以多年之辛勤節儉，爲其先導，而後可成其志願，志願成而應得之權利，非我有矣。譬諸布帛織成而麻縷廢，器用製成而林木盡，室中生熟，鑛煤告罄，機器榨油，菜子變形，惟其有所毀，乃克有所成也。今有人於此，未嘗刻意道德，而望其身之脩，未嘗勵志學問，而望其才之博。是猶草木然，不經培植灌溉，而欲其挺秀結實，非至愚者不出此。彼愚者怠於播種，祇求逸穫，震於社會之文化日高，又焉知並世之志士仁人，方含辛茹苦，爲後人造莫大之運命也。

且損此則益彼者，萬物公有之性也。故天演進化之理，亦曰生命發育。後者資前者之廢滅，以得生存。觀田禾之成熟，賴日球之光力，田禾所得者，卽日球所失，雖一穗，一葉，一花，一莖，無不需日球上千萬噸之炭質。不第此也，地力之消耗，亦以助植物之長成，土脈腴美，則生產蕃衍，近山嶺者，茂盛尤甚。究其精華所自出，則山嶺之損失，已屬不貲。假無山嶺之分潤，則彼法蘭西及意大利之原壤，安得有佳禾滿目，芳樹盈前之新氣象乎？蓋地面之有山嶺，不啻爲肥料極

大之產場。因其所蘊蓄者，既受風霜寒燠之侵，凡花岡石質，能漸失其凝固之力，復由雨水消解之，使成細粉，此即肥美之鑛物質，順水性之下注，散佈平疇間，使成膏土焉。然有山嶺之功用，不在其形勢之崔巍，而在其能捨棄所有，以滋潤田土，使谿谷有鬱葱之氣，原隰滿金黃之色焉。設令鑛物不死，焉能望植物之有生機哉？又如遊於南洋者，其中島嶼羅列，滿望皆櫟欄之樹，人民之下宅其中者，樂其果實之繁熟，幾不知天壤間有苦境。然試問此諸島嶼何自而成？則以億兆數之珊瑚蟲，蟬蛻以死，遂有此突出海中之樂土。設令珊瑚蟲不死，又焉得有此可愛之境界哉？更若於煤產最旺之地，知上古之世，有極大之森林，相繼湮沒於土中，以供今日工廠及鑪竈之需。推之石腐而生苔蘚，苔蘚腐而生荆棘，荆棘腐而大樹資之以生，樹葉凋落，而後結實纍纍，以供人類之食品。此外五穀百蔬，要皆糜棄無量數之物力，始足供人生之需要。需要既足，然後商業、政治、學問、道德、興焉。嗚呼，世界文化之遞進，其耗費於有形無形中者，誠有不可思議者歟。

有造新式海軍用之礮者，每尊造價，需十萬金，每燃放一次，需一千金。彼人心之毒，爲此殺

人之器具，不惜巨費，而所能殺者幾何人，其事至可驚訝！然自物理言之，丁達耳 Frydall 嘗曰：「每滴雨水中，所含之電，足裝十萬電瓶，而其力足以毀美國最大之議院。」法拉兌 Faraday 亦曰：「產生楊梅一顆，初必分解日光。收其鮮紅之色，又必鍊成糖質之味。其所供給之熱力，足令火車一乘，自利物浦以行抵倫敦。」可驚訝又何如乎？惟化工至妙，窺測未由。故吾人以其爲日用飲食之細，於造物所費之工力，無不淡焉相忘耳。

觀夫學術思想之進步，益足證此理之真確。無論文章家、歌曲家，其博得時人之贊賞，罔非由作者殫精竭慮，嘔心鏤腦，而後能得此，萬難望其無因而弋獲也。若夫科學家所發明裨益人生之事業，哲學家所倡導提高思想之學理，更莫不矢其捐除一切之心，以斬奢願之克償，而令吾人得安享其利。卽有爲之而不成者，亦足令後世知所警勉。如最初航行新大陸之舟，有觸礁而沉沒者，然惟其有此失事，而後來人知趨避，船舶之因以保全者，不可勝數。旅行家某取道密林，遂致失其蹤跡，後人卽避此而由他道，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鑑者此也。且也爲人之所不敢爲，乃能成人之所不能成。曩於數百年前，思想言論之自由，尙無萌蘖。平民有敢議論上位者，

則籍沒其財產，詆毀教皇者下獄，誹謗君主者受死刑。今則情勢一變，思想言論之權利，爲與生俱來，但行吾心之所安，不須有所顧忌。然此最高之權利，豈易得哉？時經三紀，所歷戰場，數逾二千矣。非大犧牲，烏能致此？

中古意大利之地，疫癘盛行，民不聊生。直至百年前，始收廓清之效，此何故歟？則以哈華德乘染疫之船，自康士坦丁那卜至非尼士入檢疫所，勘察疫病之來源，而求所以防遏之。故至今居意境者，稱道其功弗衰，南洋羣島，食人之蠻族所居也。今則阡陌開墾，美洲西部製造之農器，皆輸入其境，此何故歟？則以貝德生奮身探險，蹈危境而志不稍退，竟爲土人擊斃故也。蓋貝氏雖死，而其行誼感動多數土人之心，激發其天良，遂能收轉移風氣之大效耳。

數十年前，歐美五大國之代表，會商廢止南非洲鬻奴一案。是後黑幕漸開，歐洲文化，遂緣非洲海岸，而徧及其內地，問誰居其首功，則李逢士敦其人也。李抱救世主義來非洲，病死，移葬威斯明斯德寺。葬之日，英之名公鉅卿咸集焉。時則有李之忠徒黑二人，侍柩側，歷述李在非洲之事蹟，謂彼不從史登來之請，決欲以第九次溯尋尼羅河之源，發見蓄賣奴隸之根據地。不意

勞瘁傷身，死於林野，臨終強作數語曰：『余今寂寞而死，尙何言乎？惟望上天垂鑒，啓迪後來之人，以救此銜悲負屈之衆生，爲其職志，有能體天心而行道者，則錫以永久之福祚。』味此易簣時之數語，何其感人之深也！故李氏逝世後不數年，非洲卽有滄新氣象，迥逾於前十年者，則以人皆知有蘇格蘭之義人，爲道捐軀之力也。嗟夫，卽因究果，功不可掩，古之人遺澤孔長，傳至千百世，而人心猶爲之嚮往者，類皆以一往無前之氣，有以建功於不朽耳。

顧造福人類之英雄，其姓字未必震耀世人之耳目也。大多數皆屈於下位，爲上之人掠其名以去，然其利澤及人，固自有不可磨滅者。希臘大哲西西羅有鑒於此，故特爲其僕建立石像。蓋僕亦希臘人，日爲其主朗誦名作，筆記其談話，彙錄其演說，而西西羅得爲絕世之雄辯家，蓋非一人之力所能也。推之今日政商各界，而益信無名之英雄，爲至不可少，一事業之擴張，領袖者祇居少數，而參末議，效馳驅者，爲數至衆。迨夫功業大定，徒知崇拜少數人，而餘子碌碌，曾不齒及焉。他日者，天道無私，論功計賞，行見疇昔所奉爲偉人者，將滅滅其聲價，而常情以爲碌碌者流，則轉有殊榮於最後之判決矣。

卽以一家論，爲慈父賢母者，以幼失教育之機，而其愛慕學問也，如饑渴之思食飲，顧已不可復得矣，乃悉力爲其子女謀教育，雖以勉籌學費，而至節衣縮食，佇苦停辛，亦曾不少悛。則彼子女之厲志成材，孰不出於兩親之所賜乎？更觀一鄉一邑間，田疇屋宇，工廠園林，暨夫智識界之產業，如藏書樓，美術館，博物院，學校，公廨之類，皆由創業之先民，闢草萊，啓溝洫，不避艱難，不惜日力，層累遞進，以有今茲。後人之得享其成，目所接觸，身所遭值者，皆先民所夢想及之，而未獲及身享受焉。吾人飲水思源，未忍翫置，然對於他人，亦有涓埃之報稱否耶！

自然界之作用，大之如山嶽江河，小之如蟲魚草木，其興廢消長迭相更代也，如氣候之不失其序。且後者之構成，何莫非前者所留貽？推之人事，凡能以一言一行，裨益於人者，雖人往風微，而其留貽之紀念品，深篆於吾人之腦府，令吾人回想其音容，有高山仰止之思焉。是以經典所詔告，史冊所昭垂，其力足以勸善懲惡，廉頑立懦者，皆如其平素所犧牲之量，而不能稍溢也。

故於一方面見爲進步者，卽於他方面有所割捨。此理旣徵諸事實而不謬，由是而悟大造之綱維百物，務劑其平，而不任一物之獨占優勝，故因果相尋，施報不爽，其機悉出自然，此正造化

之妙用，亦人羣莫逃之公例也。彼父母之於愛子，或能體其愚弱，宥其過失；獨至天然界之法律，則有犯必懲，無所用其姑息。如有少年而戕害其腦，傷壞其消化器，則疾病夭折，不期而自至；如火之炙手，硫酸之蝕衣，冷熱之漲縮，爲物理之無可變更者。而昧者猶欲以一人之私見，淆亂是非，甚至以他人爲犧牲，以達其私己之目的；雖或暫時能償厥願，未爲人世法律所制裁，而良知呵責，陰騭章明，有莫可倖免者。又況社會有此等人，其所受無形之斲喪，不已多乎！

彼馬克倍司以身犯殺戒，心大驚惶；雖無人發覺其罪，而其抱痛負疚，不啻地獄之火繚繞其身，而莫能避也。（事見莎士比詩）彼大衛既害烏利亞而奪其妻，乃痛自追悔，至於腐心切齒，而不能自解。（事見舊約撒母耳後書）嗚呼，人之陷於罪，果孰得而赦宥之乎。必有最大之犧牲，如基督之十字架，方能爲之滌除罪惡焉。大哉犧牲主義！社會之智識與生活，既以是而進化，而人類之道德，尤不可無此。宗教之實際乎，文明之大源乎，一以貫之而已矣。

實行家之報酬

任夫

處今之世，足以操縱一切者，其維實行家乎？實行家之於世，猶生命之於身，凡世界之種種，

悉惟由實行家產出之。而吾人之所當崇拜者，亦非實行家莫屬。實行家能以其堅毅之能力，克勝艱鉅；而所謂機會運命歷史等，罔不由實行家手造之。自古所稱大人物，按其實無非實行家，雖成功各不相同，而有相同之一點：則見有可行立即實行之是也。現象何若，成例何若，實行家悉非所問。僅就其心所是者，勇往直前，不達其目的不已。故實行家者，必具有勇敢、敏捷、信仰，以及遠識、毅力、熱心、聚精會神，於一定時期內，行其一定之程途，初無紛馳與旁騖者也。

實行家之價值，非常人所能企及，而世界之報酬之，亦特別優豐。非特物質界之幸福也，彼蒼蒼者天，亦錫以靈性上之百祿。吾人誠欣羨之乎？則自省其於實行上有所慚遜否，有所缺憾否？亟謀而改良之，斯無不可矣。試分述實行家所得之報酬如下：

一曰健康。健康者，人生之根本也。人非健康，則萬事停頓而不能進行，雖有智慧無所用之；故凡希望成功者，其第一要點，在致健康。顧健康之致，惟實行家能之。語有之曰：「流水不腐，戶樞不朽」所以然者，動也。而實行家之活潑，即為健康之原因。夫人惟偷惰，則百病隨之；肌體織質，為病菌之窟穴，日以供其饜養，非死不止；而勤動者則否：血液流行，外患無由侵入，即內

部永無阻滯，其健康也有出於自然而然者。夫腸熱，肺結核，痛風，涎膜炎諸證，原其始，無非一極微點病菌之滋生耳。而此一極微點滋生之由，無非因其血液有停頓之時，是則當自咎其不慎面得此，不能怨病菌之何爲來也。至於病菌既來，其已病之道，仍宜求己，如減少食物也，增加運動也，作深長之呼吸也，清潔其身之內外，以去毒質也；而藥物之投，則爲其末，不但功用至渺，有時且貽絕大之隱患。是故求健康者，當認明生理之本旨，而破除風俗習慣上之一切謬誤，第於工作娛樂二者，循環力行之，不必防疾病，而疾病自遠之矣。要須知健康原理非他，亦曰順乎天然而鞏固之。人本無病，有之皆其自取。惟能實行其意志者，必能開拓其心胸，活潑其肢體，流行其血液，堅強其性靈，敏銳其目光，充盈其臉力，恬適其容貌，光明其心地，雖欲不健康，烏可得乎！此實行家之第一種報酬也。

二曰智慧。人謂智慧出於書籍，誤也。智慧乃源於實行，故大教育家之施教，往往令學生於實行上爲書籍之證明；而世誤視人之腦，等於一記憶之箱篋，而不以爲力原之「馬達」，坐是乖謬百出，殊可悲也。夫當代偉人，初不在其頭腦之特優，第以其進取之勇，克造宏深，卒獲成功。

之幸福，故智慧未有不從實行而出者。或曰：專務實行，得無虞其失敗乎？然一度失敗，即增長一事智慧。譬如嬰兒，扶牀學步，必幾經傾跌而後行走之技乃成；其不傾跌之知識，由於傾跌而來。人之一生，所行世途，何莫不然，誤則改之，雖百折而不撓。世界一切文化，初不賴乎他道，亦曰由屢蹶屢起中，得真確之智慧，因成就其鞏固之建設而已矣。

三曰希望。希望者，實行家之所專有也。實行家以其強毅進取之自由，而希望歸之；畏首畏尾之輩，圖苟簡安逸而已足，詎復有何希望哉！夫雞鶩逐食，固不足與於鴻鵠之志，而亦由鴻鵠之希望，不與雞鶩同其卑劣耳。實行家者，鴻鵠也，非雞鶩也，健翮摩空，有扶搖九萬里之思想，斷無畏慮、憂慮、孤癡、困苦、恐怖，足以籠其四周，而阻其當前；故希望非難，異懦自棄，則其所以難也。世界有何危險。危險一字，卑劣者自戕之利刃，而非所施於實行家，必危險去，而希望來矣。

四曰快樂。實行之中，祇有快樂，初無憂傷。而理想家則多抱悲觀，且往往與相終始；以其無活潑之能力，於坦平之前途，懷疑膽怯，輾轉以自縛故也。設一旦反之，毅然決然，掉臂而前行，則知天地間本無荆棘蕭瑟之氣象，倏變而為和煦，其一生尙未解決之問題，立即冰消理順，而光

明燦爛之境，自然湧現於心目，其快樂為何如乎！故快樂如鑽鑿然，努力深鑿則得；安坐而但作冥想者，不能致也。是乃天所以報酬實行家而已矣。

五曰能力。能力由實行而出，愈實行則能力愈多；據最新之實驗心理學，考得常人腦力，其施諸實行者，僅其小部分，約自十之一乃至三之一，而其大部分，均被禁錮而廢棄。夫世人恆患腦力之不足，而何以有禁錮廢棄之事實，則可見怠惰依賴之處，固尚多也。有怠惰依賴，減少其利用一己之思想，不能為建造腦質細胞之要素，則發達安得充分。每見有發明家，製造家，商業家，美術家中之偉人，造就獨能遠大，名譽隆起於一時，以為彼等之得天獨厚，而不悟己之能力，實亦未嘗稍遜，特以不經振奮之功，日形萎縮而已。夫人腦者，極大之電池也，以造物為其力原，希望為其電線，而所以聯之者，則賴乎實行。實行之結果，不必其立即成功，而要已增若干能力；蓋一次實行，其腦中已深印一痕，續續為之，此痕必愈深愈廣，而終則達成功之域。世有以能力薄弱自諉者，蓋以實行為對證之藥也。

六曰進步。有實行而後有進步。有高心而無實行者，心之所造，盡屬虛幻，非能與事實比。

也。夫心境開展，則規畫遠大，誠與實行有密切之關係，然而如彼畫家，有畫架，有畫具，有粉本或寫真，而不以腕力實現之，則畫之優劣，無從懸揣也。持惟心主義者，雖陳義甚高，現世界碌碌，咸不值一哂，而不以勞力爲需要，則其結果必陷於自欺；故人之求進步，舍實行其意志外，無他道。不觀軌近驚歎之飛行事業乎？方其初，一般學者競尙空譚，孰合理，孰不合理，孰有效，孰必無效；紛紛擾擾，聚訟多年，曾何進步之可言；迨賴脫昆季從事實驗，於是乃節節改良，有今日之成績。則世界一切文明，其實現也，孰不自實行中來哉，進步者，實行之報酬也。

七曰名譽。古哲恆言，名譽無益；一經得之，副之實難。世每有竭全力以求之者，抑惑已！雖然，其爲物也，在一般人之眼光中，亦自有其價值，而欲得之，亦非實行不可。觀彼著名當代之人，如發明留聲機及電器事業之愛迭生氏，發明無線電之馬可尼氏，北極探險之辟萊氏，商業家之華那美克氏，政治家之羅斯福氏，所以名震環球者，卽名其所實行之事業而已。有實行，則能人所不能之成績顯於人前，卽欲辭其名而不可得也。以虛詭爲沽名釣譽之祕訣，一朝破露，萬事墮毀；故名譽乃實行之回聲，有沒世而名不彰者，必非孳孳矻矻辛苦力行之人，可無疑也。

八曰金錢。世界權力之原，必賴金錢。顧所以得之，亦當惟實行。當世擁鉅資者，如阿史脫文特畢，洛克格弗，其起家也，莫不由其有過人之見識，知社會之大需要，而有實力以應付之。故金錢之所積，恆存於社會需要之地，惜吾人非待已經顯明，茫然莫曉其所在；例如電報、電話、縫紉機、自動車，今日已人人知爲應用而不可缺之物，而方其未發現時，皆安常習故，莫或作出位之思者。一旦有人創作，犯苦難而實行之，於是金錢之歸，爲吾人所豔羨，庸知其爲唯一的實行家之報酬耶。

九曰運命。運命二字，爲實行家所不信，亦爲實行家所自造。蓋人之成功，偶有爲微倖者；顧苟非其實力足以副之，輒圖微倖於運命，此不可得之數也。其人於實行既有大過人之處，而運命自隨之而轉移；如彼特羅斯基，天然之音樂家也，然如良材然，而不施以雕琢之工，不能成器。彼氏既有天資，又有其堅忍不拔之志，願於一字一音上費無數次之調和，而後博萬人之稱賞。又如愛迭生，有天生工藝上之長才固已，然其一切驚人事業，無不一出於力作。佐愛氏者某，謂其於一物之發明，每廢寢忘食者數晝夜，則愛氏所以自造運命者，爲力作可知也。然則人患實

行之無功，若有天空之運命，以爲之梗者，運命固不任其咎，而還當自咎無造運命之實行，可矣。

十曰不朽。古之稱不朽者三：立德，立功，立言，皆實行之所有也。從來偉人欲成其不朽之事業，無不以實行爲前提；卽降至匹夫匹婦，一節之美，一行之善，亦舍實行外，必無以自見。近者歐美間郵船鐵塔尼之沉沒也，有阿史脫者，非無逃生之機會，而以讓諸婦人孺子，故卒葬身魚腹。然其人雖死，而其名則已不朽；舍生成仁，死而猶生矣。又有司德洛史夫人者，遇險將沉，因其夫之故，不忍獨生，應去不去，竟與夫同盡；故人相與崇拜之，爭懸其像。此二人者，能實行其意志，用己力以自致不朽於將來；所謂求生者反得死，求死者反得生也。然世人不朽之事，不必皆殺身而後可；實行家之勇往，雖殺身而有所不懼，擲生命以勵其實行之力，則不朽將安往乎！要之英雄，豪傑，聖賢，人人可爲，亦復人人能爲；所以碌碌然無所聞，究爲庸衆以沒世者，非上帝之不吾佑，吾自未嘗以實行者，上通乎天國永樂之源也。吁，可悲已！

以下請將實行之條目，略舉於下：

勿尙空譚。苟非利於人已者，緘口爲佳。

少年 弦 韋 實行家之報酬

勿憂將來。誠於當前之事，規畫盡善，其結果自有造物者操縱之。

勿作空希望。苟有所欲，須徑以實力敗之；徘徊又徘徊者，懦夫也。

勿事閒評。閒評者耗費光陰，體力，而毫無補益者也。非大愚不爲。

勿懷疑。欲知一事之結果，放膽而前，則自知之。譬如欲明水底爲何物，必奮身入水而後見；

徒踟躕猜度於水畔者，有何用乎？

勿模擬。一粒真寶石，與一枚人造之金鋼鑽，形式雖似，其價值相去遠甚。

勿愉惰。人生世上，以工作爲天職；無所事事者，廢材也。卽休息暇晷，亦宜有裨進境。

勿躁急。腦欲其活動，心欲其恬靜。

宜坐端而行正。與人接構，務取自尊態度，惟勿致於驕可也。

宜洞開牕戶，作深長之呼吸；同時直其肢體，使清潔血液，得流行於全身。每悶坐頭痛時，尤宜

行此。

宜讀有奮興性之書籍。如古今名人傳記，悉具有激發志意之功用，多讀卽可克肖其人；故欲

覘其人之人格，視其所讀之書而可知。

宜謝絕怠逸之人，勿與爲友。

宜溺身於工作中。無論何種職務，至宜早去，宜遲；其有暇晷，利用以求工作上之進步。同事

中有能高於我者，宜請教而研究焉。

宜分析一日之光陰，而知其耗費者若干時，工作者若干時，尤宜注意於工作以外之光陰。蓋

此光陰，屬於己者，價值較大，尤宜珍惜也。

宜徧懸世界名人之小像於四壁，以收潛移默化之功。

宜有堅持到底之致力。失敗之原因，大抵在於餒怯。

宜注意於未來。已往之境，除所舍少許之教訓外，宜概行舍棄。

宜力成最難之工作。勿事遷延規避。最難者成，則其餘皆易，是卽真能力。

宜助孤弱者。任其所不能任，復獎掖之，使成有爲之人物；此雖爲益於人，然亦有影響於己也。

少年弦章 實行家之報酬

一六〇

能力第七

自力爲成功之基

谷音

天生蒸民，莫不具有獨立自營之性能；然而充分發達其性能，而無求於人者，比較的甚屬寥寥。蓋爲一事而倚賴他人，與全恃己力，成則俱成，而難易有不可同日語者。况夫人情莫不趨逸避勞，去難就易；以故芸芸衆庶，不倚戚友爲長城，卽恃閥閱爲護符；等而下之，至於飾貌章身，亦爲應世之具；求其自力充足，錚錚佼佼於庸衆之表，特立獨行，不爲搖奪者，有幾人哉！彼夫不能自立之人，於世無足重輕，增之不見多，減之豈見少乎！

事之經營伊始，人每樂於倚賴他人，而自卸艱鉅。及其究也，在己無纖毫之能力，有悟夫與以倚賴之人，實剝削其與生俱來天賦之權利，卽不得不發憤以圖挽回。譬如童年肄習一業，苟其長上反復指示之，不使心力有勞，必無快意自足之態；及其自出心裁，通過百難，實底於有成，則其欣快之情，勃發於不自知；蓋自信其有成功之實力，則始而自慰，繼而自尊，而自力因以愈充矣。

美著名演說家皮邱嘗自述其幼年就學，悟得一自立之法。其言曰：余一日上課，先生命余

至黑板前，默寫所讀之課，余逡巡而往，苦不能記憶，因飾言求免；先生若弗聞也者，作色語余曰：今惟欲爾所習課程，無有差忒，此外瑣事，不暇顧也；余復曰：此課研習，已費二小時矣；先生曰：爾費幾許時刻，亦勿暇較，但爾如樂於攻讀，則習十小時亦可，不樂於誦習，則全棄之亦無不可，惟須有以對我耳。其詞甚厲，其容甚嚴。余大窘，慚而退，自是以後，大自淬勵，而肄習時獨立不羈之概，亦自然流露矣。一日余隨班上課，先生向余設問，索余置答，余答之。先生搖首曰：謬甚。余重答之。先生仍曰：否。命坐余之次者作答。余忸怩不自安。繼聞坐余次者，所答亦未善，順序而下，至末坐之生，先生乃點首曰：然。顧其所答，與余初無二致。余心不服，默念適問余之答語，與此正同，先生何爲擯斥之。先生已知余意，詔之曰：子所答固無誤，然子盍始終堅持；余曰：非，子奚不曰：是蓋學問之道，但知之猶病不足，必自信所知不大，而後乃爲真知；若出心尙有所猶豫，則謂之爲無所心得焉可也。

人生最大之謬見，無過於冀幸永受他人之覆翼；蓋人之有倚賴性，則其沈著之力，勇毅之氣，俱消斷於烏有；而欲振奮此力與氣，必由自立自助之一念得之。余所遇英毅不凡之少年衆矣，

然未見有不自振奮，而常待人之援助者，可大有所成也。善夫愛滿生之言曰：「凡偃息於優閑之牀蓐者，必入夢鄉。」有志男兒，不可不猛省！

自立自助，人生之美德也；而與此美德爲讎者，莫如受助於人。受助於人者，自覺無需勞困，他人已爲我成之，而我遂倖獲一時之安也。然世界最無價值者，惟此一事；蓋以昂藏七尺之軀，精力非不充足也，百體非不健康也，而志卑力弛，委靡不堪任事，又手鵠立以乞助於人，曾賢者而肯爲之乎？

宇宙間含生負氣之倫，行事常有所待者，爲數甚多；然其所待者何，間亦不自知之，而旁皇希冀之神情，不可爲諱也。推原其意，本無一定方鍼；或望快心之遭遇，或期意外之幸福，處心積慮，惟在乘可伺之機，得他山之助，庶幾可以不學無術之身，無需預備，不煩操作，而逕獲優勝之地位。譬如爲人子者，祇知有祖父之庇蔭，與人交者，但欲得友朋之惠助；更有迷惘性成者，則日夕祝望蹇運之速去，而致身於青雲；此情可憫而又可笑。然以余所見，凡屬此類人，從未能成出類拔萃之事業者。

善能勝敵者，必先有破釜沈舟之志；善能經商者，必先有操奇計贏之權，蓋惟自恃己力，爲成功之鎖鑰，亦爲立德之機緘；而環顧吾黨，其有堅毅之力，不仰助於外界者，曾有幾人！此誠足令人驚且憂也！夫天下無不納代價而可獲得之物；彼望助於人者，不特終無所得，且必全失其自信力，而人格亦幾不復存。

某大公司之總理，嘗與余言，彼有一子，擬爲擇業，俾之受他人之指揮，不欲其子在彼部下，所以絕其倚賴心，使與艱難奮鬥，而克自立也。若是教養其子，可謂智矣。顧世之爲父母者，十九皆放縱其子女，不忍以嚴法縛束之；赴公任事，無一定之時刻，其不能有強固之氣，成理煩治劇之才，勢所必至也。故凡入懈於自修，寬於自責，其一身所有建樹之能力，必至萎縮消磨，無復發展之餘地；不見兒童依父母之宇下時，罕能成事，及至離家獨立，不旋踵而表現驚人之才幹乎？無他，獨立則勢迫；成敗利鈍，其樞機在一身，自不得不奮勉也。

吾今正言以語一般少年：汝果決去此倚賴之惡根性，則一舉手一投足，皆爲成功之通徑；而不然者，希冀外來之助力，一時雖蒙其便利，終必有實害隨至；故以金贈汝者，非良友也；良友爲誰，

卽督勵汝，勉強汝，使汝能卓然自立之人也。

世不乏髦年病廢之人，以能奮力故，常不恃人爲生活；顧以少壯之子，百體完好，富有工作之力，而反望助於人可乎？故凡不能自立者，不得謂之成人，必其所肩任之事，完全自立，而後其本能始見；本能也者，儲藏最深，迨夫責任觀念既經發生，則此本能無以自秘。習見有代人作業者，積年累月，無所表見；一昆自爲營造，頓覺天才展拓；非忠於己，而懈於人也，其中蓋有不可思議之力，迫之使然，而爲人作嫁，則無之也。此不可思議之力，卽特殊之志望與熱力，爲其行爲之主動是也。

且夫處境極窘，才力乃能擴充盡分；處境安閒者反是，無進步，無品格，終成一廢人而已。彼恃金錢爲護法之少年，以爲金錢萬能；有之則學堂考試，可以槍替，畢業文憑，可以賄致；一身蘊有之才幹，尚有發達之望乎？以視彼苦學生之焚膏繼晷，孜孜兀兀，不忍輕縱片刻之光陰者，於發達自身之道，孰得孰失，不待智者決矣。

志存必死，則得生；地處絕境，則反安；何也？人所不自知之最大魄力，往往以此時而發展故。

也。故事前所不可勝之重任，至危急之時，竟能力舉；如失火之家，以懦夫而踰重垣，痺病之母，見其子瀕險，亦能奮力赴救。若平時責以此事，其難不啻登天矣。更進論之，人不經生計界之奮鬪，則如獸族之不能進化。何以故？從來民智濬發，而促其進行之有力者，莫若此養欲給求之一事。藝師操術求售，所志不遂，繼見其家人子女，饑寒交迫，情勢日絀，憂危之下，妙想頓開，而前此所不能成者，於是竟成。嗚呼，迫不得已之爲用，其神奇誠有不可思議者！吾人懷抱利器，平時冥然罔覺，猝覩眉睫之禍，乃應機立發，回想優閑自適之時，何嘗肯深入以求之，迨至萬不能淺嘗，心力自能交奮矣。

一童子語其父曰，適在田間，見一鴨緣木而登。其父叱之曰，毋作譎言，安見有鴨能緣木者？童子執前言，謂其被一獵犬所追，遂四出無路，不得不緣樹而登也。其父默然。觀乎此，吾人誠處萬不得已之地位，復何事之不可成。

官階門第，財產聲氣，皆人所憑恃者也。然遠不若自力之真可恃。夫人能歷艱辛，去障礙，就事功，非有他道也，自助而已。能自助者，其膽識必超卓，其智謀必遠大，世人莫不愛而敬之。

吾亦欲爲人所愛敬乎？則先以立身之方鍼，表示於人，自顯其赤膽忠忱，將盡其一身之天職，以裨益於世人；誠能如是，則其身受之刺激力，於其行爲上，必以磨礱而益見元晶。蓋以人生志趣，一經發表之後，則睽睽萬目，皆督察於其旁，使之不敢不自慎；是無異自立繩墨，求其器之必底於成而後已。吾人誠體此意以存立乎世，則其生活行動之氣概，足以振刷庸俗人之心理矣。

志力與事功

寓公

天下惟何如人爲能成功立業乎？必其人注目一的，堅信自身有達的之能力，不稍搖惑者，乃足以語於此也。夫能提刷一己之精神，使應合乎成功之標準，確知當前之事，無不能勝任之理，因以自恃其尊榮，而益勇於進取焉，則其所成就者，誠哉其不可限量矣。

今有人焉，爲一事而一再受挫折，遂陷落而不復振，此何故歟？推其心若曰：值此時乖運蹇，強爲之亦必無益也。嗚呼，其自限若此，何怪其終於無成哉！且人之大患，不在處境之順逆，而在神志之強弱；誠使其人心力雄厚，氣魄堅毅，雖動與願違，至於事業失敗，財產蕩盡，亦不難恢復舊觀。惟心志墮落者不然，偶遭拂逆之事，卽有類於槁木寒灰。質言之，凡人膽力既喪，於理卽

無成功之可期。如登山然，貴能攀援而升；浸假失其所據，詎能復有達巔之望乎？更設一喻，凡逆流而上者，惟活力充足之魚能之；若夫垂死之魚乎，則惟有逐流而下耳。

夫功業何爲而不能成也？試爲探究其原因，則其由於失卻自信力者，較之由於失卻財產者，尤居多數焉。故吾人一身之創痛，苟大於失卻自信力；既經失卻之後，立業之根基盡墮，無復建設之餘地。以此自信力者，譬猶人身之脊骨也；去其脊骨，而望其能直立也，望其克勝重負也，能乎不能？

人而具有剛決勇爲之心，萬無不可成之功；雖有摧殘壓抑之者，庸何傷乎？其或加之以禁錮，而天才愈不可掩；史遷入獄而作史記，屈原幽囚而賦離騷，且空前之奇書，天路歷程亦成於狴犴中焉。更或斲傷其體魄，然失樂園之傑作，乃成於無目之人，左氏以失明而傳春秋，孫子以絕膺而著兵法，艱難苦厄中，曾何足尼其進修者。深矣哉！自信力，可以使人入德無限量！偉矣哉！自信力，可以使人策勳於永久！

(一) 勿以希望鮮少而退步。凡人行事之初，必有所期望達到之一境；當此境之猶未達到也，不

可自以爲此境萬難達到。蓋欲爲成功之人者，其思想與態度，皆須有以相副；約言之，無論何事，必須以成功者自待，而以不成功自恥，庶幾其行爲大有進步也。進是以談，善觀人者，可於最初之時，決定其人之成敗焉。其人而能出頭地也，動靜語默之間，皆可察見之，有獨立不羈之概，有規行矩步之情，其自信將來之必成也，流露於聲容之間，令人一望而知其爲成功之人。反是而不能成功者，識別之亦甚易，其行爲則遲延莫決，其心思則疑慮百端，推而至於一步一趨，一舉一笑，以及飲食服御之微，無不足顯其爲巽懦卑弱之人。嘻，尙何望其有成哉！凡勤敏任事之人才，其一舉動間，皆有蓬勃氣象，如春筍之怒茁，如蟄雷之初起，有積極而無消極，有勇進而無餒退，心目中惟見有所能，而不見有所不能，不待刺激而動，不望外助而進，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然其出言未嘗自誇也，天下惟不自誇者，乃有赴事之實力耳。美大將葛倫脫秉性沉靜，然凡與相接至五分時者，莫不覺其品性之英爽也。美英雄辯家韋勃司脫舌掃千軍，時人莫不驚服，然其言語之力，猶遠不逮其內藏之力之雄偉也。彼夫志氣萎靡者，既全不足自信矣，曾何內力之足云！但聆其音而觀其面，已可辨其爲被驅而動者，枝梧踟躕之情狀，蓋歷歷可繪也。

人苟無自信力，不足以振起全副之精神才幹，而擔當宇宙間事業也。彼夫天縱之才，挺然出乎常人者，假無此力爲之支配，終不能收充分之效果也。蓋其天姿與人爲，歧出而不和同，無以成一致之進行也。

人生斯世，欲有所建樹，才具固甚重要，而自信力爲尤不可少。夫自信力非人所盡有也，亦視乎其人欲得與否耳。而得之之道，固非甚難，視爲既備，斯既備矣。於是出入社會之中，喜氣盎然，不特他人信任之，卽己亦自覺異於恆流矣。

今夫食力商場者，當其營業衰落，存貨滯積，支出甚鉅，而收入無幾，情勢岌岌，不可終日之時，而遽失其常度，喪其素守，面現不愉之色，口出無理之言，遇事輒厭，見人生怨，牢騷抑鬱之氣，咄咄逼人，則其人猶未能知立身行事之法程，亦終至於一敗塗地不可收拾而已矣。夫處境順遂，而心神愉快，其措事也甚易，若動遭拂逆，環列艱難險阻，仍復心境坦蕩，不露纖芥之憂戚，此則非有過人之魄力者莫辦。蓋其所眷愛所寶貴之事業，一旦傾跌，財產與名譽，竟隨洪波而俱去，縱其有志於恢復舊觀，而無如歲月之不我待矣，言念及此，則當挫敗之日，能以鎮靜持之，詎非難事耶？

雖然，大企業家之所以優異於人者，正惟此耳。其處境無論如何杌隉，其宅心之恬安，不因是而稍改。自來轉危爲安之大商店大公司亦衆矣，蓋皆由此堅決心，慰勉心，爲之保障也。向使其臨難稍懷疑懼，而一切章法隨而錯亂，詎復可望其出險哉！

(二)勿以事勢窘難而卸責。凡人常以難之一字作口頭禪者，必不能有所成立。吾人慎勿從阻難上著想，因而灰心短氣焉。縱有時市情動搖，時勢危殆，亦當抱定樂觀主義，脫然不爲所累。常見人任職商界，或擔任社會事務，自朝至暮，怨尤之聲，不絕於耳，明於責人，關於責己，致若一身常罹厄運，爲天所故意磨難者然。嗚呼，若而人者，距成功之途，何其遠也！吾固不謂逆境爲烏有之事也，特吾人當有超過逆境之智識，制勝一切障礙之能量，常就光明中求生理，勿從晦闇中尋煩惱，庶幾可以驅逐失望之魔乎。蓋失望譬猶瘟病，能使人精神彫敝，元氣剝喪，爲害人之最大勁敵，不可不出全力以除滅之。

抑人情之所樂與晉接者，容色泰然，語言多風趣之人也。其愁眉蹙額，常以災患告人者，人往往不樂就之。此如逃陰霾而就祥光，亦屬情勢之常也。則樂易之心理，不特在己有益，且足

以感發人矣。敢以淺言持贈曰：凡欲身入凱旋門者，其容貌詞氣，必時時顯有必勝之象，而人之視其自信力之堅毅，亦必歎服之信賴之矣。至彼心旌未定，託成敗於機緣，身律無存，諉窮通於運命，事既鮮克有成，人亦羣相鄙薄。信夫，惟勇進不撓者，爲能成事，爲能引起他人之熱力與厚望。嗟我同志，可以興矣！

人身之感化力

公明

宇宙之內，萬物並育，有精神之內蘊，卽有氣象之外宣，故日球發光，地心散熱，山輝川媚，草茁花香，其表露於本體以外者，皆由其中之所有，爲自然之發現，而足以與有情之類，切感於無形者也。是謂感化力。Influence 萬物如是，惟人亦然。

凡人之動靜語默，大都因習慣而出之，以無心，然正惟無心之中，恆有一種隱藏之勢力，盤旋於其一舉身一啓口之周圍，使對我者之耳目心思，於不知覺間，爲所攝取，以物例之，名曰人身之感化力。此感化力之包圍人身，比於科學家所稱力磁圈，及圖畫師所繪佛頂上之圓光，差足相擬。而其及人之深，則可於昔人論雄辯家各塞斯 *Rossetti* 見之。各塞斯之雄辯，具絕大魄力，

能使萬衆傾倒。史家論其人，有曰：吾人欲知各塞斯誠人之力，界限若何，一若自其軀體所在之點，愈展愈大，成不可思議之範圍，瀰漫於一般空氣之中。是真善於形容感化力者矣。他若本仁約翰之評亞波倫，謂其鼻孔冒火，愛佛來脫贊韋勃斯脫之演說，謂其吐屬之際，疑有火星發射，皆是也。

豈第少數人有然，推之芸芸之衆，無不發洩一種之能力，自本身而感及於他人，雖當前不自覺察，然勢之所靡，萬不能免。歡樂所感，喜氣闐溢，憂愁所感，慘象環生，見心地光明者，無往而不睹光明之境，反是而爲黑暗，斯無往而不爲黑暗之鄉，以至愛心摯感，則遇之者感其溫存，意所不屬，則當之者覺其冷淡；故或造福人民，或流毒社會，皆此人身感化力之所變現也。吾人仰觀大宇，三辰之燦列，四序之推遷，而識其無不隨星氣以旋轉，詎知人類衆生間，乃以一身之微，而感生萬象，將視星氣爲更奇。雖謂吾人之身，譬若日球，能以光與熱，普被儔類，而使之同化，豈過語哉！證諸西史，益可見古來之聖賢豪傑，皆有辟易千人之奇異感化力，能奪一世之氣，而馴服之於彀中。不觀掃羅者非猶太開國之雄主乎；願以殘暴故，爲當時賢者所指斥，於是怒不可遏，

特遣從卒，馳赴賢者之宅，將縛之以獻。從卒既至，見賢者道貌凜然，竟不復憶其所受之命，而反請爲賢者之衛士。掃羅見從卒不返，更遣一卒去，亦如前。掃羅疑忿交并，離座躍出，若猛獅之奔柔羊，將手刃此獠焉。及抵其處，賢者方安坐講道，神態儼然，不禁心爲之懾，氣爲之斂，身顫而股慄，前此憤盈之氣，消沮退縮，乃伏地認過焉。賢者何人？先知撒母耳是也。又巴黎當一八一四年大革命時，暴徒麇集，橫行街市，政府於衝繁之處，徧設礮位，守以兵士，而猶不能稍示鎮壓。暴徒蠢擁前進，殺人無算，莫之能禁，忽聞黨魁大呼曰：國民止步，譚拉友 Dela Enche 在我之前，將有言告我。卒聽其勸，而稍斂迹焉。嗚呼！譚以六十年高尚純潔之生涯，遂能使巨礮所不能抵制之暴徒，一頽然老翁竟戢服之而有餘，此豈常情所能測乎。西哲孟退 Wontaigne 曾述羅馬帝該撒幼年之軼事：該撒出巡，爲海盜所俘，被鎖於划槳房，操奴隸之役。顧該撒被鎖時，講古說今，滔滔不絕，時或高歌朗吟，歡笑自若，令人生愛。斯時也，鐵鍊縛該撒之身，而該撒轉縛海盜之心矣。是晚，海盜釋其縛，與共飲食，翌日，復與縱談故事，該撒乃爲述航海必具之知識，以及貨船出沒之路徑，言之甚津津有味。海盜大喜，命爲一等駕駛員。旋該撒說降全船水夫，共擊

海盜而繫之。一反手之間，該撒已爲全船之主人，而駕船泊於羅馬之口岸，若爲其戰利品者然。距被縛時，前後不過四日耳。該撒才敏過人，誠古來所罕有，然非其一身之感力，能深入人心，則言語之間，又烏能奏若斯之奇績乎？此偉大人物之所以爲偉大也。

然進而言之，吾人個人品性，莫非爲種種奇妙力所結合而成。其行動於社會間善惡邪正之分，彰彰不可揜者，究其發源之始，則甚細微。方其初受感化也，爲目不可見之種子，久之而發芽挺枝，遂一成而不變。人惟易爲外界所感化，故哲學家之論品性，以爲是乃諸感所集成；諸感者，卽人人之感化力，相與糅和之謂也。譬諸丸泥，入陶人之手，長短方圓，任其意匠，而造出不相等之各形。人生而受外界之感化，以成最後之品性，殆同斯例；則感化力之吸受與灌輸，烏可不慎哉。

吾人處此紛紜擾攘之世，千端萬緒，咸集於一身，故佔地雖小，而天地之廣，無在非爲吾人腦思所達到。非若有知覺之動物，走於曠，翔於林，所得於宇宙之真趣，不過一瞬，故後僅自罅隙中望見一線天光耳。人則若居處於玻璃之屋，上下左右之世界，罔不接近其眼簾，外境之事物

物，如電流之紛集，以耳司聲，以目司視，理性司辨別，良知司是非，有信仰心以司靈界之事業，其精神意象所貫注所構造者，至無限量。自幼而壯，而老，所感受者，不可勝計；所感化於人者，不可勝計；蓋有非巧歷之所能算者矣。

感化感受之多且巨，既若是；則吾人立身處世，當如何做傷乎！分時片刻之微，安見不有絕大關係，足以定一生之運命者。先入爲主，後悔莫及，譬鍊鐵然，當其紅熱時所鑄定者，既冷則無能改之。善夫羅斯金之言曰，「玻璃瓶新出於鑪，而散布糝糠於其上，及其轉冷，可回復其晶瑩之面。」然吾人勿謂此理同於天真爛漫之兒童也，兒童既染惡習，終其一生，難以回復天然之美質。甚矣以身涉世，觸處皆爲危險，不可不悚然自警耳。

夫環吾人四周之空氣，稀薄已甚，願每方寸有四十鎊重之壓力，而嬌弱之嬰兒處於其中，不之覺也。呼吸自然，亦不覺其悶損也。此無他，以壓力四面均等而已。有道德者之化人也亦然，其溫仁和霽之氣，被其薰陶者，轉移其性情，而毫不自覺。且化人之要術，不僅繫於思想之超卓，學術之淹博，職業之崇高也；蓋德性之充實光大，自有本源，固不以資望地位而殊也。

是以窮村僻壤，亦有孜孜樂善之人，如明珠之藏於尋常貝殼者然。試即以倫敦某婦之事爲證。婦以售果爲業；處境窘困，忍飢耐寒；破屋一椽，僅蔽風雨。然常以他姓之孤兒，臥於其旁；婦竭力撫養，體恤備至，如是盡瘁者四十二年，而孤兒輩之撫育成人者，共二十人。衣而食之，盡所知以教育之，或助之以得普通之商業知識，或爲籌畫遠赴加拿大及美國之計。彼婦貌本不揚，而其臨死時所現之笑容，雖天使亦將妬其美麗矣。生平雖伏處於陋屋之中，而榮光燦爛；過其居者，崇敬其人，不啻倫敦城中福星之舍。凡社會改良之運動，受其提撕之力頗不少。噫，彼婦貧困之身世，宛同殘破之甌，而其內蘊之蕙澤，芬芳四溢，歷久猶能不滅，則善氣之入人者深也。

昔希臘詩人，嘗作神女賦，以發抒玄妙之理想，略謂神女降臨，其足迹所經，必有祥光瑞氣，令人尋蹤可得；且神女之來，非在滾滾洋海，茫茫雪地也，其所展止者，必爲葱鬱之園林；苟有曾遭雷擊之樹，焦灼無生氣，得神女駐足須臾，卽有長春之藤，孳然挺秀，縈繞樹身，使之復見青葱之色；神女所至，爲死水之池，則有奇泉湧出，爲枯朽之木，則有奇花怒放焉。美哉此言，爲二千年文學家之佳話，亦越至今，乃驗之於倫敦售果婦之身；蓋援人於苦海，而登之衽席，婦之功德，寧有量歟。

若夫地位與資財，苟爲有德者所據，有則其利人濟世之功，所及者愈遠。英之勳爵沙士勃來，卽其人也。沙嘗語人曰：「歲不吾與，鬢髮班矣；然蒿目斯世之瘡痍，而余竟袖手去之，余有所不忍也。」沙之居心如是，故當其生時，英國社會間之邪風惡俗，次第革除；奸佞誕妄之徒，俱爲斂迹。不第此也，英國勞動生活之改良，慈善事業之提倡，皆以沙爲中堅。鑛地及工廠中勞動之兒童，則爲之釋放；貧民窟中恐怖之內容，則爲之揭破；又設貧民工藝學校十二處，棲貧所若干處，當議院開閉期間，沙每於中夜出巡街衢，見有路旁橋側之無賴漢，必令其入所中度夜，每夜收納二十餘人爲常。沙之好行其德若斯，故遠近以慈父稱之。及其逝世，運柩赴韋斯明斯德寺環送者多至數萬人。時則有負販團公製一旗，題曰：「我病於獄，徵公執依！」復有送殯之苦學生，亦揭櫟一語曰：「我裸體而飢，徵公執衣食我！」沙之死也，誦其德者徧於全英，至今銅像巍然，亦固其宜。銅像之下，鏤誌數語，曰：「本世紀內英國種種事業之改良，沙公之力居多。」蓋記實也。

然人身感化力，其不善者之遺毒，亦與上帝之造福，有同等之比例。古來城郭荒蕪，國家淪

亡者，不可勝數；所以成此廢滅之現象者，非時會爲之，乃人力爲之也。故都市化爲邱墟，富人夷爲乞丐，究其禍始，必由人心之煽亂，遂成此非常可怖之惡果也。若謂興亡盛衰，乃世運自然之變遷，而不由於人爲，則誤矣。美術史專家某君有言：『古今美術品之興廢，不由世運操其權。試思希臘之神像與神廟，何等莊嚴！羅馬之城垣道路，何等廓大！中世紀之雕琢物，何等恢奇！苟非人類以惡魔之心爲心，發爲暴蠻之舉動，蹂躪而粉碎之，則延傳至今，豈非無價之瓊寶哉！而惜乎蠹蟲與烈火，颺發於人心，伊可畏哉！』不僅此也，更觀各國之藏書樓，及名都大城，皆以人心之毒蝕，而化爲灰燼，徒令後之人憑弔無窮；欲復觀瑋麗之宮殿，繁華之城市，祇當覓諸殘磚零瓦間矣。故有人謂惡人之勢力，不啻世界之瘟疫，信然信然！幸也善人之力，終以比較而得優勝；譬諸取糠一斗，與穀一粒，同時撒播，會幾何日，糠滅其迹，惟一粒之種子，能發榮滋長焉，此則差堪爲世界慰耳。

抑人類之相爲感化，不僅由己及人也；即己身亦還受其影響。譬若御者揚鞭而驅，己亦隨之而進，朋友之相切相磋，即同此理。推之父母多方誘迪其子女，名師百計規勸其學徒，良將設

法鼓勵其從卒，所及於人者，卽已亦不啻爲其中之一。惟然而談話，演說，文字，所以成物者，莫非所以成己，己也，物也，一以貫之而已矣。

勿謂藐茲一身，無與於世界之大也。人類感化力之神，則有以單辭片語，而爲大改良大革命之源者。儲能在一身，而程效在全社會之廣，數百年之久；若此類者，歷史上固數見不鮮也。其斡旋之大力，有如鐵路交換之軌，能使望北極之軍，改轍而走南極焉。

風氣之轉移，發端祇在幾微；及其成也，有排江決海，莫或能禦之勢。不見夫史得拉頓 *Sturton* 以一席語，感化酒徒迦胡 *J. B. ConPa* 爲戒酒會之先鋒乎？不見夫馬法脫 *Woffat* 以寥寥數語，感化織工李温士頓爲非洲之救主乎？又不見夫加立波的以一呼而化意大利暴軍爲常勝隊乎？諸若此類，其改造社會國家之能力，既速且鉅，非水火風雷所能彷彿其萬一；故無論算術若何精進，於人生之心意腦才，與其感化同儕之勢力，決不能測知其限量也。

人之四射其感化力也，實爲自然之結果。世界各種能力之原，其普遍之工夫，恆由自然中發生。若日光之蒸海水而上騰，乃絲毫無所造作於其間也；然成效之鉅，視勞心積慮，矯情矜意

而爲之者，大相徑庭。自然則真，不自然則僞；而人身感化力，本有真而無僞也。故一人之品性，以自然推及於人人。苟其人而器量褊隘，性多疑忌，則其家庭與社會，皆爲之岌岌不安！更如悲觀失望者，易使人之熱血轉冷；作威弄權者，易激起反抗，而召永久之紛亂；此乃如影隨形，例無可逃者也。反之而爲道高行潔之人，其芳躅所止，有如春風，凡與之相接者，莫不受其善德之栽培，向上之提撕焉。若此人者，爲世界文化之中堅，亦卽爲家庭社會之福星；世有是人，則從善之途，益顯爲坦蕩易行矣。

尤奇者，一切身外物，俱隨人而存亡；惟此感化力，則不與身俱逝；此可名爲冥漠之生命，亦曰社會保存之原力；蓋其人格之全部，已化而爲書籍，爲文章，爲學校，爲器械，其人雖死，其精神且歷久而永生焉。試觀於汽船、汽車之疾駛，而歎史底文生與瓦特，猶在人間。觀於海電之功用，而恍然如見費爾特焉。此卽精氣不滅之說。譬有大企業家，其人逝矣，而其姓字與才藝，則深印於後人之腦蒂，何也？以其能爲芸芸之衆，開生活之徑路也。昔有古宮園丁某者，年既髦，欲有所利於後人，乃於路側種種榆；越至於今，園丁謝世已久，而於盤盤大樹之下，髮髯見之。長夏

永晝，其蔭庇行人之功，猶嘖嘖於人口。此卽所謂身死而有不死者存也。推類言之，築路以闢草莽，造橋以濟勞人，建巨廈以庇窮乏，此皆爲不朽之業；他若爲國流血之志士，爲自由殉身之豪傑，發見新地之探險家，開通民智，救濟民困之仁人，雖時過境遷，不得聞其馨歆；而其遺業在天壤間，其流澤貫於全羣之內，雖無聲臭，自爾不可磨滅已。自來有非常之感化力者，尤莫如各教之教主，若基督、若釋迦、若宣尼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有迥出於智慧學問，言思擬議外者；祥光照人，不可逼視。故蘭姆（Charlasmann）曰：『今使莎士比爾入我之室，吾人僅能免冠離座以致敬。然彼拿撒勒人耶穌若來，吾人將不覺首之自俯，而膝之自屈焉。』故崇拜在人，而感化在我；使人觀摩做法，爲最上德行之輔助，則人生莫大之責也。

箴砭第八

青年三字砭

廬隱

少年者，國人所期望也。望之殷，故期之深，期之深，故責之重。近代少年之優點，諸君子自知之，社會亦歡迎之，無庸不佞列舉而稱揚之也。至於少年之劣點，則亦在人耳目，不可諱飾；知而能救，學者之事也。茲舉三字，以爲針砭；雖未得爲盡言，而諸君則固善人之儔也。聞吾之語，逆耳苦口，吾知其必無忤矣。

第一字曰實。務實之義，人盡知之。古今賢哲發揮此義甚詳且備，殆成爲一種口頭禪矣。然於今日尤爲對症之藥，不得以其陳舊而藐忽之。蓋今日之習俗，趨於虛夸之勢，亦已甚矣。如開一學校也，不問其基本之強弱，課程之高下，動以大學二字綴於其名之下，以爲非此不足以動人也。海上業辯護士者，數多似鱗，不論資格如何，或祇數月之法政畢業生，而其所懸之牌，必特書曰大律師，似非此不足以歛衆也。嘗遇留學過返之士，相與聚談，謂今日在外國肄業諸少年，羣以哲學博士爲最高之目的，不得此頭銜，則不以爲榮；若文學士等學位，則輕視之，似惟高

等學位，方可爲學問之代表也。（余爲此言，並非輕薄哲學博士，亦非謂求學者不當求高等學位，乃謂學者如徒以此頭銜爲自炫之計，則已陷於虛夸之病，而背求學之本心矣。至於學者因浮慕哲學博士虛名，而受實際之損害，美國某雜誌，登某君之論痛言之，又非余之獨見也。）近有某君者，畢業美國大學，著一書發揮孔子教義，言過其實，爲評論者斥爲虛妄；此又意欲勝人，而反自失其地位矣。友人語余，某省會中黨派林立，凡入者類有徽章或金或銀，懸諸襟上，以爲炫耀，一人有多至五方者，於是人稱之曰徽章世界。此何爲者，無非博一虛名心之代表也。學界中人，又中遊學之狂熱，千方百計，惟求遊學外國，以爲唯一之目的，於自身學問之淺深，身家之境遇，不之問也。因此而發生種種弊竇，如某學校之收預備留學生，徇情而去取不公；某處考送學生出洋，乃濫列小學堂學生在內；凡此皆見報章而播人口，故有遊學爲科舉變相之痛言；（見壬子十一月初五日民立報）皆虛榮心之爲害也。（嘗有某君遠道寄余書，商酌出洋留學之事，余審其境遇，勸以不必前往，就其資格，勵志專門之學，即在本國，亦可有成。又有某友者，英文未精而急於遊美，向人求助；余勸以即往美，亦無大益，不必因此負債，即就其現任之事業做去，足可

遂其效力社會之志願。然聞者必大不願，以爲余之阻其前進也，知言固非易事也。以上略舉耳目所及之事實數端，以證近日志士，（惟稱爲志士者，乃犯此病，爲尤可惜；若尋常知識未開之愚夫，以不知而妄自矜夸，務逐虛榮，固不足奇）多陷於虛夸之惡習。凡事不務其實，而務其名，以爲震世取榮之途，是世道人心之大憂也。觀微察勢之君子，不憚大聲疾呼，以儆告方來之少年，諸君亦留意一察乎。

吾嘗推論不務實之病根，大旨不外三端。一則因於社會之缺少別擇力，凡見一事一物，惟震於表面之名稱與裝飾，不能就其真實之底蘊，以作好惡去取之準則；於是淺見躁進之徒，遂不禁逢迎此劣心理，而冀僥倖之成功矣。二則由於人心之卑鄙，有意用欺人手段，以圖己之私利；此爲小人行徑，吾知當世之少年中，尙不多見。三則由於無識之虛慕，因爲習俗所移，遂於不知不覺之中，立身行事，流入求名不務實之病。少年犯此甚多，吾言卽爲此輩而發，期其萬一覺悟，憬然於虛僞之爲惡德，而惟誠實之是求。他日身入社會，立定脚跟，有獨立自尊之氣象，不爲世俗之惡旋渦所同化，皆以今日一席話爲之樞機，未可知也。

且古今之成大事立大功者，皆務實之君子也。從未有盜名攘譽之小人，而能有成者也。

歷史上之實例，吾不一一引；請言近世之數事，以爲諸君勗。美國施嘎哥市有步漢氏者，一衙署之書記生也。每日服勤八小時，以爲事畜之計，少未學問，亦一尋常人耳。年三十歲時，偶於舊書攤中，見一天文書，以廉值購得之，閱後即起研究天文學之念，乃繼續攻讀此門專籍不已，每日公餘之時間，幾盡用於此一途；既而儲資，買一遠鏡，徑止六英寸，每夜登屋頂窺天，四十年不倦，專攻雙星一科，（恆星中有雙星一種，最有趣味，語詳天文揭要等書）共發明新雙星一千三百副。按世界天文家共考得雙星一萬四千副，而步氏所得，已幾居十分之一，其用力之勤，亦可見矣。且當世天文家所用之遠鏡，悉係精美之巨器，其鏡徑率三四十英寸，今步氏所用之鏡，止六英寸，則其難易又不可以道里計矣。步氏既以其所得，時時寄登於天文學會雜誌，於是其名遂大振於天文界中，此邑人殊未知之。嘗有法國學者來施嘎哥市，慕氏之名，欲造訪之，而訊之於人，無知其里居者。久之乃訪得之於委巷之中，見其無特構之台宇，無精美之儀器，而所用遠鏡，又爲甚小者，因大詫異，以爲伊古以來未有之奇。而氏安之若素，從未以己之所學驕人，嘗著一書，

歷三十六年乃成。迨年六十五歲，始得施囉哥大學之俸給，而後告退書記生之役，其前則未嘗一日曠職也。嗚呼，天學所造如是，而甘守故轍，不以些須自矜，其誠實敦篤，過人遠矣。（聞南羅賈君步緯，少失學業，賈嗜天文，每夜登屋頂窺天不已；後爲製造局所聘，修訂航海通書。今其子孫尙能世其學，其事頗與步氏彷彿。）

美國南北之戰役，北軍終得勝利者，統帥格蘭德之調度有方，有以速之也。方格氏之往華盛頓受副元帥簡任，（美制：大元帥自總統任之，故副元帥爲武員之最高級）途經辛那第市，距其家不遠，因歸省其父。父得訊，卽遣御者以馬車送之。御者不識氏，以爲赫赫副元帥，必服軍服，佩肩章，不難一見而知之，乃徧覽車中，竟無若此之武員；卽以爲格氏失期，不復來矣。駕空車徑返，至家，則格早已手挈革囊抵家矣。其不肯張皇如是。故迨南北統一之後，國人崇拜氏如神明，作大歡迎之儀式，羣情歡忭，一國若狂；氏當行禮之日，雖爲大體所關，不容引避，而禮成之後，不禁喟然曰：「此等徒事外觀之事，使余意味索然矣。」

德國名將毛奇，破法軍，擒法王拿破崙第三世，名振宇內。功成之日，德皇親行抱迎之禮語

之曰：德國之興，卿之功也。任之爲大元帥，封之以伯爵，國中都會無不贈以本城之公民自由。

（邑人贈自由，爲西國尊偉人之禮。）銅像高聳，舉國皆是，歡迎之會，沿途銜接。毛氏乃夷然

曰：余惟盡余之分，與士卒無異，君等何獨以殊榮歸之於吾乎？且戰勝之屬我國，終當歸其功於

上帝，又豈人力之所可爲耶！余對此等光景，厭倦甚矣，急欲歸我故里，種玫瑰花爲樂耳。其風

度之高遠，令人欽服，與趙清獻之受驛吏斥逐，曹彬之旗書句當江南公事而回，同一恬曠之襟懷

也。

抑務實不第爲高尚之德性，而亦爲有用之處世法。何則？蓋徒驚虛名者，無非求一己之快

意而已。但人心眞滿足，視實事而不在虛名。苟其自審，學也行也，不足以副其名，則此心欲然，

終無可意之一日。且戰戰焉惟懼事故之至，敗其久竊之名，於是其胸中遂益多事。惟務實則

實至而名歸，安之如素，而終身亦更無隱名之恐。此務實之有益於安心，其效用一也。社會之

情，率不願人之得享大名，恆樂於排擠之，古人所謂，名者，禍之門，非虛語也。况無其實而攘其名，

則益爲衆所怨惡。一旦有隙可乘，則羣起而攻之矣。祇務實者，本未求名，而其所享之名，亦爲

人所翕服，則自可免種種風波矣。此務實之有益於免禍，其效用二也。樸誠之士，擔謙爲度，所至可得人之欽仰，而激發其向上之志願，最有感動社會之能力。盜虛聲之士，初交或震其名，而有敬意；迨見透其實行，不副所聞，則有興盡而去耳。此務實之有益於感人，其效用三也。（今夏一友人語余曰：吾見閭閻之中，小有名者，類皆高自位置，有不可一世之氣概。曩日至某會，見一人風神和藹，無一毫倨傲之態，余數見之不之奇也；偶問之同人，則卽平素所信仰之某某也。因其不作矜持之態，與余向所見之名士者迥異，不禁使余折服；而後知凡百有爲之人，必不裝模作樣也。余於此得持身術，且悟觀人法云云。此可爲余言之證。）是故吾人宜乘少年習慣未堅之日，亟學務實之美德。不必言其他，止就吾輩爲學生者言之，則一切衣服用具，俱不宜求外觀之眩耀，惟以實用爲主。爲學則惟考一己之才具，察時勢之要求，以定選棄之準則。不因世人羣重某學某科，遂隨之而靡也。凡此小節，俱彰人品，吾曹於此，不可不慎。若夫誠之大原，則必由乎上帝。『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誠之至也，務實之至也。耶穌曰：我乃真實。吾人而求務實之極致，則以皈依耶穌同其至德，爲不可少也。

第二字曰退。聞余之言者，必曰：烏是何言也！今日之時代，世界惟知有進步。上至道德，下及藝工，無不以孟晉爲口號，而子乃拈一退字，以爲少年勸，其亦可以休乎。余應之曰：否，不然，修學進德，固無用退之道；然立身處世，確有退字之妙用。惟因當世人士之急於進步，昧於恬退，吾尤不得不提出此一字訣，以作熱鬧場中之清涼散也。夫處世之退，果當作何解乎？按鄙見宜爲之下定義曰：所謂恬退者，自守其真，不以外物而變其本色是也。故稱之曰退，亦祇爲比較的說法耳。其實：在其自己並未退後，但較之他人之得志，卽趾高氣揚者，則相形之下，似覺其人爲退矣。故恬退與務實二者，不啻一好兄弟也。

前日偶展閱大西洋雜誌，（美國著名月刊）見其中有論文一首，述法國學人恬退之風，使吾五體投地。請轉述之，以風有志。其言略謂法國科學界山斗毛巧德氏，精於推算，著作等身，曾造一機，收取太陽之熱，如售之則可得百萬金，然氏以爲學問乃爲學問計，非爲金錢計，故不願因此致富。一千九百零七年間，氏已得壽九十，正苦思力索，期於未死之前，成一高深之算學書，作一生事業之冠冕，乃收稅吏忽來室中，沒取其家具，以其無力付額稅也。方吏收索什物時，此

高年之學士，尚不以爲意，迨吏欲取其書籍，乃不禁潸然涕下而哀曰：此諸冊籍，余之老友也，乞子免之。吏亦爲此老所動，因從其請，寬免之。

邱佛路氏者，化學名家也。發明司替阿里尼之一種功用。如請專利，可致巨富。然氏卒不一言之，公諸製造家，終身未嘗多財，而氏處之宴如也。

發明銳電安（一名銳）新原質之古星氏，其盛名煊赫於寰球；然氏之生活，固一簡易端肅之生活也。居附郭，每日往返城中之實驗室，家貧無力付車賃，乃日乘自行車疾馳，不以爲苦。嘗有巨富，知其蓄有銳電安，向購數分，許酬以五十萬法蘭克。古氏不許，以爲實驗需此，不得輕售也。其重學輕利如是。

裴式樂氏者，法國之代議士，大學之教員，科學會之書記也。三項之俸入，年可萬二千圓。衣履樸素，常鞠躬行市上；不知者誤以爲商店一夥耳。然於科學甚精，所發明者甚夥，從未請一專利。有子女六人，不以金錢擾其心，多財善賈者，輒欲羅致之，列名本店中，以爲招搖計，止求允列其名，則酬勞且鉅萬。裴氏絕不一應。嘗有糖業公會，合詞請氏發明採取葡萄糖新法，事成

則許酬以年金二十五萬法蘭克。裴氏答曰，諸君所言之期望，余以為必可成就，使糖業之成本，不可因而減少；余敢許諸君，即日將研索此事，以期早日成功；有得則將公之諸君，而不索一文之報酬，蓋吾法蘭西之實驗室，祇為名譽而勞動，不為金錢也。以上所述法國學界之風氣，真足令鄙夫廉，而薄夫敦，可為今日急進之少年作一良劑。

美國史洛森博士，調查各國大學，寄稿於獨立雜誌，謂英國大學中之教授，持躬謙和，全無高傲氣象，為美國所不及。如維多利亞大學之蘭賽教授，固化學界之山斗也。嘗發明氫等新原質，近又發明金類交換性之奇理，以此名動天下，乃觀其實驗室，則在最下之地室中，容積褊窄，精美之器械，至無處可位置，充塞室隅；蘭教授蹀躞其中，實驗不輟，世間所震驚之新發明，即由卑小之實驗室所送出也。其在實驗室也，百忙之中，雖初級生亦可來而請問之，其不肯高自位置如此。史博士曰，吾美國大學教授資格，雖不及蘭氏者，已聲價自高，萬不甘就此等實驗室而作教師也。

凡此者，皆強於求真正學問之觀念。窮理致知，無所為而為，故富貴功名之觀念消。惟其

無所爲而爲，故克有真正之學問，而成非常之事功。（此說取之諸暨蔣氏之養心用心論）豈彼淺見之徒，日以富貴功名橫其心，巧取謀奪，患得患失者，所可同年而語者耶。

嘗閱雜誌，言美國之遠方佈道會，有一少年來求考試，以應外國布教之職。會中董事長，適獨在。因語之曰，子求考乎？吾先考汝。汝通國文否？答曰，然。曰，試將 *omit* 一字切音。少年答曰，*omit* 音 *omit* 音切成。又問曰，汝知算學歟？答曰，然。曰，二乘二得若干？答曰，四。董事長遂語之曰，子姑退，待吾報之董事會，當有覆音。其人既去，董事會始集，董事長報告曰，某求試，余已驗之，知其人謙退異常，余試以不堪之境遇，而彼處之夷然。具此衷懷，何處不可往，何人不可化，以之往外國宣教，足勝任而無疑。此事雖似屬奇聞，（述之者言確有此事）而有至理；蓋世界成功之士多矣，而惟恬退者乃卓出衆人之上。何者？以其無所爲而爲也。不挾才，不挾位；以之任事，其過人也自然遠矣。

竊觀古今名人，其能退者，如吾國之張良、李泌、郭子儀、美國之華盛頓（華之名望資格，可作美國總統以畢世；然其六年二任之後，決不肯蟬聯，翩然解職，躬耕山莊，高風凜然，史冊罕覩）林

根（林根貴爲大總統，而別莊不多蓄僕隸。一日有畫師爲之傳神，欲得其手之姿勢，因令其手執短木一段，徧索室中無之。林根卽起，欲往場屋中自鋸之。畫師止之曰，何不使僕輩爲之，何容親手。林根且行且笑曰，君當知在此無主僕之分別也。徑自鋸木一段而至，此等真正平民之態度，令人羨煞，愛煞）等，不但功垂竹帛，千古流芳，卽其持躬之風，高潔恬退，自己享多少受用，他人得無窮感化，方不負宇內偉人之稱也。反之，如亞力山大，如拿破崙大帝，如該撒，如張居正，其人之才之美，亦爲曠世之豪傑也。徒以知進而不知退，立功而不能謙遜，故九仞之功虧於一簣，身受其禍，而使後人悲嘆於不已。古人曰，天下惟有真才者必不矜才，有真學者必不誇學，諸君子有才學而不免矜誇，終非吾人所當稱爲全才者也。

今世之人，犯不能退者之病，何其多耶？試觀國中紛紛擾擾之亂狀，何由而至乎？探其病根所在，詎不以豪傑之士，知進而不知退，故遂起爭奪之事乎？使吾國之所謂領袖人物，俱能以恬退爲懷，不戀位，不爭功，（此中固有恬退之士，然爲至少至少之數；故舉全體言之，則直可言無有）則勳位也，年金也，各府之顧問也，及夫一切羈縻籠絡之手段，俱可一掃而空，而奪權干法，相

忌相嫉之惡果，俱不至於發生。文明徧及疆內，和氣充乎國中，東方之中華何難與西方之合衆先後媲美乎？無如新起之人才，德量不足以及此，而後社會現象，乃日卽於悲觀。噫，任其咎者誰乎？雖然，相爭相奪，爲一時之害尙小，而造成一功利之風氣，使後進少年，俱出此途，而以爭攘爲事，則所遺後世之害實爲無窮。此有心人所以觀於社會而益多悄悄之悲也。少年英俊，不以凡人自域，吾敢以習學恬退之理，進規於諸君，庶幾幼而習之，而後壯而行之，挽頽風而振陋俗，惟諸君子是賴焉。其語不贅，惟以三事爲約。一曰學宜深博，凡人於學問深造有得，則自不敢虛僑。何則？以所見者遠，自覺飲河鼷鼠，不過一腹，不敢作矜傲之態也。昔英士奈端非天文物理算學界中之泰斗乎？但其晚年則自謂於宇宙妙理，所窺甚微，譬之大洋無際，已則如小子拾取沙中小石九以爲玩樂耳。蓋其學問之功既深，則自然不敢倨傲自滿也。一曰時省己過，夫世之高自期許者，大抵省克之功不嚴所致，如此時查核本身，則百孔千瘡，誠有愧惡汗下之心境，又何敢以區區外物之得失，以爲己之榮耶。一曰步武基督，世之聖賢多矣，而謙退之至者，獨推基督。聖經有云，彼本配乎上帝，乃虛己爲人，承奴隸之狀，且受賤惡之慘死。稱其退之至也。

今讀四福音書，見其有位而不炫世，有權而不濫用，以恬退爲德者，莫之尙矣。是故一般少年，如能體其心思，沐其德化，則於矜字之罪，所犯蓋可寡矣。

第三字曰耐。古人曰，美成在久。又曰，欲速則不達。皆表耐之功用也。今日世界之趨向，凡事日求其速，帆船而變爲汽車，氣球而變爲飛機，真有縮地回天之聲勢。且少年之性質祇求敏捷，不願延遲，而鄙人獨以一耐字作消極之說法，誠深有見夫欲速之害人也。

試觀古今成功之偉人，皆抱大毅力，而能忍耐者也。胸中有大理想，大謀畫，足以濟世利民，而苦於人之不知，雖勉強而干之，亦不見用，宜懷怨望矣，廢然返矣，如屈原賈生之所爲矣，古聖人獨不然。如太公望者，其抱負爲何如，終其身無人通問，迨年八十，始得文王之聘用，與師滅商，而其才具始得一展；其耐字功夫可謂深矣。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以冀其一悟，則革命之師，可以不起，而夏之爲夏，亦可不止於六百載；是伊尹亦一耐心人也。以是觀之，則真才必能耐；其不能者，才未至，或德不足以濟之也。卽觀之孔子大聖，有王者氣象，然亦忍耐異常；歷干諸國，不惜車轍馬迹，徧見諸侯，無非秉其仁者之用心，思一朝柄用，可以拯民於溝壑而登之衽席也。迨年老而

終不得志，猶思以道傳之門人，冀萬一有能任之者，則尙有道及於民之望也。彼號稱西方聖人蘇格底氏者，非一極忍耐之人乎？其妻石氏，悍惡異常，待氏之無人道，出於意外；此蘇氏處之安然，未嘗反之以厲色惡聲；故其受邑人之迫害而受酖毒之杯也，亦怡然不以爲意，蓋養之於平日者深矣。近世如華盛頓者，亦於耐字有工夫者也。氏之秉性頗剛烈，自知其過，故學爲強制，百鍊鋼竟化爲繞指柔，說者謂其屢受夫人之詬斥，而此統數萬雄師敢抗世界第一強國之軍人，乃順受之而不動聲色，亦可見養到功深矣。林根閒居四十一年，始得游昇之機緣，與其政敵杜克拉氏一番雄辨，其聲名遂振乎全國，而本黨公推之爲議員爲總統矣。方其未遇之四十一年中，蟄居小城市中，作律師之生涯，一無懷才不遇之歎，其胸襟之曠達爲何如耶？達爾文之成功，純恃其耐性之特長；其試蚯蚓之運土也，散石灰於地中，迨二十七年之後，乃挖掘而驗看之，以定其效果。其名著於物種由來人種由來等書，俱用積年累月之功，取千百人之記錄，一一排比而疏通之，以證實其所理想。故一書出而學界翕然宗之，卽有反對者亦未嘗不服其用功之勤也。美國近有小說名家曰辛克勒氏者，自述第一書成後，寄之報館凡二十七次，而後始有人願取而刊

行之。中間爲時之久，亦可想見。是故科學文學之名家，皆以耐字爲第一種工夫也。探險家，發明家，製造家，無一不以耐字成其功。諸君子讀書論世，時時遇之，不必鄙人之繁稱也。西語有曰：凡人能待，萬事可成；誠有味乎其言之也。

吾人如不法人，曷法天乎？造物之耐亦至矣：獸中之象，三十年而後長足；樹中之橡，百年而後成材；黃楊厄閭，其長亦遲矣，而天然不厭其緩。是故上帝之待吾人也，其耐甚矣；身體之長，非二十載不可；德器之成，非數十年不爲功；盤根錯節，幾經迴曲而始達其目的。世有惡人，上帝不遽加刑罰也，寬之耐之，期其悔過而改行；世界之進步，屢前而屢卻，由俗眼觀之，其迂緩亦甚矣。上帝則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順其自然，成其計畫，千年萬年，不以爲遲。此理頗微，吾人如能見到，則杞憂可除，而鬱悶可消矣。

耶穌基督者，上帝之代表也。其諸德性之中，以耐爲特奇。彼以天然之才智，而乃三十年中自封於鄉僻之小鎮，操作養家，不以爲勞，未嘗有焦急之意也。及其出而傳道也，無論社會不明其宗旨，卽家人兄弟亦不知之。無論家人不知，卽其所特選以傳道之門人，亦不知之。耶穌

耐之，三年有餘，如一日也。及至身擗困厄，橫遭凌辱，而其手中實具雷動電走之膂力，天震地旋之功能，有十二營之天使，供其呼喚；而乃寂不作聲，鎮定不稍動，惟發大慈悲，哀此衆人之妄作妄爲，自貽伊戚。嗚呼，基督之耐德，至矣，尙矣，無以復加矣。吾人皈依之，庶幾日近其聖德歟。

諸君子求立身處世之方乎？則耐之一字，決不可鄙棄者也。蓋修德有需於耐也。吾人有志向上，方深自克治，努力琢磨，以期德之可成；不知習性非一日所可建造，亦非一日所能改移，志雖堅，心雖誠，而宇宙之定例固猶在也。故挫折失敗，自所不免，不明此中消息者，則立志求道之後，自期立地成聖，而乃不旋踵而不如意事卽至；因此不免灰心頽志，以爲成德入道，終不可幾也。因此，而反而縱慾者，有之；不願再接再厲者，亦有之；此皆未諳耐字訣之過也。耐之耐之，百折不回，則德必可成，而道必可至，豈可以少許之頓挫，而自改其志趣乎！

處事有需於耐也。宋賢有云：天下多少事，被一急字害了。又曰：急事緩行，皆深有閱歷之言也。美國，文明之邦也，而有私刑之俗，爲其玷污。（私刑者，犯罪之人，觸動衆怒，不待官刑，遽自處死也；此風於待黑人尤甚。）嘗有一邑之人，執一黑人縊之，以彼爲凶暴之惡人也。其人

至死，稱冤不絕口，越數日而真犯斯得，則受枉者已死，莫可挽回，此可作治事之戒。（瑞士等國廢死刑，以終身幽囚代之，亦本此意。）步而氏，美國最著名之偵探也，其處事最耐心，嘗謂作惡之徒，無不留有痕跡，吾輩只消細心耐久，以攷察之，終有線索之可尋也。此可作治事之法。

待人有需於耐也。夫天之生人，不一其形態，即不一其性質。世界之中，終無第二個我；人之不能如我意，亦何足怪。待之之法，惟當守一耐字訣，善以導之，婉以勸之，則可使其人奔向於我之目的。如不能然，而徒持以躁急，不惟壞自己之品德，亦且敗其人之學問矣。此理於馭僕傭，教子弟，交友朋，極有關係；吾人窺見之，則可省卻無限煩惱，且易助人為善矣。

成功有需乎耐也。夫人生於世，有事畜之分；顧稍儲蓄以備不虞，亦固其所。然積財生財，必度之以義，揆之以理，方可持久。如昔年上海橡皮公司之股份，人人貪其致富之驟，於是迷其常識，盲投巨資，至終則身家破裂者，不乏其人；而盡喪所積蓄者，猶以為幸事矣。此皆求速富一念為之害也。其他名譽祿位，本易為陷人之坑，苟躁進急營，則其為禍更烈。即如學問之成功，亦必按級漸進，緩以時日，而後所成者美。否則必有種種之不快，伴之而至，後雖追悔，已無及矣。

是耐字者，成功之一要，不可不早講也。

與國有需乎耐也。吾人見夫民國已立，以爲萬事必將更新；自此以後，社會將享優美之幸福。及見惡習猶在，積染難除，不能如吾所希望，則又悻然怒，怫然忿，而悲觀之念作矣。不知國之進退，非一日之功，吾人急起而追，爲之不倦，則終有成功之一日。不容以目前之不如我意，而以爲此世之社會，終無可救藥也。吾觀時人之論調，墮入悲觀者，十中而八九，其亦未達耐字之義也乎。

吾人習耐，亦可從小事作起。譬如青年之習氣，每喜辨論，聞人言不如我意者，輒嗷嗷不已，欲折服之而後快。見前人所著書籍，偶有小不合，卽任意鉤勒，或加以評語；論時人時事，輒下過刻之斷語；凡此皆豪氣之過也。習耐則當時時留意，柔化此習，以爲彼爲此言，或亦有一是非；彼作此事，或別存一用意；吾輩且小待，觀其成效，聽其結果可也。果由此道，不但褊急可祛，而知識亦益增矣。又每次遇不如意事，視爲增益我忍耐之佳會，不肯空過。如天寒而我仍早起，看書不易解，而益努力；小痛小苦，用力支持；小艱小阻，不肯放手；（奈爾遜幼時不因天雨而不往宜往

之地，卽此意也。計議一事，必觀其二方面，不肯單就一面遽下斷決，則可免許多過失。凡此諸細事，實足以養成忍耐之習慣，終身受用不盡，毋以其淺近而忽之。

實也，退也，耐也，皆消極之善德，吾國古人頗知講究而注重之。今之論者，或以爲不足取法，不知時會萬變，而立身處世之道，則千古不移。有志者慎無慌於科學之進步，而忘此受用之要德也。

吾人處世之六戒

蠶庵

一曰忍耐。人立世上，當以忍耐爲第一要義。無論欲以何事，能以此二字銘諸心者，吾未見有不成者也。蒼溜之滴於階石也，經久而成窪；蝸牛之登於竹竿也，以漸達其巔；世之英雄豪傑，無論矣，卽略具一材一藝者，其平日學習之功，亦非一暴十寒，所得而倖幾也。故忍耐者，可謂成功之基礎。

昔人有言曰：心常勞動，則雖苦不苦；又曰：忍耐之內，卽天國；又曰：耐甘雖苦，然結果則甘；又曰：萬事之成，與謂其力量之大，不如謂其忍耐之功；又曰：堅忍不拔，功業之第一要件也；是故人之一

生，如負重荷而行遠道，心不可急，步不可促，徐徐赴之，不厭勞苦，無論如何，終必有到達之一日。

二曰親愛。古來有完全之人格者，如孔子、如釋迦、如耶穌，人人所仰望，而以爲修之最難者。簡言之，不過能與人互相親愛而已。各教經典，洋洋數百萬言之解釋，無出於親愛二字之外者，故欲養我人格之最上，非先由此入手不可。

西哲有言曰，上帝者，仁而已矣。親愛爲吾人唯一之生命，即所受之於天者也。是以對於人類，無論異種或同族，以及社會中長幼老少，皆宜以互相親愛爲主。推之以此親愛，用諸事業，則事業繁昌；用諸交遊，則交遊廣闊；而吾人一生之榮幸，亦因之而日進矣。

諺曰，一滴之水，可集成大海；一粒之砂，可集爲五洲；一片親愛之心，可集人生爲天國；旨哉言乎！然則吾人能不以此親愛二字，存諸心中，而務充其量哉！

三曰謙讓。人以高慢之態對我，我以柔巽之態還之，是謂懦弱，非謙讓者。謙讓者，虛心下氣，凡事不自滿之謂耳。自滿之人，學問與經驗，必不能有進步。故耶穌之登山寶訓有曰，謙讓之人，其幸福無窮。天國者，爲謙讓者之故鄉，必非自滿者可得而想見焉，信矣！

四曰恭敬。無論對物對人，能持一種恭敬之態度，則可爲吾人一生榮譽之基。輕忽者恭敬之反對。對於錢財而輕忽，則終身必至貧乏；對於身體而輕忽，則疾病必至叢生。人誰不樂

安逸而厭勞動？然人人皆不勞動，則衣食任何由而得？故勞動者，質言之，卽安樂之代價也。

因是對於勞動而輕忽者，必致終身失業而困迫；惟恭敬則反是。曲禮言無不敬之意，蓋如此。

五曰寬恕。寬恕者，凡事不苛求於人，勿動輒忿怒，是也。蓋忿怒之後，一以意氣從事，無區

別是非之暇裕。種種失敗，皆基於此。一生之不幸，亦往往悉本於此。關係之大，殊非一言可

盡也。故古人有遏怒之方，其法曰，每逢欲怒之時，則先鎮靜其氣，調息默數，自一至百，循環數次，

則氣自靜而心自平矣。宋儒有言，世間無事不從怒中錯了。不可不戒也。

六曰無我。無我之語，頗費說解。非謂不存我相，如禪家之所謂也。卽無論爲自己之事，

爲他人之事，概當盡心竭力，不存一爲己之見解，此之謂無我耳。如軍人出戰場時，將自己一切

苦痛煩惱，悉行忘卻，是卽無我之實證。吾人知夫此，則其中具有靈妙不思議之能力。一切之

事業，可因此而進；人類之幸福，可由此而得；故無我二字，換言之，卽爲勇往直前，百折不撓之性情；

而徒云存心之公而不私，則尙非滿意之解釋也。

新教育人格鍛鍊之條件

大可

人類萬殊，必經鍛鍊，而後人格以尊。雖自入二十世紀以來，人之學問智識，與歲月而俱新，然本原所在，今不異乎昔所云。蓋凡係已經鍛鍊之人，有必不可少之各種條件。倘於斯而有所缺陷，則其所受之教育，既不完備，其人格必不高尙。故學者品德所由成，端賴有學校植其根基，課其進境，而於培養人格之各種條件，不可不兼營並進，以蘄造乎純全之域。所謂條件者，維何條述如次：

一曰審事。凡練達之士，其審事必甚明決。夫審事必從閱歷得來，而閱歷實與年齡俱進，固已。然閱歷僅屬外界，而尤貴於心地之清明，庶於事之是非曲折，無所遁形，則矜心之功，無論何人，皆不可缺。設有二人於此，一能審事，一則不能；能審事者措施各當，不能者舉動胥乖，相去奚翅倍蓰。故學校之造就人才，卽造就此審事之才而已。譬之人之五官，必先耳聰目明，而後手足有所措也。

二曰相恤。人生於社會中，情誼雖分親疏，皆當有互相體恤之心；而人格之高下，即視此心之廣狹爲準。夫困厄疾病之來，人生不能預料，苟爲我力所能救，敢憚一舉手之勞乎？學生入校，即與人酬酢，團體互結之起點，必有相恤之心，他日乃能推行於社會。故操教育權者，貴有以激發之也。

三曰泛愛。人苟周歷環球，觀全球各國與各民族之現象，可忻慕者十三四，可悲歎者十五六。雖種類有高卑，風俗有文野，而皆足激起人之愛心。蓋同方同術者，固宜相卹；推之異教異族，亦無不當汎愛之。凡學校之少年，萬不可存國種之界限，以窄其一視同仁之量也。

四曰自立。學校中大都爲能自立之人。但他人之與我交接，具何思想，我亦當設身處地，與表同情；勿因自立，而抹煞他人之意見。聞人之善言，更宜虛心聽受，雖自立者胸有成竹，非欲捨己以徇人；然若自信其能立，而於人之言行，一概不屑措意，亦未免偏執矣。吾人自立，但須不被人之引誘，致失其真我；而於涉世之道，要仍不可盡廢，所當衡量彼此之間，而適得其中也。

五曰謙遜。品學高尚之人，往往過於自信。在自由共和之國，尤易蹈此弊。學生亦然，其智識

與思想無不求加人一等，而於謙遜一道，則非惟有媿，或反以爲浮文而可省。豈知志不可不尙，心亦不可自滿，二者宜並行而不相悖也。况學本求益，而謙遜乃受益之要道乎？余觀於美國之學校，無論爲官立，爲私立，學生程度，無論深淺，皆於此有缺點。其故在操教育之權者，未嘗討論及此，而爲學生提倡也。

六曰察理。今世文化日進，人人欲求得真理；於是真理之寶貴，乃覺無其倫比。學生之研究者，學及其他科學，即所以求真理之所在，而施諸實行也。故察理爲教育之要點。

七曰裁制。人之言行，苟不自知其分量，以爲裁制，則必終於無成。每見人遇事鋪張，言過其實，雖其所求達之目的，初無疵繆，而已不免於逾分。例如陳述某地方之風景，或某名人之行為，以其出諸口者，核諸實在，每覺不能脗合。褒者如此，貶者可知。此等習慣，最爲吾人所當戒。

在美國近二百年，此風尤甚，不可無以補救之。昔愛姆生謂人生最可恥者，莫如言之過度。觀報章雜誌，以及戲曲小說，必於描摹酷肖之中，作加倍之形容，以冀得人之歡迎。其實則言語虛浮，安望其爲人之正確耶。此學校於學生之文詞言語，不可貪一時之激刺，而失其裁

制也。

八曰溫柔。於應事接物之時，而不將之以和，則其人之歷練，猶未深也。雖丈夫立身，不貴巽懦；然事事剛強，而無溫柔以調劑之，則大禍猝至，以至身敗名裂者，實繁有徒矣。故與人相接，與其用我剛，而令人悚然難犯，毋寧用我柔，而令人藹然相親。至於如脂如韋，賤豎無骨氣之徒，祇可謂之諂媚，固不得謂之溫柔也。

九曰進取。吾人須知教育之功用，不僅以少年中年為限。人生之學問無窮，學校最足以誤人者，即以畢業為止境之謂也。人苟誤以畢業為止境者，則此生遂無成就之一日。夫人之進德也，確知斯理之無盡藏，故積日累年，研究學業，以漸臻乎佳境，而不於中途自畫。彼不求深造之人，以為畢業出校，則此生之操脩已盡，泛應世事而無難。此言也，有志之士，無不目笑存之。而執教育之權者，應使學生曉然於校中畢業，並非學足之期，乃為涉世之初步，即研究世務之起點也。

曩時教育界中人，以為學生品德之造就，在乎個人之自脩，非由團體中切磋而來。斯言也，

殊不中理。蓋學生之品德，多出於師友之觀摩，互相汲引而始有成，未聞閉戶潛修，即能見效也。明乎獨居潛修之不足以有成，則人生不能不入學校以親師取友也信矣。夫學校之設立，原以栽培學生，應他日社會之用，非欲令其遁迹空山，長爲獨往之人，而無所任務也。既當任務於社會，即不能不啓發其樂羣之心理，於學生時期萌芽而繁殖之。况從來學生品德之所以日臻於純粹，由於師長之陶鎔者十之三四，由於學友之互相攻錯而始覺得力者，十之七八也。不聞英國政治家格蘭斯登之言乎？格氏在伊頓及牛津大學肄習時，大受同學摯友海勒姆之感化，其所建蓋世之功勳，推原本始，實海氏之力居多。由此觀之，可知人生獨學則寡聞，合羣則獲益，學校外決無培養人才之地，而所培養者，似當於智德體三育外，不可不加以羣育也。

今世教育界，對於學校，多所疑懼。謂學校注重科學與哲學耳。而於道德問題不免於拋荒。且於宗教一端，亦每有反對之者。然觀德國學者，曾發一通告，簽名者，有文學家，哲學家，美術家，約三十餘人。其大意則云，德國於近五十年中，學校教育，按之宗教中溫柔，公誼，自由，博愛，和平，仁愛等旨，不能一一符合；然其所造就者，不得謂之非人才。於是一般講教育者，幾欲廢棄

宗教，剷除舊道德，不知新學雖適用於一時；譬之無根之木，不能維持於不敝。吾人須知今與昔時移勢易；今日之教育，固不必如十年以前，示以一定之模型，迫之使必從，如舊道德及舊宗教家所爲。願無論何種學術，苟能引起學者高尚之思想，改良其品格，皆可爲完美之教育，即可謂不背乎宗教與道德云云。夫人生之準鵠，本非形式的，而爲精神的。德人所以育成優秀之國民者，不囿於一格，而要以品德爲歸，固無異於以宗教之原理爲歸也。

余嘗謂每種科學，皆當含有道德性質。今復推廣斯意，爲諸君告。蓋新教育之詮解道德，其切中肯綮，較之舊教育無不及。今各國對於新舊二教育，辨論紛紜。第一疑問，謂新道德果能從新科學中研究而得乎？第二疑問，謂以之比較舊道德，其優劣究爲如何？此二疑問之解決，雖非簡單之語所能了，而一方崇古，一方維新，有並行而不悖之理。舊道德已往，新道德必能驟來以補其缺，所希望於學校者，能以科學之理想，闡發新道德之精神。無論何種學術，苟不從學生品德上注意，卽不可謂之完全。就余目光所及，現行之新教育，與已往之舊教育，於品德上實不見有衝突之必要。而世有守舊之輩，乃欲痛黜新教育，而使之強從舊教育，然後於心方快，

初不料其勢之有所不能也。蓋開闢新途，實循由舊徑之進步而已矣。

余昨自紐約乘車來此，車中坐客擁擠。忽有一少年起立，讓余坐，并授報紙，請余寓目。俟有他客離車，少年乃坐余傍，謂余曰：「某十年前在腓立比學校中，嘗聞君演講，余大受感觸。畢業出校後，抱定受感時之志向，欲爲宣教師，不果。適有友以商界相當之位置授余，忽忽亦已六年，然余所抱之宗旨，仍無毫髮異。常從商業中灌輸實益於同人，不啻廣布福音也。自今以往，永抱君演說之宗旨，至死不渝，今幸相逢，敢布腹心。」其實此等人在美國學校中，志願相同者，正復不少。此卽新教育造成品德之明證，而其價值，實與舊道德並重。今日教育界中人，既知舊道德之不合時尙，亟宜以新道德灌輸於學者，勿使將來出校之人，有不如前人之歎，斯則余所深望者耳。

少年 弦 章

新教育人格鍛鍊之條件

二二二

他山石語

范誨著

是冊彙集論文十三篇，皆對於現代之青年痛下鍼砭，兼引導其向上性，使之與新文化潮流相應合，獲得相當之智識，於身心靈社交各方面，皆有充分之修養，青年學子讀之，大有裨益。

紙面平裝 每冊實價三角八分

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

人格與修養

胡貽穀著
是書蒐集胡貽穀君歷年來論人格修養之創作若干篇，輯為一編，內容豐富，思想新穎，對於人格修養一層，尤為闡發靡遺，立論復鍼對時病而發，絕無泛而不切之弊，凡有志建立人格者，不可不讀此書。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

成功寶訣

馬爾騰著 笑若譯

是編內容，分辛勤，誠實，習慣，慎微，窒礙，勇敢，自修，決斷，堅志，貞潔等十章，每章援引古今名人遺事，用意既屬高尚，立論又極警策，取而讀之，可以振起精神，助長志願，誠現代青年之良讀物也。

每冊實價二角

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

人生勝利術彙編

波臨登著 書報部譯

是書著者係美國波臨登氏，對於人生勝利術一端，研究獨深。嘗謂勝利術之要素，不外乎三項：即健康，快樂，富裕三者是也。吾人欲研究勝利之術，須本三者所示之科學法，則而與之亦步亦趨，奉為青年涉世之南鍼，則於勝利之道，思過半矣。

每冊實價一角五分

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

Date Due

造就青年完全人格之

青年進步

Association Progress

當今青年之唯一讀物

米 米 米

本誌特點及後

- ▲發揮德智體羣四育之精神為青年最完美之良友
- ▲每期所有言論其理想最高超其思想最穩健
- ▲各篇所說的話都是作者或編者本良心上之主張所願說的話
- ▲對於青年立身問題確有切實的貢獻與僅當空談者不同
- ▲多激勵青年志氣的文章務使青年於學問道德事業上日有進境
- ▲對於社會改良問題持嚴正之態度既不偏袒又不漠視
- ▲討論問題完全取公開態度不執一偏之成見
- ▲介紹歐美最新思想最新知識為青年娛情悅性之佳讀品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青年協會書報部出版

本誌	本誌編輯幹事	本誌撰述員	本誌
全年大洋一元	胡范應	趙紫洪謝徐陳	劉李沈全張
半年大洋五角	賁子元	劉榮嗣武章	劉榮嗣武章
零售每册二角	賁美道	文又簡芳廷劉	文又簡芳廷劉
		炎運羅芳廷劉	炎運羅芳廷劉
		章日余莊武章	章日余莊武章
		琦梅樂	琦梅樂
		生靈樂	生靈樂

民國六年六月
民國七年六月
民國九年三月
民國十三年九月
再版
再版
再版
再版



版權
所有

編者 范 禕
校勘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售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少年弦章一册
每册實價二角半

新書出版

世宗苦完試後成毅決謝半
界教英人誘進功力斷廬生
偉雄之之楷寶與力隱之
人六 大 抗 抵 模 訣 道 與 先
之 偉 大 抗 抵 模 訣 道 與 先
利 勝 大 抗 抵 模 訣 道 與 先
之 生 偉 大 抗 抵 模 訣 道 與 先
生活平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每册實洋一角二分

以上各書皆由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